



海濱故人

益智書局出版

人 故 濱 海

著 士 女 隱 廬

行 印 店 書 智 益

康德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初版
康德八年四月二十日再版

海濱故人

定價壹圓
(外埠掛號八分)

編輯人 李

文 湘
新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宋

逸 民
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劉

守 業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

不許翻印

發行所

新京市
北大街

益智書店

電話二一五一九一番
振替新京二三五六號

盧隱女士
小說精選

海濱故人

海濱故人……………一

或人的悲哀……………八〇

歸雁……………一〇〇

寄異雲……………一一二

幽弦……………一二〇

勝利以後……………一三〇

寄天涯一孤鴻……………一四六

靈海潮汐……………一五九

寂寞……………一七三

何處是歸程……………一八五

雲羅姑娘……………一九五

盧隱女士
小說精選

海濱故人

海濱故人

一

呵！多美麗的圖畫！斜陽紅得像血般，照在碧綠的海波中，露出紫薔薇般的顏色來。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里，五個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裏，只要早晨披白絹的安琪兒，在天空微笑時，她們便各拿着書跳舞般跑了來，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他們也必定要到。

他們都是什麼來歷呢：有一個名字叫露沙，她在她們五人裏，是最活潑的一個，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用雲母石作枕頭，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她在城裏念書，現在正是暑假期中，約了她的好朋友——玲玉，蓮裳，雲青，宗瑩住在海邊避暑，每天兩次來賞鑑海景，她們五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露沙是個很清瘦的面龐

和體格，但却十分剛強。她們給她的贊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弄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接，總是談諧的。玲玉是富於情感，而體格極瘦弱，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贊美和溫存。她認定世界的偉大和神秘，只是愛的作用，她喜歡笑，更喜歡哭，她和雲青最要好。雲青是個理智比感情更強的人。有時她不耐煩了，不能十分溫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有時竟至放聲痛哭了。蓮裳爲人最週到，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他和雲青很好。宗瑩在她們裏頭，是最嬌豔的一個，她極喜歡豔妝，也喜歡向人誇耀他的美和她的學識，她常常說過分的話，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極反對她思想的近俗，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待人很好，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來附和她，她們樣樣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熱，就在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所以他們就在一切同學的中間，築起高壘來隔絕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她們五個人又來了，露沙睡在海崖下，宗瑩蹲在她的身旁，蓮裳，玲玉，雲青站在海邊聽怒濤狂歌，看碧波斜映，宗瑩和露沙低低地談笑

遠遠忽見一縷白煙從海裏騰起。玲玉說：『船來了！』大家因都站起來觀看，漸漸看見煙筒了，看見船身了，不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着，直到走到極遠才止。他們因又團團坐下，說海上的故事。

開始露沙述她幼年時，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有一天因為心裏煩悶極了，不住聲的啼哭，哥哥拿許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聲，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也是無效，這時她父親正在作公文，被她攪得急起來，因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裏拋，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聲。

宗瑩插言道：露沙小時的歷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媽媽和她家認識，露沙生的那天，我媽媽也在那里。玲玉說你既知道：講給我們聽聽好不好？宗瑩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露沙說：『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你說說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於是宗瑩開始講了：『露沙出世的時候，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因為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子。當孕着露沙的時候，只盼望是個女兒，這時露沙正好出世。他母

親對這嫩弱的花蕊，十分愛護，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就是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並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爲了露沙的出世，終沒去成，事後每每思量，當露沙閉目括適睡在他臂膀上時，她便想到母親的死，晶瑩的淚點往往滴在露沙的頰上。後來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親的熱情，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

還有不幸的，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果，使露沙沒有乳汁喫，稚嫩的哀哭聲，便從此不斷了。有一天夜裏，露沙哭得最凶，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他母親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牀垂淚，她父親也嘆息道：「這孩子真討厭！明天僱個奶媽，把她打發遠點，免得你這麼受罪！」她母親點點頭，但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裏了，那個新奶媽，是鄉下來的，她梳着奇異像蟬翼般的頭，兩道細縫的小眼，上唇張起來，露着牙齦。露沙初次見他，似乎很驚恐，只躲在娘懷裏不肯仰起頭來，後來那奶媽拿了許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強把他哄去。但到了夜裏，她依舊要找娘去，奶媽只把她摟在懷裏。輕輕拍着，唱催眠歌兒。纔把她哄睡

了言。

露沙因爲小時吃了母親憂抑的乳汁，身體十分孱弱，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時哭了，奶媽竟不理她，這時她的小靈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酷了。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並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這可憐的小生命，更沒有人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鳥兒全都輕唱着，花兒全都合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草地上玩耍，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關閉在一間廂房裏，當她病勢沉重的時候，她母親絕望了，又恐怕傳染，她走到露沙的小牀前，看着她瘦弱的面龐說：「唉！怎變成這樣了！奶媽！我這里孩子多，不如把她抱到你家裏去治吧！能好再抱回來，不好就算了！」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他的小黑，當時就收拾起來，到第二天早晨，奶媽抱着露沙走了。她母親不免傷心流淚。露沙搬到奶媽家裏的第二天，她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從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親的懷裏，並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裏了。

奶媽的家，離城有二十里路，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她的屋子，是用茅草和黃泥築

成的，一共四間，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籬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綠麥秀，被風吹着如波紋般湧漾。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天天都在田地裏作工，家裏有一個紡車，奶媽的大女兒銀姊，天天用牠紡線，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露沙到了奶媽家裏，痢漸漸減輕，不到半個月已經完全好了，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從前那黃瘦的面孔，現在變成紅黑了。

露沙住在奶媽家裏，整整過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為奶媽便是她的親娘，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姊，朝霞幻成的畫景，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斜陽影裏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這時精神身體十分煥發。

露沙回家的時候，已經四歲了，到六歲的時候，就隨着她的父母作官去，以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

宗瑩說到這里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雲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陽已經到了正午，我們回去吃飯吧！』她們隨着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

在這一個暑假裏，寂寞的松林，和無言的海流，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

他們對着白浪低吟，對着激潮高歌，對着朝霞微笑，有時竟對着海月垂淚，不久暑假將盡了，那天夜裏正是月望的時候，她們黃昏時拿着簫笛等來了，露沙說：『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這海上的風景，只有這一次的賞受了。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這海邊上雖有幾家人家，但和我們也混熟了，縱晚點回去也不要緊，今天總要盡興才是。』大家都極同意。

西方紅灼灼地光閃爍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起初蓋着紅黃色的雲，有時露出兩道紅來，彷彿火神怒睜兩眼，向人間狠視般，但沒有幾分鐘那兩道紅線化成一道，那彩霞如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球般，打個轉身沈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只在西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着。

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如柳絲輕舞。她倚着松柯低聲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峯兮，

白雲阻其去路。

我欲攀緣蘿之俊藤兮，

懼頽巖而躊躇。

傷煙波之蕩蕩兮，

伊人何處，

叩海神久不應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聲，又是一陣簫韻，其聲嚶嚶似蜂鳴羣芳叢裏，其韻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漸提漸高激起於如孤鴻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後又漸轉和緩恰似水滲灘底嗚咽不絕，最後音響漸杳，歌聲又起道：

「臨碧海對寒素兮，

何煩紆之榮心？

浪滔滔波蕩蕩兮，

傷孤舟之無依，

傷孤舟之無依兮，

愁綿綿而永繫。」

大家都被歌聲的催眠，沈思無言，便是那作歌的宗瑩，也只有微嘆的餘音，還在空中蕩漾罷了。

二

她們搬進學校了。暑假裏浪漫的生活，只能在夢裏夢見，在回想中想見。這幾天她們都是無精打彩的。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一張長方桌前坐着，拿着一枝筆，癡癡地出神，看見同學走道來時，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拆起來，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手裏正拿着信，含笑的看着，露沙等她走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層層地分拆，過了半點鐘。便抽去筆套，在一冊小本子上寫道：——

『一個很體面的女郎，她時時向人微笑，多美麗呵！只有含露的茶蘼能比擬她。但是最真誠和甜美的笑容，必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這時不止像含露的茶蘼了，並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艷麗呢！』她寫到這裏又有一個同學從他面前走

過。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換了宗旨不寫那美麗含笑的松文了！她將那個後來的同學照樣分折起來。這個同學姓鄺在她一級中年紀最大。——大約將近四十歲了——她拿着一堆書，縐着眉走過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長嘆一聲，又拿起筆寫道：——

『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她的兒已經十歲——當她拿着先生發的講義——二百餘頁的講義，細細的理解時，她不由得想起他的兒來了。她那時縐緊眉頭，合上兩眼，任那眼淚把講義濕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

先生們常說：『她是最可佩服的學生。』我也只得這麼想，不然他那縐緊的眉峯，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麼傻呵！因為不相干什麼知識——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當當一陣飯鐘響，他才放下筆，從圖書館出來，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叫『著作家』，她每逢聽見人家嘲笑她的時候，只是微笑說：『算了吧！著作家談何容易？』說完這話，便頭也不回的跑到圖書館去了。

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情，她每天除上課之外，使坐在講堂裏，和同學們說：『人生

的樂趣，就是情，她們同級裏有兩個人，一個叫作蘭馨，一個叫作孤雲，他們兩人最要好。然而也最愛打架。她們好的時候，手挽着手，頭偃着頭，低低地談笑。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用什麼樣花邊，或者作一樣的鞋，打一樣的別針，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有時預算星期六回家，誰到誰家去，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來，這時宗瑩必定要拉着玲玉說！『你看她們多快樂呵！真是人若沒有感情，就不能生活了。情是滋潤草本的甘露，要想開美麗的花，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談論着。我們級裏誰最有情，請有真情，宗瑩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沒情就是露沙了。她永遠不相信人，我們對她說情，她便要笑我們。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玲玉便懷疑着笑說道：『真的嗎？……：我不相信露沙無情，你看她多喜歡笑，多喜歡哭呀。沒情的人，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宗瑩聽了這話，沈思一回，又道：『露沙這人真奇怪呀！……：有時候她鬧起來，比誰都活潑，及至靜起來，便誰也不理的躲起來了。』

他們一天到晚，只要有閑的時候，便如此的談論，同學們給他們起了綽號，叫『情

迷。』她們也笑納不拒。

雲青整天程講義，記日記。雲青的姊妹最多。她們家庭間因組織了一個娛權會。雲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這裏，下課的時候，除理講義，抄筆錄，和記日記外，就是作簡章，和寫信。她性情極圓和，無論對於什麼事，都不肯吃虧，而且是出名的拘謹。同級裏每回開級友會，或是運動會，她雖然熱心幫忙，但叫她出頭露面，她一定不福應。她唯一的推辭只說：『家裏不肯。』同學們能原諒她的。就說她家庭太頑固，她太可憐，不能原諒她，就冷笑着說：『真正是個薛寶釵。』她有時聽見這種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裏。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她便悲抑着說：『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露沙早聽慣看慣她這種語調態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實說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雲青聽了露沙的話，就立刻安適了，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

蓮裳和她們四人不同級，她學的是音樂。她每日除了練琴室裏彈琴，便是操場上唱歌。她無憂無慮，好像不解人間有煩惱事，他每逢聽見雲青露沙談人無味一類的話，她必插嘴截住她們的話說：『哀呀！你們真討厭，竟說這些沒意思的話，有什麼用處呢？』

來吧！來吧！操場玩去吧！」她跑到操場裏，跳秋千架，隨風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來，她的目的，只是快樂。她最憎厭學哲理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們不能常常在一處，只有假期中，他們偶然聚會幾次罷了。

她們在學校裏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現。到了第三個年頭，露沙打算到上海讀書。開學的時候，同學們都來了，只短一個露沙。雲青，玲玉，宗瑩都感十分悵惘，雲青更抑抑不能耐，當日寫了一封信給露沙道：

『露沙：

賜書及宗瑩書，讀悉一是，離愁別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絲萬縷，從何訴說？知惜別之不免，悔歡聚之多事矣！悠悠不決之學潮，至茲告一結束，今日已始行補課，同堂相見，問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勝爲吾四也憾，況身受者乎？吾不欲聽其問，更不忍筆之於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儕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會，不難舊雨重逢，再作昔日之遊，活別情，傾積懣，且喜所期不負，則理想中樂趣，正今日離愁別恨有以成之；又何惜今日之一別，以致永久之權乎？

素素欲作積極語，以是自慰，亦勉以是爲露沙慰，知露沙離羣之痛，總難忍然於心。姑以是作無聊之極想，當耐味之榆柯可也。

今日校中之開學式，一種蕭條氣象，令人難受，露沙！「所謂別時容易見時難吾終不能如太上之忘情，奈何！得暇多來信，餘言續詳，順頌康健！」

雲青

雲青寫完信，意緒兀自懶散，在這雜亂無章生活裏，只有沈悶煩紆，那守時刻可打鐘的僕人，一天照樣打十二回鐘，但課堂裏零零落落，只有三四人上堂。教員走上來四面找人，但窗外一個人影都沒有，院子裏只有垂楊對那孤寂的學生教員，微微點頭。

玲玉，宗瑩和雲青三個人，只是在操場裏閒話，這時正是秋涼時候，天空如洗，黃花滿地，西風爽疎，一羣羣燕子都往南飛，更覺生趣索然。他們起初不過談些解決學潮的方法，已覺前途的可怕，後來她們又談到露沙了，玲玉說：『露沙走了與她的前途未始不好，只是想到人生聚散，如此易易，太沒意思了。雲青說：『也生有限的精力，消磨完了就結束了，看透了不值得愁前慮後呢？』宗瑩這時正在葡萄架下，看紫紫酸子，忽然

接言道：『人生都是苦惱，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雲青說：『也只有作如此想。』她們說着都覺着倦了，因一齊回到講堂去。宗瑩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是露沙寄來的，她忙忙撕開念道：——

『人壽究竟有幾何？窮愁潦倒過一生；未免不值得！我已決定日內北上，以後的事情還講不到，且把眼前的快樂享受了再說。』

宗瑩！雲青！玲玉！從此不必求那永不開口的月姊——傳我們心弦之音了！呵再見！』

宗瑩喜歡得跳起來。玲玉雲青也盡展愁眉，他們並且忙去通知蓮裳，預備歡迎露沙。露沙到的那天，他們都到火車站接她，把她的東西交給底下人拿回去。她們五個人一齊走到公園裏。在公園裏吃過晚飯，便在社稷壇散步，她們談到暑假分別會叮囑到月望時兩地看月傳心曲，誰想不到三個月，依舊同地賞月了！在這種極樂的環境裏，她們依舊恢復她們天真活潑的本性了。

她們談到人生聚散的無定。露沙感觸極深，因述說她小時的朋友的一段故事：

『我從九歲開始念書，啟蒙的先生是我姑母，我的書房，就在她寢室的套間裏。我的書桌是紅漆的，上面只有一個墨盒，一管筆，一本書，桌子面前一張木頭椅子。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課書，教完之後，她便把書房的門倒鎖起來，在門後頭放着一把水壺，念渴了就喝白開水，她走了以後，我把我的書打開。忽聽見院子裏妹妹唱歌。哥哥學貓叫，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裏，從窗眼往外看，妹妹笑，我也由不得要笑，哥哥追貓我心裏也像幫忙一塊追似的，我這樣站着兩點鐘也不覺倦，但只聽見姑母的脚步風，就越緊爬下來，很規矩的坐在那裏，姑母一進門，正顏厲色的向我道：「過來背書，」我那里背得出，便認也不會認得。姑母怒極，喝道：「過來！」我不禁哀哀地哭了，她拉着皮鞭抽了幾鞭，然後狠狠的說：「十二點再背不出，不用想吃飯呵！」我這時恨極這本破書了。但爲要吃午飯，也不能不拚命的念，僥倖背出來了，混了一頓午飯吃，但是念了一年，一本三字經還不會念完，姑母恨極了，告訴了母親把我狠狠的責罰了一頓從此不教我念書了，我好像被赦的死囚，高興極了。

有一天我正同妹妹作小衣服玩，忽耳見母親叫我說：「露沙！你一天在家裏不念

書，竟頑皮，把妹妹都引壞了，我現在送你上學校去，我若不改，被人趕出來，我就不要你了。」我聽了這話，又怕又傷心，不禁放聲大哭，後來哥哥把我抱上車，送我到東城一個教會學堂裏，我才邁進校長室，心裏便狂跳起來。在我的小生命裏，是第一次看見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況且這校長滿臉威嚴，我哥哥和她說：「這小孩是我的妹妹，她很頑皮，請你不用客氣的管束她，那是我們全家所感激的。」那校長對我了半天說：「哦！小孩子！你應當聽話，在我的學校裏，要守規矩，不然我這裏有皮鞭，個能責罰你。」她說着話，把手向牆上一捺。就聽見「郎郎！」一陣鈴響，不久走進一女人來，年紀二十八九，這個人比校長溫和得多，她走進來和校長鞠了個躬，並不說話只聽見校長呀她道：「魏教習！這個女孩是到這裏讀書的，你把她帶去安置了吧」那個魏教習就拉着我的手說：「小孩子！跟我來！」我站着不動，兩眼望着我的哥哥，好似求救似的，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因安慰我說：「你好好在這里念書，我過幾天來看你」我知道無望了，只得勉強跟着魏教習到裏邊去。

這學校的學生，都是些鄉下孩子，他們有的穿着打助釘的藍布褂子，有的頭上扎着

紅頭繩，見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我心裏又徬徨，又悽楚。在這滿溢生疏的新環境裏，覺得好似不繫之舟，前途命運真不可定呵，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見魏教習領我走到樓下東邊一所房子前站住了。用手輕輕敲了幾下門，那門便「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女郎戴着蔚藍眼鏡，兩頰嬌紅，眉長入鬢，身上穿着一件月白的長衫，微笑着對魏教習鞠了躬說：「這就是那新來的小學生嗎？」魏教習點點頭說：「我把她交給你，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應，」說完又回頭對我說：「這裏的規矩，小學生初到學校，應受大學生的保護和管束，她的名字叫秦美玉，你應當叫她姐姐，好好聽她的話，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請教她。說完站起身走了。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說：「你多大了？你姓什麼？叫什麼？……這學校的規矩很利害，是不容情的，你應當事事小心。」她正說着，已有人將我的鋪蓋和衣物拿進來了。我這時忽覺得詫異，怎麼這屋子裏面沒有牀鋪呵？後來又看她把牆墜上的木門推開了。裏頭放着許多被褥，另外還有一個牆櫥，便是故衣服的地方。她告訴我這屋裏住五個人，都在這木板上睡覺。此外，有一張方桌子，也是五個人公用的地方，我從來沒看見這種簡鄙的生活，彷彿到了一個特別的所在，事事督覺得

不慣，並且那些大學生，又都正顧厲色的指揮我打水掃地，我在家從來沒作過，況且年齡又太幼弱，怎麼能作得來，不過又不敢不作，到煩難的時候，只有痛哭，那些同學又都來看我。有的說：「這孩子真沒出息！」有的說：「管管她就好了。」那些沒有同情的刺心話，真使我又羞又急，後來還是秦美玉有些不過意，撫着我的頭說：「好孩子！別想家，跟我玩去。」我擦乾了眼淚，跟她走出來。院子裏有秋千架，有蕩木，許多學生在那里玩耍，其中有一個學生，和我差不多大，穿着藕合色的洋紗長衫，對我含笑的望，我也覺得她和別的回學不同，很和氣可近的，我不知不覺和她熟識了。我就別過秦美玉和她牽着手，走到後院來，那邊有一顆白楊樹，底下放着一塊禱衣石，我們並肩坐在那里。這時正是黃昏的時候，柔媚的晚霞，綴成漫天紅罩，金光閃射，正映在我們兩人的頭上，她忽然問我說：「你會唱聖詩嗎？」我搖頭說：「不會，」她低頭沈思半晌說：「我會唱好幾首，我教你一首好不好？」我點頭：「好！」她便輕輕柔柔地唱了一首，歌詞我已記不得了。只是那爽脆的聲韻，恰似鶯鶯低吟，春燕輕歌，到如今還深刻腦海。我們正在玩得有味，忽聽一陣鈴響，她告訴我吃晚飯了。我們依着次序，走進膳

堂，那膳堂在地窖裏，很大的一間房子，兩旁都開着窗戶，從窗戶外望，平地下所種的杜鵑花正開得燦爛嬌豔，迎着殘陽，真覺爽心動目。屋子中間排着十幾張長方桌，桌的兩旁放着木頭板凳，桌上當中放着一個綠盆。盛着白木頭筷子和黑色粗碗，此外排着八碗茄子煮白水，每兩人共吃一碗，在桌子東頭，放着一波蘿捧子面的窩窩頭，黃騰騰好似黃子的顏色，這又是我從來沒吃過的。秦美玉替我拿了兩塊放在面前。我拿起來咬了一口，有點甜味，但是嚼在嘴裏，粗糙非常，至於那碗茄子更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又澀又苦，想來概沒有油，鹽又放多了。我肚子其實很餓，但我拿起筷子勉強吃了兩口，實在嚥不下，心裏一急，那眼淚點點滴滴都灑在窩窩頭上了。那些同學見我這種情形，有的誚笑我，有的談論我，我彷彿聽見她們說：「小姐的派頭倒十足，但爲什麼不飯小廚房的飯呢？」我那時不知道這學校的飯是分等等的，有錢的吃小廚房飯，沒錢就吃大廚房的飯，我只疑疑惑惑不知道她們說什麼，只怔怔地看着飯菜垂淚，直等大家都飯完，才一齊散了出來。我自從這一頓飯後，心裏更覺得難受了，這一夜翻來覆去，無論如何睡不着，看那清碧的月光，從樹杪上移到我房子的窗櫺上，又移到我的枕上，直至月光

充滿了全屋，我還不會入夢，只聽見那四個同學呼聲雷動，更感驚躁，那眼淚又不由自主的流下來了。直到天快亮，我才迷迷忽忽睡了一覺。

第二天的飯菜，依舊是不能下箸，那個小朋友知道這消息，到吃飯的時候，特把她家裏送來的菜，撥了一半給我，我才得吃了一頓飭飯。這種苦楚直拗了兩個星期，才略覺習慣些，我因為這個小朋友待我極好，因此更加親熱。直到最後一年，我家裏搬到了天津去，我才離開這學校，我的小朋友也回通州去了。以後我已經十三歲了，我的小朋友十二歲，我們一齊都進公立某小學校，後來她因為想學醫到別處去，我們五六年不見想不到前年她又到北京來，我們因又得歡聚，不過現在她又走了——聽說她和人結婚了——很不得志，得了肺病，將來能否再見，就說不定了。」

『你們說人生聚散有一定嗎？』露沙說完，兀自不住聲的嘆息，這時公園遊人已漸漸散盡，大家都有倦意。因趁着光慢慢步出園來，一同僱車回學校去。

露沙自從上海回來後，宗瑩和雲青，玲玉，都覺格外高興，這時候她們下課後，工作的時候很少，總是四個人拉着手，在芳草地上，輕歌快談。說到快意時，便哈天撲地

的狂笑，說到淒楚時便長呼短嘆，其實都脫不了孩子氣，什麼是人生，什麼是究竟！不過嘲裏說說，真的苦趣還一點沒嘗到呢！

三

光陰快極了，不覺又過了半年、不解事的露沙，玲玉，雲青，宗破，蓮裳，不幸接二連三都愁入捲海了。

第一個不幸的便是露沙，當她幼年時受冷刻環境的薰染，養成孤僻倔強的脾氣，而她天性又極店的感情，所以她竟是個智情不調和的人，當她認識那青年梓青時。正在學潮激烈的當兒，天上飄着鵝毫片般的白雪，空中風聲凜冽，她奔波道途，一心只顧怎麼開會，怎麼講演，和那些青年聚在一起，討論這一項，解決那一層，她初不曾預料到這一點的因，而生出絕大的果來。

梓青是個沿默孤高的青年，他的議論最澈底，在會議的席上，他不大喜歡說話，但他論文極多，露沙最喜歡讀他的作品，在心流的溝裏，她和他不知不覺已打通了，因此不絕的通信，從泛泛的交誼，變為同道的深契，這時露沙的生趣勃勃，把從前的冷淡態

起來發怔，甚至於痛哭了。

這一天下午，露沙又正犯着這哲學病，忽然梓青來的一封信，裏頭有幾句話說：「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單調了！……唉什麼時候才得甘露的潤澤，在我空漠的心田，開朵燦爛的花呢。……恐怕只有膜拜「愛神」，「求她的憐憫了！」這話和她的思想，正犯了衝突。交戰了一天，仍無結會，到了這一天夜裏，她勉強強寫了梓青的回信，那話處處露着徬徨矛盾的痕跡，到第二天早起從新看看，自己覺得不妥，因又撕了，結果只寫幾個字道：『來信收到了，人生不過爾爾，苦也能，樂也能，幾十年都完了，管他呢，且隨遇而安罷！』」

活潑潑地露沙，從此憔悴了，消沈了！對於人間時而信，時而疑，神經越加敏銳，閒步到中央公園，看見鴨子在鐵欄裏游泳，她便想到，人生和鴨子一樣的不自由，一樣的愚鈍，人生到底作什麼？聽見鸚鵡叫，她便想到人們和鸚鵡一樣，刻板的說那幾句話一樣的不能跳出籠子的束縛，看見花落葉殘便想到人的末路——死——彷彿天地間只有愁雲滿佈，悲霧迷漫，無一不足引起她對卅界的悲觀，弄得精神衰頹。

露沙的命運是如此，雲青的悲劇同時開演了，雲青向來對於世界是極樂觀的，她日的想作一個完美的教育家，她願意到鄉村的地方——綠山碧水，——的所在，招集些鄉村的孩子，好好的培植她們，完成甜美的果樹，對於露沙那種自尋苦惱的態度，每每表示反對。

這天下午她們都在學校園葡萄架下閒談，同級張兒，拿了一封信來，遞給露沙，他們都圍攏來問：『這是誰的信，我們看得嗎？』露沙說『這是蔚然的信，有什麼看不得的她說着因把信撕開，抽出來念道：——

『露沙君：

不見數月了！我近來很忙。沒有寫信給你，抱歉得很！你近狀如何？念書有得嗎？我最近心緒十分惡劣，事事都感到無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覺無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獨架扁舟，漂泊於四無涯際，深不見底的大海汪洋裏，徬徨到底點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進行，有效否，極盼望早得結果，慰我不定的心。別的再談。

蔚然』

宗瑩說，『這個人不就是我們上次在公園遇見的嗎？……他真有趣，抱着一大捆講義，睡在椅子上看，……他託你什麼事？……露沙！』

露沙沈吟不語，宗破又近問了一句，露沙說：『不相干的事，我們說我們的吧！時候不早，我們也得看看點書纔對。』這時玲玉和雲青正在那唧唧咕咕商量星期六照像的事，宗瑩招呼了她們，一整來到講堂。玲玉到圖書找書預備作論文，她本要雲青陶她去，被露沙攔住說：『宗瑩也要找書，你們倆何不同去。』玲玉才捨了雲青，和宗瑩去了。

露沙叫雲青道：『你來！我有話和你講。』雲青答應着一同出來，她們就在柳陰下一張凳子坐下了。露沙說：『蕭然的信你看了覺得怎樣？』雲青懷疑着道：『什麼怎的麼樣？我不懂你的意思？』露沙說：『其實也沒有什麼？……我說了想你也不至於惱我吧？』雲青說：『什麼事？你快說就是了。』露沙說：『他信裏說他十分苦悶，你猜爲什麼？……就是精神無處寄託，打算找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靈魂的枯寂！他對於你十分信任，從前和我說過好幾次，要我先容，我怕碰釘子，直到如今不曾說過，今天他又來信，苦苦追問，我才說了，我想他的人格，你總信得過，作個朋友，當然不是大

問題是不是？」雲青聽了這話，一時沒說什麼，沈思了半天說：『朋友原來不成問題，但是不知道我父親的意思怎樣？等我回去問問再說吧！……』露沙想了想答道：『也好吧！但希望快點！』她們談到這裏，聽見玲玉在講堂叫他們，便不再往下說，就回到講堂去。

露沙幫着玲玉找出漢書藝文志來，混了帶時，玲玉和宗瑩都伏案作文章，雲青拿着一本唐詩，怔怔凝思，露沙又着手站在玻璃窗口，聽柳樹上的夏蟬不住聲的嘶叫，心裏只覺悶悶地，無精打彩的坐在書案前，書也懶看，字也懶寄，孤雲正從外頭進來，撫着露沙的肩說：『怎麼又犯了毛病啦！眼淚汪汪是什麼意思呵！』露沙滿腔煩悶淒涼，經她一語道破，更禁不住，爽性伏在桌上嗚咽起來，玲玉，宗瑩和雲青都急忙圍攏來，安慰她，玲玉再三問她爲什麼難受，她只是搖頭，她實在說不出具體的事情來，這一下午她們四個人都沈音無言，各人嘆息各人的，這種的情形，絕不是頭一次了。

冬天到了，操場裏和校園中沒有她們四人的影子了，這時她們的生活只在圖書館或講堂裏，但是圖書館是看書的地方，她們不能談心，講堂人又太多，到不得已時，她們

就躲在櫥浴室裏，那里有頂大的洋爐子，他們圍爐而談，毫無妨礙。

最近兩個星期，露沙對於宗瑩的態度，很覺懷疑。宗瑩向來是笑容滿面。喜歡談的現在却不然了，鎮日坐在講堂，手裏拿着筆在一張破紙上，畫來畫去，有時忽向玲玉說『作人真苦呵！』露沙覺得她這種形態，絕對不是無因，這一天的第二課正好教員請假，露沙固約了宗瑩到櫥浴室談心，露沙說：『你有什麼爲難的事嗎？』她沉吟了半天說：『你怎麼知道？』露沙說：『自然知道，……你自己不覺得，其實誠於中形於外，無論誰都瞞不了呢！』宗瑩低頭無言，過了些時，她職對露沙說：『我告訴你，但請你守秘密。』露沙說：『那自然啦，你說吧！』

『我前幾個星期回家，我母親對我說有個青年，要向我求婚，據父親和母親的意思都很歡喜他，他的相貌很漂亮，學問也很好，但只一件他是個作事人，而且他的交際極廣難保沒有不規則的行動，所以我始終不能決定，我父親似乎很生氣，他說：「現在的女子，眼裏那有父母呵，好吧！我也不能強壓你，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我作父實的有對你留意的責任，你若自己錯過了，那就不能怨人，……：……：據我看那個青年，實

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將來至少也有科長的希望……」我被他這一番說得真覺何堪，我當時一夜不曾合眼，我心裏只恨爲麼麼這麼倒霉？若果始終要爲父母犧牲，我難必念書晉學校。只過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點起來，看看不相干的閒書，作兩首濫調的詩，滿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陳腐的觀念，那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沒有什麼苦惱了！現在既然晉了學校，有了智識，叫我屈伏在這種頑固不化的情勢下，怎麼辦得到！我犧牲一個人不要緊，其奈良心上過不去，你說難不難？……」宗瑩說到傷心時，淚珠兒便不斷的滴下來，露沙倒弄得沒有主意了，只想法安慰她說：『你不用着急，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她絕不忍十分難爲你……』』

宗瑩垂淚說：『爲難的事還多呢？豈止這一件。你知道師旭常常寫信給我嗎？』露沙詫異道：『師旭！是不是那個很胖的青年？』宗瑩道：『是的』……『他頭一封信怎麼寫的？』露沙如此的問，宗瑩道：『他提出一個問題和我討論，叫我一定須回覆，而且還寄來一篇論文叫我看完交回，這是使我不能不回信的原因。』露沙聽完，點頭嘆

道：『現在的以交，第一步就是以討論學問爲名。那招牌實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真真和他討論學問時，他便再進一層，和你討論人生問題，從人生問題裏便點染上許多憤慨悲抑的感情話，打動了你，然後戀愛問題就可以應運而生了……問直是作戲，所幸當局的人總是一往情深，不然豈不味同嚼臘！』宗瑩說：『什麼事不是如此？……作人只得模糊些轉了。』

她們正談着，玲玉來了，她對她們作出嬌的樣子來，似笑似惱的說：『啊喲！兩個人像煞有介事，……也不理人家，』說着歪着頭看他們笑，宗瑩說：『來！來！……我頂愛你！』一壁說，一壁走，過來拉着他的手，她就坐在宗瑩的旁邊，將頭靠在她的胸前說：『你真愛我嗎？……真的嗎？……』怎麼不真！宗瑩應着便輕輕在她手上吻了一吻。露沙冷冷地笑道：『果然名不虛傳，情迷碰到一起就有這麼些做作！』玲玉插嘴道：『咦！世界上你頂沒有愛，一點都不愛人家』露莎現出很悲涼的形狀道：『自愛還來不及，說得愛人家嗎？』玲玉有些惱了，兩頰緋紅說：『露莎頂忍心，我要哭了！我要哭了！』說着當真眼圈紅了，露沙說：『得啦！得啦！和你鬧着玩呵！……』

我縱無情，但對於你總是愛的，好不好？」玲玉雖是哈哈地笑，眼淚却隨着笑聲滾了下來。正好雲青找到她們處來，玲玉不容她開口，拉着她就走說：「走吧！走吧！露沙一點不愛人家，還是你好，你永永愛我！」雲青只遲疑的說：「走嗎？……真是的！」走回頭對我們笑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不走嗎？……」宗瑩說：「你先走好了，我們等等就來。」玲玉走後。宗瑩說：「玲玉真多情，……我那親戚乘果能娶她，真是福氣！」露沙道：「真的！你那親戚現在怎麼樣？你這話已對玲玉說過嗎？」宗瑩說：「我那親戚不久就從美國回來了，玲玉方面我約略說過，大約很有希望吧！」「哦！聽說你那親戚從前曾和另外一個女子訂婚，有這事嗎？」露沙又接着問，宗瑩道：「可不是嗎？現在正在離婚，那邊執意不肯，將來麻煩的日子有呢！」露沙說：「這恐怕還不成大問題呢……只是玲玉和你的親戚有否發生感情的可能，到是個大問題呢？……聽說現在玲玉家裏正在介紹一個姓胡的，到底也不知什麼結果？」宗瑩道：「慢慢地再說吧現在已經下堂了。底下一課文學史，我們去聽聽吧！」她們就走向講堂去。

她們四個人先後走到成人的界世去了。從前的無愛無愁的環境，一天一天消失。感

情的花，已如荼如火的開着，燦爛溫馨的色香，使他們迷戀，使他們嘗到甯蜜的愛的滋味，同時使她們了解苦惱的意義。

這一年暑假，露沙回到上海去，玲玉回到蘇州去，雲青和宗瑩仍留在北京，她們臨別的末一天晚上，約齊了住在學校裏，把兩張木牀合並起來，預備四個人聯牀談心，在傍晚的時候，她們在殘陽的餘輝下，唱着離別的歌兒道：

「潭水桃花，故人千里，

離歧默默情深戀，

兩地思量共此心，

何時重與聯襟，

願化春波送君來去，

天涯海角相尋。」

歌調蒼涼，她們的聲音越來越低，直至無聲，露沙嘆道：『十年讀書，得來只是煩惱與悲愁，究竟知識悞我？我悞知識？』雲青道：『真是無聊！記得我小的時候，看見

別人讀書，十分羨慕，心想我若能有了知識，不知怎樣的快樂，若果知道越有知識呢，越與世不相容，我就不當讀書自苦了，宗瑩說：『誰說不是呢？就拿我個人的生活說吧我幼年的時候，沒有兄弟姊妹，父母十分溺愛，也不許進學校，只請了一位老學究，教我讀毛詩左傳，閒時學作幾首詩，一天也不出門，什麼是世界我也不知道，覺得除依賴父母過我無憂無慮的生活外，沒有一點別的思想。成那時在別人或者看我很可惜，甚而於覺得我很可後竊，其實我自己倒一點不覺得。來我有一個親戚，時常講些學校的生活，及各種常識給我聽，不知不覺中把我引到煩惱的路上去，從此覺得自己的生活，樣樣不對不舒服，千方百計和父母要求晉學校，晉了學校，人生觀完全變了。不容於親戚，不容於父母，一天一天覺得自己孤獨，什麼悲愁。什麼無聊，逐漸發明了。……豈不是知識誤我嗎？』她們三人的談場，使玲玉受了極深的刺激，呆呆地站在秋千架旁，一語不發。雲青無意中望見，因撇了露沙宗瑩走過來，拊在她的肩上說：『你怎樣了？……有什麼不舒服嗎？』玲玉仍是默默無言，搖搖頭回過臉去，那眼淚便撲朔朔滾了下來，她們三人打斷了話頭，拉着她到櫥浴室裏，替她拭乾了淚痕，談些談諧的話，才概概恢復了

了原狀。

到了晚上，她們四人睡在牀上，不住的講這樣說那樣，弄到四點多鐘才睡着了。第二天下午露沙和玲玉乘京浦的晚車離開北京，宗瑩和雲青送到車站，當火車頭轉動時，玲玉已忍不住嗚咽起來。露沙生性古怪，她遇到傷心的時候，總是先笑，笑夠了，事情過了，她又慢慢回想着獨自垂淚。宗瑩雖喜言情，但她却不好哭，雲青對於什麼事，好像都不足動心的樣子，這時對着概去概遠的露沙玲玉，只是怔怔呆望，直到火車出了正陽門，連響子都不見了，她才微微嘆着氣回去了。

在這分別的期中，雲青有一天接到露沙的一封信說：

『雲青：

人間譬如一個荷花缸。人類譬如缸裏的小蟲，無論怎樣聰明，也逃不出人間的束縛，回想臨別的那天晚上，我們所說的理想生活——海邊修一座精緻的房子，我和宗瑩開了對海的窗戶，寫偉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臨海的村裏，教那天真的孩子念書，晚上回來，便在海邊的草地上吃飯，談故事，多少快樂——但是我恐怕這話

永久是理想的呵！你知道宗瑩已深陷於愛情的旋窩裏，玲玉也有愛劍卿的趨勢。雖然這都是她們倆的事，至於我們呢？蔚然對於你陷溺極深，我到上海後，見過他幾次，覺得比從前沉悶多了。每每仰天長嘆，好像有無限隱憂似的。我屢次問他，雖不會明說什麼，但對於你的渴慕仍不時流露出來。雲青！你究竟怎麼對付他呢？你向來是理智勝於感情的，其實這也是她們不周到的觀察，對於蔚然的誠摯，能始終不爲所動嗎？況且你對於蔚然的人格會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絕他的，豈另有苦衷嗎？……

按說我的爲人，在學校裏，同學都批評我極冷淡寡情，其實人間的蟲子，要想作太上的忘情，只是矯情罷了！不過有的人喜歡用情——即世上所調的多情——有的不喜歡用情，一旦若是用了，更要比多情的深摯得多呢？我相信你不是無情，只深情，你說是不是？

你前封信曾問梓青的事，在事實上我沒有和他發生愛情的可能，但愛情是沒有條件的。外來的桎梏，正未必能防範得住呢？以後的結果，實不可預料，只有上帝

的意旨如何罷了。

雲青接到這封信，受了極大的刺激，用了兩天兩夜的思維，仍不能決定，她只得打電話叫宗瑩來商量，宗瑩問她對於蔚然本身有無問題，雲青答道：『我向來沒有和男子們交接，我覺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至於蔚然的人格，我始終信仰，不過我向來理智強的感情，這事的結果，若是很順當的，那末倒也沒什麼，若果我父母以為不應當……或者親戚們有閒話，那我寧可自苦一輩子，報答她們的情義，叫我勉強屈就是作不到了的。』

宗瑩聽完這話，沉想些時說：『我想你本身若是沒有問題，那末就可以示意蔚然，叫她託人對你父母提出，豈不妥當嗎？』雲青懶懶道：『大約也只有這麼辦了，……：……哀！真無聊……』她們商量妥當，宗瑩也就回去了。

傍晚的時候，蘭馨來找雲青，談話之間，便提到露沙，蘭馨說：『我前幾天聽見人說，露沙和梓青已發生戀愛了，但梓青已經結婚了，這事將來怎麼辦呢？』

雲青怔怔地看着牆上的風景畫出神，歛了半天說：『這或者是人們的謠傳吧！……』

我看露沙不至於這麼糊塗！」

「咳！你也不要說這話，……固然露沙是極明白，不至於上當，但梓青的婚姻是父母的意，本沒有愛情可言，他縱對於露沙要求情愛，按真理說並不算大不道，不道社會上一般人：未免要說閒話罷了。……露沙最近有信嗎？」

「有信，對於這事，她也曾說過，但她的主張，怕不至於就會隨隨便便和梓青結婚吧？她向來主張精神生活的，就是將來發生結婚的事情，也總得相當的機會。」

「其實她近年來，在社會上已很有發展的機會，還是不結婚好，不然埋沒了未免可惜……你寫信還是勸她努力吧！」

她們正談着，一陣電話鈴響，原來是孤雲找蘭馨說話，因打斷了她們的話頭，蘭馨接了電話。孤雲要約她公園玩去，她於是辭了雲青到公園去。

雲青等她走後，便獨自坐在廊子底下，默默沉思：『覺得人生真的有限，像露沙那種看得破的人，也不能自拔？宗瑩便不用說了……便是自己也不免宛轉因物！』雲青正在遐想的時候，只見聽差走進來說有客來找老爺，雲青因急急迴避了，到屋裏看見幾頁

書，捲上來就收拾睡下。

第二天早晨，雲青才起來，她的父親就叫她去說話，她走進父親的書房，只見她父親繃着眉道：『你認得趙蔚然嗎？』雲青聽了這話，頓時心跳血漲，囁嚅半天說聽見過這人的名字，』她父親點頭道：『昨天伊秋先生來，還提起他，我覺得這個人太懦弱了，而且相貌也不魁武，』一壁說着，一壁看着雲青，雲青只是低頭無言，後來她父親又道：『我對你的希望很大，你應當努力預備些外國語，將來有機會，到外國走走才是』說到這線，才慢慢站起來走了。

雲青怔怔望着窗外柳絲出神，覺得無限悵惘的情緒，縈繞心田，因到書案前，申紙染毫寫信給露沙道：

前信甫發，接書一慰，因連日心緒無聊，未能即覆，抱歉之至！來書以處世多磨，苦海無涯爲言，知露沙感喟之深，予固生性豪爽者，讀到「雄心壯志早隨流永去。」之句，令人不忍爲設地深思也。不享物質之幸福，亦不願受物質之支配。誠然！但求精神之懂快，閉門讀書，固亦雲唯一之希望，然豈易言乎？

宗瑩與師旭定婚有期矣，聞宗瑩因此事，與家庭衝突，曾陪却不少眼淚。究竟何苦來？所謂「有情人都成眷屬」亦不過霎時之幻影耳，用年容易，眼見白楊蕭蕭荒塚疊疊，誰能逃此大限，此誠「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渠結婚佳期聞在中秋，未知確否，果確，則一時之興尙望露沙能北來，共與其盛，未知如願否？

玲玉事仍未能解決，而兩方愛情則與日俱增，可憐！有限之精神，怎經如許消磨，玲玉爲此事殊苦，不知冥冥之運命將何以處之也！嗟！嗟！造化弄人！

最後一段，欲不言而不得不言，此即蔭然之事，雲自幼即受禮教之薰染。及長已成習慣，近聞外來傳言，又多誤會。以爲家庭強制，實則雲之自身願意，何能委責家庭，願露沙有以正之！至於蔚然處，亦望露沙隨時開導，雲誠不願陷入滋深且願終始以友誼相重，其他問題都非所願聞，咸則只得從此休矣！

思緒不寧，言失其序，不幸！不祖！不知無常之天道，伊於胡度也，此祝健康！

雲青

雲青寫完信後，就到姑媽家找表姊妹你談話去了。

四

露沙由京回到上海以後，和玲玉雖隔得不遠，仍是相見苦稀，每天除陪了母親兄嫂姊妹談話，就是獨坐書齋，看書念詩，這一天十時左右，郵差送信來，一共有五六封，有一封是梓青的信，內中道：——

『露沙吾友：

又一星期不接你的信了，我到家以來，只覺無聊，回想前些日子在京時。我到學校去找你，雖沒有一次不是相對無言，但精神上已覺有無限的安慰，現在並此面不能，悵惘何極！

我於無意中得交着你，又無意於短時間中交情深刻這步田地！這是最滿意的事，唉！露沙！這的是我們一線的生機！有無上的價值！

說到「人生不幸，」我是以爲然而不敢深思的，我們所理想的生活，並不是烏托邦，不可能的生活，都是人生應得的生活；若使我們能夠到應得的生活，雖不能兩我們完全滿意，聊且滿意，於不幸的人生中，我們也就勉強自足了！露沙，我連

這一層都不敢想到，更何敢提及根本的「人生不幸！」

你近來身體怎樣，務望自重，有工夫多來信吧！此祝

快樂！

梓青書

露沙接到信後，只感到華種淒傷，把那信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直到能背誦了，她還是不忍收起——這實在是她的常態，她生平喜思量，每逢接到朋友們的來信，總是這種情形——她悶悶不語，最後竟滴下淚來，本想即刻寫回信，恰巧蔚然來找，露沙才勉強拭乾眼淚，出來相見。

這時已是黃昏了，西方的豔陽餘輝，五射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折過來，正照在蔚然的臉上，微紅而黑的兩頰邊，似有淚痕，露沙很奇異的問道：『現在怎麼樣？』蔚然悽然說：『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天心縮惡劣，要想到西湖，或蘇州跑一次，又苦於走不開，人生真是乾燥極了！』露沙只嘆了一聲，彼此緘語約有五分鐘，蔚然才問露沙說道：『雲青有信嗎？……我寫了三封去，她都沒有回我，不知道怎樣，你若寫信時替我問問吧！』露沙說：『雲青前幾天有信來，她會叫我勸你另外打主意，她恐怕終久叫

你失望……她那個人作事十分感重，很可佩服，不過太把自己犧牲了！……你對到底怎樣呢？」蔚然道：『我對於她當然是始終如一，不過這事也並不是勉強得來的，她若不肯，當然作罷，但請她不要以此介介，始終保持從前的友誼好了』露沙說：『是呀這話我也和她談過，但是她說爲避嫌疑起見，她只得暫時和你疏遠，便是書信也擬暫時隔絕，費到你婚事已定後，再和你繼續前此友誼……我想雲青的心也算苦了。她對於你絕非無情，不過她爲了父母的意見，寧可犧牲她的一生幸福……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今年春假雲青，玲玉，宗瑩，蓮裳，我們五個人，在天津住着，有一天夜裏，正是月色花影互相厮併，紅浪碧波，掩映闌媚，那時候我們坐在草地上，密談衷心，也曾提起這話……雲青曾說對於你無論如何，終覺抱歉，因爲她固執的緣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創痕但是她也絕非木石，所以如此的原因，不願受人訾議罷了。後紫玲玉說：這也沒有什麼訾議，現在比不得從前，婚姻自由本是正理，有什麼忌諱呢？雲青當時似乎很受感動，就道：「好吧！我現在也不多管了。叫他去進行，能成也罷，不成也罷！我只能順事之自然，至於最後的奮鬥，我沒有如此大魅力——而且鬧起來，與家庭及個人部

覺得說來不好聽……當日我們的談話雖僅此而止，但她的態度可算得明瞭。我想你如果決心非她不可，你便可稍緩以待時機。」蔚然點頭道：「暫且不提好了。」

蔚然走後，玲玉恰好從蘇州來，邀露沙明天陪他到吳淞去接劍卿去，露沙就留她住在家裏，晚飯後閒談些時，便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才五點多鐘，玲玉就從睡中驚醒，悄悄下了牀，梳好了頭，這時露沙也起來了，她們都收拾好了，已經到六點半，因乘車到火車站，距開車才有十分鐘，忙忙買了車票，幸喜車上還有坐位，玲玉臉向車窗坐着，早晨豔陽射在她那淚紫色的依裙上，嬌美無比，襯她那似笑非笑的雙靨，好像濃綠叢中的紫羅蘭。露沙對她怔怔望着。好像在那過猜謎是的。玲玉回頭問道：「你想什麼？你這種精神，襯着一身雪帶的羅衣，直像那寶塔上的女石像呢！」露沙笑道：「算了吧！知道你今天興頭十足，何必打趣我呢？」玲玉被露沙說得不好意思了。仍回頭去，佯爲不理。

半點鐘過去了，火車已停在吳淞車站。她們下了車，到泊船碼頭打聽，那隻美國來的船，還有兩三個鐘頭才進口。她們便在海邊的長堤上坐下，那堤上長滿了碧綠的青草

海濤怒嘯，綠浪澎湃，但四面寂寥，除了草底的鳴蛩，抑抑悲歌外，再沒有其他的音響和怒浪駭濤相應和了。

兩點多鐘以後，她們又回到碼頭上。只見許多接客的人，已擠滿了，再往海面一看遠遠的一隻海船，開着慢車冉冉而來，玲玉叫道『船到了！船到了！』她們往前擠了半天，才站了一個地位，又等半天，那船才攏了岸，鼓掌的歡聲，和呼喚的笑聲，立刻充溢空際。玲玉只怔怔向船上望着，望來望去終不見劍卿的影子，十分徬徨。只等到許多人都下了船，才見劍卿提着小皮包，急急下船來，玲玉走向前去，輕輕叫道：『陳先生！』劍卿忙放下提包，握着玲玉的手道：『哦！玲玉！我真快活極了！你幾時來的？』那一位是你朋友嗎？……』玲玉說『是的！讓我給你介紹介紹。』因回道頭對我道：『這位是陳劍卿先生。』又向陳先生述：『這位是露沙女士，』彼此相見過。便到火車站上等車。玲玉問道：『陳先生的行李都安置了嗎？』劍卿道：『已都託付一位朋友了，我們便可一直到上海暢談竟日呢？』玲玉默默無言，低頭含笑，把一塊絹帕疊來疊去。露沙只聽劍卿縷述歐美的風俗人情，不久到了上海，露沙託故走了，玲玉和劍卿到吳淞

園去，到了晚上，玲玉仍回到露沙家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蘇州。

過了幾天，玲玉來一封信，邀露沙北上，這時候已經是八月的天氣，風涼露冷，花遍地，她們乘八月初三車北上，在路上玲玉告訴露沙，這次劍卿向她求婚，已經不能堅執了。現在已雙方求家庭的通過，露沙因問她劍卿離婚的手續已辦沒有？玲玉說：「據劍卿說：已不成問題，因為那個女子已經有信應充他，不過她的家人故意爲難，但婚姻本是兩方同意的結合，豈容第三者出來勉強，並且那個女子已經到英國留學去了。……不過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那個女子罷了！」露沙沉吟道：「你倒沒什麼對不住她。不過劍卿據什麼條件一定要和這女子離婚呢？」玲玉道：「因為他們定婚的時候，並不是直接的，其間曾經第三者的介紹，而那個介紹人又不忠實，後來被劍卿知道了，當時氣得要死，立刻寫信回來，要露家替他離婚，而他的家庭很頑固，去信責備了他一頓。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只有自己出馬。當時寫了一封信給那個女子，陳說利害。那個女子倒也明白，很爽快就答應了他。並且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家人，意思是說，婚姻大事，本應由兩個男女，自己作主，父母所不能強逼，現在劍卿既覺得和她不對，當然由他離

異，等語，不過她的家人，十分不快，一定不肯把訂婚的憑証退還，所以前此劍卿向我求婚，我都不肯答應。……但是這次他再三的哀求，我真無法了，只得答應了他，好在我們都有事業的安慰，對於這些事都可隨便。露沙點頭道：「人世的禍福正不可定，能遊嬉人間也未嘗不是上策呢？」

玲玉同露沙到北京之後就在中學裏担任些鐘點。這時她們已經都畢業了，雲青，宗瑩，露沙，玲玉，在北京，只有蓮裳到天津女學校教書去了。蓮裳在天津認識了一個姓張的青年，不久她們便發生了戀愛，在今年十月十號結婚，她們因約一同到天津去參與盛典。

蓮裳隨遇而安的天性，所以無論處什麼環境，他都覺得很快活。結婚這一天，她穿着天邊彩霞織就的裙衫，披着秋天白雲網成的軟綃，手裏捧着滿蓋着愛情的玫瑰花，低眉凝容，站在禮堂的中間，男女來賓有的嘖嘖讚好的批評她的衣飾，只有玲玉，宗瑩，雲青，露沙四個人，站在蓮裳的身傍，默默無言，彷彿蓮裳是勝利者當所有品，現在已被勝利者從她們手裏奪去一般，從此以後，往事便都不堪回憶，海濱的聯袂倩影，現在

已少了一個，月夜的花魂不能再聽見她們五個人一齊的歌聲，她們越思量越傷心，露沙更覺不能支持，不到禮完她便悄悄地走了。回到旅館裏傷感了半天，直至玲玉她們回來了，她兀自淚痕不乾，到第二天沙早便都回到北京了。

從天津回來以後，露沙的態度，更見消沈了。終日悶悶不語，玲玉和雲青常常勸她到公園散心去，露沙只是搖頭拒絕，人們每提到宗瑩，她便淚盈眼簾，悽楚萬狀！有一天晚上，月色如水，幽景絕勝。雲青打電話邀她家裏談話，她勉強打起精神，坐了車子不到一刻鐘就到了。這時雲青正在她家土山上一塊雲母石上坐着，露沙因也上了山，並肩坐在那塊長方石上，雲青說：「今夜月色正好。本打算約玲玉宗瑩我們四個人，清談竟夜，可恨劍卿和師旭把她們倆絆住了不能來——想想朋友真沒交頭，起初情感濃摯，真是相依爲命，到了結果，一個一個都風流雲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餘！偏不得我妹妹常笑我愚。我真是太相信人了！」露沙說：「世界上的事情，本來不過爾爾，相信人結果固然不免孤另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嘗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總而言之，求安慰於善變化的人類，終是不可靠的，我們還是早些覺悟，求慰於自己吧！」露沙說

完不停心酸，對月怔望，雲青也覺得十分悽楚。歇了半天，才嘆道：『從前玲玉老對我說：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那時我曾駁她這話不對，她還氣得哭了，現在怎麼樣呢？』露沙說：『何止玲玉如此？便是宗瑩最近還有信對我說：『十年以後同退隱於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話，若果都相信她們的話，我們的後遂只有失望而自殺罷了！』

她們直談到夜深更靜，仍不想睡。後來雲青的母親出來招呼她們去睡，她們才勉強去睡了。

露沙從失望的經驗裏，得到更孤僻的念頭，便是對於最信仰的梓青，也覺淡漠多了。這一天正是星期六，七點多鐘的時候，梓青打電話來邀她看電影，她竟拒絕不去，梓青覺得她的態度變得很奇怪。當時沒說什麼，第二天來了一封信道：

露沙！

我在世界上永遠是孤零的呵！人類真正太慘刻了！任我流澗了淚泉，任我紛碎了心肝，也沒有一個人肯爲我呀一聲可憐！更沒有人爲我灑一滴半滴的同情之淚！

便是我向日視為一線的光明，眼見得也灰暗淡無光了！唉！露沙！若果你肯明明白白告訴我：『前頭沒有路了！』那末我決不再向前多走一步，任這一錢不值的軀殼。隨萬丈飛瀑而去也好，併頹巖而同墮於千仞之深淵也好，到那時我一切顧不得了。就是殘苛的人類，如何地對待無助於我，我也只得任他了……唉，心亂不能更續，順祝

康健！

梓青

露沙看完這封信，心裏就像華弩齊發，痛不可微，伏在枕上嗚咽悲哭，一面自恨自己太怯弱了！人世的謎始終打不破，一面又覺得對不住梓青，使他傷感到這步田地，知情交戰，苦奮不休，但她天性本富於感情，至於平日故為曠達的主張，只不過一種無可如何的呻吟。到了這種關頭，自然仍要為情所勝了，況她生平主張精神的生活，她有一次給蓮裳一封信，裏頭有一段說：

『許多聰明人，都勸我說：『以後的地位和能力，在社會上很有發展的機會，爲什麼在緊自束呢？』這話出於好意者的口裏，我當然是感激他，但是一方我却不能不怪他

太不諒人了……若果人類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吃飯穿衣兩件事，那末我早就葬身狂浪怒濤裏了，豈有今日？我覺得宛轉因物，爲世所稱，倒不如行我所適，永垂罵名呢？乾枯的世界，除了精神上，不可制止情的慰安外，還有別的可滋生趣嗎？……

露沙的志趣，既然是如此，那末對於梓青十二分懇摯的態度，能不動心嗎？當時拭乾了淚痕，忙寫了一封信，安慰梓青道：——

『梓青！

你的信來，使我不忍卒讀！我自己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何忍再拉你同入旋窩？所以我兩次三番，想使你覺悟，捨了這九死一生的前途。另找生路，誰知你竟誤會我的意思，說出那些痛心話來！哀！我真無以對你呵！

我也知道世界最可寶貴，就是能彼此諒解的知己，我在世上混了二十餘年，不遇見你，固然是遺憾千古，既遇見你，也未嘗不是夙孽呢？……其實我生平是講精神生活的，形跡的關係有無，都不成問題，不過世人太苛毒了！對於我們這種的行徑，排斥不遺餘力，以爲這便是大逆不道，含沙射影，使人難堪，而我們又都是好

強的人，誰能忍此，因而我的態度常常若離若即，並非對你信不過，誰知竟使你增無限苦楚。唉！我除向你誠懇的求恕外，還有什麼話可說！願你自己保重吧！何苦自戕過甚呢？祝你

精神愉快！

露沙

梓青接到信後，又到學校去會露沙，見面時，露沙忽觸起前情，不禁心酸，淚水幾滴了下來，但怕青看見，故意轉過臉去，忍了半天，才慢慢擡起頭來，梓青見了這種神情，也覺十分淒楚，因此相對默默，一刻鐘裏一句話也沒有。後來還是露沙問道：「你才從家裏來嗎，這幾天蔚然有信沒有？」梓青答道：「我今天一早就出門找人去了。此刻從于農那裏來，蔚然有信給于農，我這里有兩三個禮拜沒接到他的信了。」露沙又問道：「蔚然的信說些什麼？」梓青道：「聽于農說，蔚然前兩個星期，接到雲青的信拒絕他的要求後。苦悶到積點了，每天只是拚命的喝酒，醉後必痛哭，事情更是不能做而他的家裏，因為只有他一個獨子，很希望早些結婚，因催促他向他方面進行，究竟麼麼樣還說不定呢？不過他精神的創傷也就夠了。……雲青那方面，你不能再想法疏通

嗎？

「這事真有些難辦，雲青又何嘗不苦痛？但她寧願眼淚向裏流，也絕不肯和父母說一句硬話。至於她的父母又不曾十分了解她，以為她既不提起，自然並不是非蔚然不嫁那末拿一般的眼光，來衡量蔚然這種沒有權術的人，自難入他們的眼，又怎麼知道雲青對她的人格十分信仰呢？我見這事，蔚然能放下，仍是放下吧！人壽幾何？容得多少麼折？

梓青聽見露沙的一席話，點頭道：「其實雲青也太懦弱了！她若肯稍微奮鬥一點，這事自可成功……若果她是堅持不肯，我想還是勸蔚然另外想法子吧！不然怎麼了呢？」說到這裏，便停頓住了。後來梓青又向露沙說：「……你的信我還沒覆你，……都是我對不住你，請你不要再想吧！」說到這里眼圈又紅了，露沙說：「不必再提了，總之不是冤家不對頭！……你明天若有工夫，打電話給我，我們或者出去玩，免得悶者」梓青道：「好！我明天打電話給你，現在不早了，我就走吧。」說着站起來走了，露沙送他到門口，又回學校看書去了。

宗瑩本來打算在中秋節結婚，因為預備來不及，現在改在年底人。而師旭彷彿是急不可待，每日下午都在宗瑩家裏直談到晚上十點，才肯回去，有時和宗瑩攜手於公園的蒼松蔭下，有時繼舞於北京飯店跳舞場裏，早把露沙和雲青諸人丟在腦後了。有時遇到宗瑩必縷縷述說某某夫人誰宴會，某某先生請看電影，簡直忙極了，把昔日所談的求學著書的話，一概收起，露沙見了她這種情形，更覺格格不入，有時覺得實在忍不住了，因苦笑對宗瑩說：「我希望你在快樂的時候，不要忘了你的前愆吧！」宗瑩聽了這話，似乎很能感動她。但她確不肯認識她自己的行動是改了前態，她必定說：「我每天下午還是念兩點鐘英文呢？」露沙不願多說，不過對於宗瑩的情感，一天淡似一天，從前一刻不離的態度，現在竟弄到兩三個星期不見面，縱見了面也是相對默默，甚至於更引起露沙的傷感。

宗瑩結婚的上一天晚上，露沙在她家裏坐下，宗瑩自己繡上一對枕頭，還差一點不會完工，露沙本不喜歡作這種瑣碎的事，但因為宗瑩的原故：勞力替她繡了兩個玫瑰花瓣，這一夜她們家裏的人忙極了，並且還來了許多親戚，來看她試妝的。露沙嫌煩，一

個人坐在她父親的書房，替她作枕頭。後來她父親走了進來，和她談話之間，曾嘆道：
「宗瑩真沒福氣呵！我替她找一個很好的丈夫她不要，哀！若果你們學校的人，有和那
個姓祝的結婚，真是幸福，不但學問好，而且手腕極靈敏，將來一定可以大闊的。……
她待宗瑩也不算薄了。誰想宗瑩竟看不上她！」露沙不好回答什麼，只是含笑唯諾而已
等了些時她父親出去了，宗瑩打發老媽子來請露沙吃飯，露沙放下針線，隨老媽子到了
堂屋，許多豔裝麗服的女客，早都坐在那裏，露沙對大家微微點頭招呼了，便和宗瑩坐
坐在一處。這時宗瑩收拾得額覆捲髮，凸凹如水上波紋，耳垂明瑤，燦爛與燈光爭耀，
身上穿着玫瑰紫緞袍，手上戴着訂婚的鑽石戒指，銳光四射，露沙對她不住的端相，覺
得宗瑩變了一個人，從前在學校時，彷彿是水上沙鷗，活潑清爽，今天却像籠裏鸚鵡，
毫無生氣，板板地坐在那道，任人凝視，任人取笑，他只低眉默默，隨着那些釵光鬢影
的女客們吃完飯，她母親來替她把結婚時要穿的禮服一齊換上。祖宗神位前面點起香燭
舖上一塊大紅氈子。叫人扶着宗瑩向上叩了三個頭。後來她的姑娘們，又把她父母請出
來，宗瑩也照樣叩了三個頭。其餘別的親戚們也會依次拜過。又把她扶到屋裏坐着。

露沙看了這種情形，好像宗瑩明天就是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宗瑩已經告一結束，又見她的父母都悽悽悲傷。更禁不住心酸，但人前不好落淚，仍舊獨自跑到書房去，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淚，後來客人都散了，宗瑩來找她去睡覺。她走進屋子，一言不發，忙忙脫了外頭衣服，上牀臉向裏睡下，宗瑩此時也覺得有些悽惶，也是一言不發的睡下，其實各有各的心事，這一夜何曾睡得着。第二天天才朦朧，露沙回過臉來，看見宗瑩已醒，她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瑩！從此大事定了！」說着涕淚交流，宗瑩也覺得從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話，十分傷心，不免伏枕嗚咽。後來還是露沙怕宗瑩的母親忌諱，忙忙勸住宗瑩。到七點鐘大家全都起來了，忙忙地收拾這個，尋找那個，亂個不休，到十二點鐘，迎親的軍樂已經來了。那種悲壯的聲調，更攪得人肝腸裂碎，露沙等宗瑩都裝飾好了，握着她的手說：「宗瑩！願你前途如意！我現在回去了，禮堂上沒什麼意思，我打算不去，等過兩天我再來看你吧！」宗瑩只低低應了一聲，眼圈已經紅潤了，露沙不敢回頭，一直走了。

露沙回到家裏，懨懨似病，飲食不進，悶悶睡了兩天，有一天早起家裏忽來了一紙

電報，說她母親病重，叫她即刻回去。露沙拿着電報，又急又怕，全身的血脈，差不多都凝注了，只覺寒戰難禁。打算立刻就走，但火車已開過了，只得等二天的早車，但這一下半天的光陰，真比一年還難挨，盼來盼去，太陽總不離椽頭，再一想這兩天一夜的旅程，不獨悽寂難當，更怕趕不上與慈母一面，疑怕到這里，心頭陣陣酸楚，早知如此，今年就不當北來。

好容易到了黃昏。宗瑩和雲青都聞信來安慰她，不過人到真正憂傷的時候，安慰決不生效果，並且相形化下，更觸起自己的傷心來。

夜深了，他們都回去，露沙獨自睡在床上，思前想後，記得她這次離家時。母親十分不願意，臨走的那天早起，還親自替她收拾東西，叮囑他早些回來，——如果有意外之變，將怎樣？她越思量越悽楚！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起，忽忽上了火車，蓮裳這時也在北京，她到車站送她，蓮裳惘然的神情，使露沙陡懷起，距此兩年前，那天正是夜月如水的時候，他到蓮裳家裏，問候母親的病，誰知那時她母親正斷了氣，蓮裳投在她懷裏，哀哀地哭道：『我從今以後沒有母親了！』呵！那時的悽苦，已足使她落淚聲

咽。今若不幸，也遭此境遇，將怎麼辦？覺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可憐，七歲時死了父親，全靠阿母保育教養，有缺憾的生命樹，才能長成到如今，現在不幸的消息，又臨到頭上……若果再沒有母親，伶仃的身世，還有什麼勇氣和性命的阻礙爭鬪呢？她越想越可怕，禁不住握着蓮裳的手，嗚咽痛哭。蓮裳見景傷情，也不免懷母陋淚，但她還極誠摯的安慰她說：「你不要傷心，伯母的病或者等你到家已經好了，也說不定……並且這一路上你獨自一個，更須自己保重，倘若急出病來，豈不更使伯母懸心嗎？」露沙這時却不過蓮裳的情，遂極力忍住悲聲。

後來雲青和永誠表姊都來了。露沙見了她們，更由不得傷心，想每回南旋的時候，雖說和她們總不免有惜別的意思，但因抱着極大的希望——依依於阿母肘下，同兄嫂姊妹等圍繞於阿母膝下前如何的快活？自然便把離愁淡忘了，旅程也不覺悽苦了。但這次回去，她總覺得前途極可怕，恨不得立時飛到阿母面前。而那可恨的火車，偏偏避遲不開，等了好久，才聽鈴響，送客的人紛紛下車，宗堯蓮裳她們也和她握手言別，她更覺自己伶仃得可憐，不免又流下淚來。

在車上只是昏昏懨懨好容易盼之天黑，又盼天亮，念到阿母病重，就如隨身深淵，混身起粟，淚落不止。

不久車子到了江邊，她獨自下了車，只覺混身疲軟，飄飄忽忽上了渡船，在江裏時江風尖利，她的神志略覺清爽，但望着那契騰的江浪，只覺到自己前途的孤零和驚怕，唉！上帝！若果這時明白指示她母親已經不在人間了，她一定要藉着這浪綴成的天梯去尋她的母親去……

過了江上了滬甯車，再有六七個鐘頭到家了，心裏似乎有些希望，但是驚懼的程度更加甚了，她想她到家時，或者阿母已經不能說話了，她心裏要怎樣的難受？……但她又想上帝或不至如此絕人——病是很平常的事，何至於一病不起呢？

那天的車豐偏又誤點了，到上海已經十二點半鐘，她急急坐上車奔回家去，離家門不遠了，而急迫和憂疑的程度，也逐層加增，只有極力噓氣，使她的呼吸不至壅塞。車子將轉灣了，家門可以遙遙望見，母親所住的屋子，樓窗緊閉，燈光全熄，再一看那兩扇黑門上，糊着雪白的喪紙，她這時一驚，只見眼前一黑，便昏暈在車上了，過了五分

鐘才清醒過來，等不得開門，她已失聲痛哭了，等到哥哥出來開門時，麻衣如雪，涕淚交下，她無力的撲在靈前，哀哀喚母，但是桐棺三寸，已隔人天。露沙在靈前哭了一夜第二天更不支，竟寒熱交作臥病一星期，才漸漸好了。

露沙在母親的靈前守了一個月，每天對着阿母的遺照痛哭，朋友們來函勸慰，更提起她的傷心。她想她自己現在更沒牽掛了，把從前朋友們寫的信，都從書箱裏拿出來，一封封看過，然後點起一把火燒了。覺得眼前空明，心底乾淨。並且決心任造物的播弄對於身體毫不保重，生死的關頭，已經打破。有一天夜裏她夢見她的母親來了，彷彿記起她母親已死，痛哭起來，自己從夢中驚醒，掀開帳子一看，星月依稀，四境悽寂，悄悄下了床，把電燈燃着，對着母親的照像又痛哭了一場。然後含淚寫了一封信給梓青道：——

『梓青！

可憐無父之兒復抱喪母之恨，蒼天何極，絕人至此——清夜桃燈，血淚沾襟矣！

人生朝露，而憂患偏多，自念身世，愴懶無限，阿母死後，益少生趣。沙非敢與造物者抗，特雨後梨花，不禁摧殘，後此作何結局，殊不可知耳！

目下喪事已完，友輩頻速北上，沙亦不願久居此地，蓋觸俗傷情，悲愁益不勝也！梓青來函，責以大義，高誼可感。唯沙經此折磨，灰冷之心，有無復燃之望，實不敢必。此後惟飄泊天涯，消沈以終身，誰復有心與利碌徵逐，隨世俗浮沉哉？望梓青勿復念我，好自努力可也。

沙已決明旦行矣。申江北樹，不堪回音，嗟呼，冥冥天道，安可論哉？……

露沙

露沙寫完信後，天已發亮。因把行李略略檢楚，她的哥哀妹妹都到車站送她。臨行淒涼，較昔更甚，大家洒淚而別。露沙到京時，雲青曾到車站接她。並且告訴她，宗瑩結婚後不到一個月，便患重病，現在住在醫院裏，露沙覺得人生真太無聊了！黃金時代已過，現在好像秋後草木，只有飄零罷了！

玲玉這時在上海，來信說半年以內就要結婚，露沙接信後，不像前此對於宗瑩蓮裳

那類動心了，只是淡淡寫了一封賀她成功的信，這時露沙昔日的朋友，一個個都星散了。北京只勝了一個雲青和久病的宗聲，至於孤雲和蘭馨，雖也在北京，但露沙輕易不和她見面，所以她最近的生活，除了每天到學校裏上課外，回來只有昏睡。她這時住在舅舅家裏，表妹們看見她這樣，都覺得很可憂的。想盡類方法，來安慰她，不但不能止她的愁，而且每一提起，她更要痛哭。她的表妹知道她和梓青極好恐怕能安慰她的只是他了，因給梓青寫一封信說：

「梓青先生：

我很冒昧給你寫信，你一定很奇怪吧？你知道我表姊近來的狀況怎樣嗎？她自從我姑母死後，更比從前沉默了！每天的枕頭上的淚痕，總是不乾的，我們再三的勸慰，終無益於事，而她的身體本來不好，那經得起此類的殷憂呢？你是她很好的朋友，能不能想個法子安慰她？我盼望你早些北來，或者可稍殺她的悲懷！

我們一家人，都爲她擔憂，因爲她向來對於人世，多抱悲觀，今更經此大故，難保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要說起她，也實在可憐，她自幼所遇見的事，

已經很使她感得世界的冷苛，現在母親又棄她而去，一個人四海飄泊，再有勇氣的人，也不禁要志餒心灰呵！你有方法轉移她的人生觀嗎？盼望得很，再談吧！此祝

康健！

露沙的表妹上

露沙這一天早起，覺得頭腦十分沉悶，因走到院子裏站了半晌，才要到屋裏去梳頭聽差的忽進來告訴她說：有一個姓朱的來訪，她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誰，走到宛廳，看見一個女子，面上微麻，但神情眼熱得很，好像見過似的，凝視了半天，才駭異問道：『你是心悟嗎？我們三年多不見了！……你從那里來？前些日子竹蓀有信來，說你出天花，很危險，現在都恢復了？』心悟愴然道：『人事真不可料，我想不到活到二十幾歲還免不了出這場天災，我早寫信給你，但我自病後心情灰冷，每逢提筆寫信，就要觸動我的傷感。人們都以我病好了，來稱賀我！其實能在那時死了，比這樣活着強得多呢？』露沙說：『災病是人生難免的，好了自然值得稱賀，你爲什麼得說這種短氣的話來？』心悟被露沙這麼一問，彷彿受了極大的刺激般，低頭哽咽，歇了半天，她才說：『我

這病已經斷送了我夢想的前途，還有什麼生趣？」露沙不明白她的意思，以為不過她一時的感觸，不願多說；因用別的話岔開，談了些江浙的風俗，心悟也就走了。

過了幾天，蘭馨來談，忽問露沙說：「你知道你那朋友朱心悟已經解除婚約了嗎？」

露沙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怪道那天她那樣情形呢？」蘭馨因問什麼情形，露沙把當日的談話告訴她。蘭馨嘆道：「作人真是苦多樂少，像心悟那樣好的人，竟落到這步田地？真算可憐！心悟前年和一個青年叫王文義的訂婚，兩個人感情極好，已經結婚有期，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來，病勢十分沉重，直病了四個多月才好。好了之後臉上便落了許多麻點，其實這也不算得什麼，偏偏心悟古怪心腸，她說：『男子娶妻，沒一個不講究容貌，王文義當日再三向她求婚，也不過因愛她的貌，現在貌既缺殘，還有什麼可說，王文義總不好意思，提出退婚的話，而他的家人已經有閒話了，與其結婚後使王文義不滿意，倒不如先自己退婚呢！』心悟這種的主張發表後，她的哥哥曾勸止她，無奈她執意不肯，無話只得照她的話辦了。王文義起初也不肯答應，後來經不起家人的勸告，也就答應了。離婚之後心悟雖然達到目的，但從此她便存心逃世，現在她哥哥姊妹

們都極力勸她，將來寫麼樣，還說一定呢？」蘭馨說完了，露沙道：「怎麼年來竟是這些使人傷心的消息呵！心悟從前扣我在中學同校時，是個極活潑勇氣的人，現在只落得這種結果，唉！前途茫茫，怎能不使人望而生畏！」不久蘭馨走了。露沙正要去心悟，郵差忽送來一封信，是梓青寄的。她拆開看道：

露沙！露沙！

你真忍決心自戕嗎？固然世界上的人都是殘忍的，但是你要想到被造物所播決的。不止你一個人呵，你總不愛惜自己，也當爲那同病的人，稍留餘地！你若絕弄而去，那同病者豈不更感孤零嗎？

露沙！我唯有自恨自傷，沒有能力使你減少悲懷，但是你曾應許我作你唯一的知己，那末你到極悲痛的時候，也累爲我設想，若果你竟自絕其生路，我的良心當受何種酷責？唉！露沙！在形式上，我固沒有資格來把孤寂的生活，變熱鬧了。而在精神上，我極誠懇的求你容納我，把我火熱的心魂，伴着你蕭條空漠的心田，使她開出燦爛生趣的花，我縱因此而受任必苦楚，都不覺悔的，露沙！你應允我

吧！

我到京已兩日，但事忙不能立時來會你，明天下午我一定到你家裏來，請你不要出去。別的面談，祝你快活！

梓青

露沙看過信後，不免又傷感了一番，但覺得梓青待她十分誠懇。心裏安慰許多。第二天梓青來看她，又勸她好些話，並拉她到公園散步，露沙十分感激她，因對梓青道：『我此後的歲月，只是爲你而生！』梓青極受感動，一方面覺得露沙引自己爲知己，是極榮幸的，但一方面想到那不如意的婚姻，又萬感叢集，明知若無這層阻礙，向露沙求婚，一定可操左券，現在竟不能。有一次她會向露沙微露要和她妻子離婚的意思，露沙悽然勸道：『身爲女子，已經不幸，若再被人離棄，還有生路嗎？況且因爲我的緣故，我更何心？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快，不但我自己的良心無以自容，就是你也有些過不去：：不過我們相知相諒，到這步田地；若言絕交，自然是矯情。好在我生平主張精神生活，我們雖無形式的結合，而兩心相印，已可得氣不少安慰。況且我是劫後餘灰，絕無心情，因結婚而委身他人，若果天不絕我們，我們能因相愛之故；在人類海

裏，翻起一堆巨浪，也足以自豪了！」梓青聽了這話，雖極相信露沙是出於真誠，但總覺得是美中不足，仍不免時時悵惘。

過了幾個月，蔚然從上海寄來一張紅帖，語她已與某女士訂婚了，這帖子一共是兩張，一張是請她轉寄給雲青的，雲青接到帖子以後，曾作了一首詩賀蔚然道：——

「燕語鶯歌，

不是贊美春光嬌好，

是賀你們好事成功了，

祝你們前途如花之燦爛，

謝你們釋了我的重擔。」

雲青自知到蔚然訂婚消息後，轉比從前覺得安適了，每天努力讀書，閒的時候，就陪着母親談話，或教弟妹識字，一切的交遊都謝絕了，便是露沙也不常見，有時到醫院看看宗瑩的病，宗瑩病後，不但身體孱弱，精神更加萎靡。她曾對露沙說：『我病若好了。一定極力行樂，人壽幾何？況且像找這場大病，不快也是僥倖？還有什對心和世裔

闕呢！露沙見她這種消沉只有悽楚，也沒什麼話可說。

過了半年宗瑩病雖好了，但已生了一個小孩子，更不能出來服務了，這時雲青全家要回南，雲青在北京教書，本不可回去，但因她的弟妹都在外國求學，母親在家無人侍奉，所以她決計回去。當臨走的前一天，露沙約她在公園話別，她們到公園時才七點鐘。露沙揀了海棠蔭下的一個茶座，邀雲青坐下。這時園裏遊人稀少，晨氣清新，一個小娃娃，披着滿肩架髮，穿着一件洋式水紅色的衣服，露出兩個雪白的膝蓋，沿着荷池，跑來跑去，後來蹲在草地上，採了一大堆狗尾巴草，隨身在碧綠的草上，低頭凝神編玩意。露沙對着她怔怔出神，雲青也仰頭向天上看雲望着，如此靜默了好久，雲青才說：『今天蘭馨原也說來的，怎麼還不見到？』露沙說：『時候還早，再等些時大概就來了。』……我們先談我們的吧！』雲青道：『我這次回去以後，不知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露沙說：『我總希望你暑假後再來！不然你一個人回到孤僻的家鄉，固然可以處世慮，伯生氣未免太消沈了！』雲青慘然道：『反正作人是消磨歲月，北京的情形如此，學校的生活也是如此，而且世途多難，我們又不慣與人爭逐，倒不如回到鄉下，還可以享

一點清閒之福，閃閃讀書也未嘗不是人生樂事！她說到這里，忽然頓住，想了一想又問露沙道：『你此後的計劃麼樣？』露沙道：『我想這一年以內，大約還是不離北京，一方面仍理我教員的生涯，一方面還想念點書，一年以後若有機會，打算到瑞士走走；總而言之，我現在是赤條條無牽掛了。作得好呢？無妨繼續下去；不好呢？到無路可走的時候，碧玉宮中，就是我的歸局了。』雲青聽了這話，露出很悲涼的神氣嘆道：『真想不到人事變幻到如此地步。兩年前我們都是極活潑的小孩子，現在嫁的嫁，走的走，再想一同在海邊上遊樂，真是作夢，現在蓮裳，玲玉，宗瑩都已有了結果，我們前途茫茫，還不知如何呢？……我大約總是為家庭犧牲了。』露沙插言道：『還不至如是吧！你縱有這心，你家人也未必容你如此，』雲青道：『那倒不成問題，只要我不點頭。他們也不能沒我怎樣。』露治道：『人生行樂罷了，也何必過於自苦！』雲青道『我並不是自苦……不過我既已經過一番磨折，對於情愛的路途，已覺可怕，還有什麼興趣再另外作起？……昨天我到叔叔家裏，她曾勸我研究佛經，我覺得很好，將來回家鄉後，一切交遊都把她謝絕，只一心一意讀書自娛，至於外面的事，一概不願聞問。若果

你們到南方的時候，有興來找我，我們便可在堤邊垂釣，月下吹簫，享受清雅的樂趣，若有興致，作些詩歌，不求人知，只圖自娛，至於對社會的貢獻，也只看機會許我否，一時尚且不能決定。」

她們正談到這裏，蘭馨來了，大家又重新入座，蘭馨說：「我今天早起頭昏，所以來遲！你們談些什麼。」雲青說：「反正不過說些牢騷悲抑的話。」蘭馨道：「本來世界上就沒有不牢騷的人，何怪人們愛說牢騷話！……但是我比你們牢騷呢！你知道嗎？我昨天又和孤雲生了一大場氣。孤雲的脾氣真算古怪透了，幸虧是我的性子，處處俯就她，才能維持這三年半的交誼，若是要見露沙，恐怕早就和她絕交了！」雲青道：「你們昨天到底爲什麼事生氣呢？」蘭馨嘆道：「提起來又可笑又可氣，昨天我有一個親戚，從南邊來，我請她到館子裏吃飯，我就打電話避孤雲來，因爲我這親戚，和孤雲家裏也有來往，並且孤雲上次回南時也曾會過她，所以我就邀她來，誰知她在電話裏冷冷地道：「我一個人不高興跑那麼遠去。」其實她家住在東城，到西城來也並不遠，不過半點鐘就到了！——我就說：「那末我來找你一同去吧！」她也答應了，後來我巴巴

從西城跑到東城，陪她一齊來，我待她也沒有什麼對不住她了。誰知我到了她家，她仍是作出十分不耐煩的樣子說：「這怪熱的天我真懶出去。」我說：「今天還不大熱，好在路並不十分遠，一刻就到了。」她聽了這話才和我一同走了，到了飯館，她只低頭看她小說，問她吃什麼菜，她繃着眉頭道：「隨便你們挑吧，那末我就挑了，吃完飯後，我們約好一齊到公園去，到了公園我們正在談笑，她忽然板起臉來說：『我不耐煩在這里老坐着，我要回去，你們在這里暢談吧！』說完就立刻喊着『洋車！洋車！』我那親戚看見她這副神氣，很不好過，就說：『時候也不早了，我們一齊回去吧。』孤雲說：『不必！你們談得這麼高興，何必也回去呢？』我當時心裏十分難過，覺得很對不住我那親戚，使人家如此的難堪！……：一面又覺得我真不值！我自和她交往以來，不知陪却多少小心！在我不過覺得朋友要好，就當全濟全終……：並且我的脾氣，和人好了就不願和人壞，她一點不肯原諒我。我想真是痛心！當時我不好發作，只得忍氣吞聲把她招呼上車，別了我那親戚，回學校去，這一夜我簡直不曾睡覺，想起來就覺傷心，『她說到這里，又對露沙說：『我真信你說的話，求人諒解是不容易的事！我爲她不知

精神受多少痛楚呢！」

雲青道：「想不到孤雲竟怪僻到這步田地？」露沙道：「其實這種朋友絕交了也罷……一個人最難堪的是強不合而爲合，你們這種的勉強維持，兩方都感苦痛，究竟何苦來？」

蘭馨沉思半天道：「我從此也要學露沙了……！不管人們怎麼樣，我只求我心之所適，再不輕易交朋友了，雲青走後可談的人，除了你（向露沙說）也沒有別人，我倒要關起門來，求慰安於文字中。與人們交接，真是苦多樂少呢？」雲青說：「世事本來是如此，無論什麼事，想到究竟都是沒意思的。」

她們說到這里，看看時候已不早，因一齊到來今雨軒吃飯，飯後雲青回家。收拾行裝，露沙，蘭馨和她約好了，第二天下午三點鐘車站見面，也就回去了。

雲青走後，露沙更覺得無聊，幸喜這時梓青尙在北京。到苦悶時，或者打電話約他來談，或者一同出去看電影。這時學校已放了暑假，露沙更閒了，和梓青見面的機會很多，外面好造謠言的人，就說她和梓青不久要結婚，並且說露沙的前途好危險。這話傳

到露沙耳裏，十分不快。因寫一封信給梓青說：——

『梓青！

吾輩夙以坦白自勉，結果竟爲人所疑，黑白倒置，能無悵悵！其實此未濟非我輩自苦，何必過尊重不負責任之人言，使彼喜含毒噴人者，得逞其技倆，弄其狡獪哉？

沙履世未久，而懷懼已深！覺人心險惡，甚於蛇蝎！地球雖大，竟無我輩容身之地，欲求自全，只有去此濁世，同歸於極樂世界耳！唉！傷哉！

沙連日心緒惡劣，蓋人言嘖嘖；愛之難堪！不知梓青亦有所聞否？世途多艱，吾輩將奈何。沙怯懦勝人，何況刺激頻仍，脆弱之心房，有不堪更受驚震之憂矣！

梓青其何以慰我？臨楮悽惶，不盡欲言，順祝

康健！

露沙上

梓青接到信後，除了極力安慰露沙外，亦無法制止人言，過了幾個月，梓青因友人
之約，將要離開北京，但是他
不願拋下露沙一個人，所以當未曾應招之前，和露沙商量

了好幾次，露沙最初聽見他要走，不免覺得悵悵，當時和梓青默對半點鐘之久，也不會說出一句話來，後來回到家裏，獨自沉沉想了一夜，覺得渾不叫梓青去，與他將來發展的機會，未免有礙，而且也對不起社會，想到這裏，一種激壯之情潮湧於心，第二天梓青來，露沙對他說：『你到南邊去的事情，你就決定了吧！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可以施展你生平的抱負。……至於我們暫時的分別，很算不了什麼，況我們的愛情也當有所寄託，若徒徒相守，不但日久生厭，而且也不是我們的夙心。』梓青聽了這話，仍是猶疑不決道：『再說吧！能不去我還是不去。』露沙道：『你若不去，你就未免太不諒解我了』說着悽然欲泣，梓青這才說：『我去就是了！你不要難受吧！』露沙這才轉悲爲喜和他談些別後怎樣消遣，並約年假時梓青到北京來。他們直談到日暮才別。

雲青回家以後曾來信告訴露沙，他近來生活十分清靜，並且已開始研究佛經了，出世之想較前更甚，將來當買田造廬於山清水秀的地方，侍奉老母，教導弟妹十分快樂。露沙聽見這個消息，也很覺得喜慰，不過想到雲青所以能達到這種的目的，因為她有母親，得把全副的心情，都寄託在母親的愛裏，若果也像自己這樣漂零的身世，……：便

怎麼樣？她想到這里不禁又傷感起來。

有一天露沙正在書房，看茶花女遇事，忽接到雲青的來信裏頭附着一篇小說：露沙打開一看，見題目是消沈的夜，其內容是：——

只見慘綠色的光華，充滿着寂寞的小園，西北角的榕樹上，宿那啼血的杜鵑，悽悽哀鳴，樹蔭下坐着個年約二十四的女凝，凝神仰首，那時正是暮春時節，落花亂瓣，在清光下飛舞，微風吹縐了一池的碧水，那女郎沉默了半晌，忽輕輕嘆了一口氣，把身上的花瓣輕輕拂拭了，走到池旁，照見自己削瘦的容顏，不覺吃了一驚，暗暗嘆道：「原來已憔悴到這步田地！」她如悲如怨，倚着池旁的樹幹出神，迷忽間，彷彿看見一個似曾相識的青年，對她苦笑，似乎說：「我赤裸裸的心，已經被你拿去了，現在你竟愚弄了我！唉！」那女郎這時心裏一痛，睜眼一看，原來不是什麼青年，只是那兩竿翠竹臨風搖擺罷了。

這時月色已到中天，春寒兀自威凌逼人，她便慢慢踱進屋裏去了，屋裏的月光，一樣的清涼如水，她便擁衾睡下，朦朧之間，只見一個女子，身披白絹，含邊對她招手，

她便跟了去，走到一所樓房前，樓下屋窗內，燈光亮極，她細看屋裏，有一個青年的女子，背着燈而坐，手裏正拿着一本書，側首凝神，好像聽她旁邊坐着的男子講什麼似的。她看那男子面容極熟，就是那個瘦削身材的青年，她不免將耳頭靠在窗上細聽，只聽那男子說：「……我早應當告訴你，我和那個女子交情的始末，她行止很端莊，性情很溫和，若果不是因為她家庭的固執，我們一定可以結婚了。……不過現在已是過去的事，我述說愛她的事實，你當不至怒我吧！」那青年說到這裏，回頭望着那女子，只見那女子含笑無言……歇了半晌那女子才說：「我到不怒你向我述說愛她的事實，我只怒你爲什麼不始終愛她呢？」那青年似露着悲涼的神情說：「事實上我固然不能永遠愛她，但在我的心象裏，却始終沒有忘了她呢？……」她聽到這裏，忽然想起那人，便是從前向她求婚的人，他所說女子，就是自己，不覺想起往事，心裏不免悽楚，因掩面悲泣，忽見剛才引她來的白衣女郎，又來叫她道：「已往的事，悲傷無益，但你要知道許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這魔高剝奪了！你看那不是他又來了！」她忙忙向那白衣女郎手指的地方看去，果見有一個青面巨牙的惡鬼，戴着金碧輝煌的金冠。她看到這裏，

心裏一驚就醒了，原來是個夢，而自己正睡在牀上。着消沉的夜已經將要完結了，東方已經發出青白色了。」

露沙看完雲青這篇小說，知道她對蔚然仍未能忘情，不禁爲她傷感，悶悶枯坐無心讀書，後來蘭馨來了。才把這事忘懷，蘭馨告訴她年假要回南，問露沙去不去，露沙本和梓青約好，叫梓青年假北來，最近梓青有一封信說他事情太忙，一時放不下，希望露沙南來，因此露沙就答應蘭馨，和她一同南去。

到南方後，露沙回家，到父母的墳上祭掃一番，和兄妹盤桓幾天，就到蘇州看玲玉。玲玉的小家庭收拾得很好，露沙在她家裏住了一星期，後來梓青來找她，因又回到上海。

有一天下午露沙和梓青在靜安寺路一帶散步，梓青對露沙說：「我有一件要事和你商量，不知肯答我不？」露沙說：「你先說來再商量好了。」梓青說：「我們的事業，正在發創之始，必要每個同仁集全力去作，才有成熟的希望，而我這半年試驗的結果，覺得能實心踢地作事的時候很少，這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懸懷於你……所以我想，

我們總得想一個解決我們根本問題的方法，然後才能談到前途的事業，露沙聽了這話呻吟無言……，最後只說一句：『我們從長計議罷！』梓青也不往下說去，不久他們回去了。

過了幾個月，雲青忽接到露沙一封信道：

『雲青！

別後音書苦稀，只緣心緒無聊，握管益增悵惘耳，前接來函，藉悉雲青鄉居清適，欣慰無狀！沙自客躋南旋，依舊愁怨日多，歡樂時少，蓋飄萍無根，正未知來日作何結局也！時晤梓青，亦鬱鬱不勝，唯沙生性爽宕，明知世路險峻，前途多難而不甘躑躅岐路，抑鬱瘦死。前與梓青計劃竟日，幸已得解決之策，今爲雲青陳之。

曩在原華沙不曾與雲青言乎，梓青與沙之情愛，成熟已久，若環境順適，早賦于飛矣，乃終因世俗之梗，夙願莫遂！沙與梓青非不能剩除身邊阻碍，樹神聖情愛之旗幟，特人類殘苛已極，其毒燄足逼人至死！是可懼耳！

日前曾與梓青，同至吾輩昔遊之地，碧浪滔滔，風響悽悽，景色猶是，而人事已非，悵望舊遊，都作雨後梨花之飄零，不禁酸淚沾襟矣！

吾輩於海濱徘徊竟日，終相得一佳地，左繞白玉之洞，右臨清溪之流，中構小屋數間，足爲吾輩退休之所，目下已備價購妥，只待鳩工造廬，建成之日，即吾輩努力事業之始。吾輩則志不在斯，唯欲於此中留一愛情之紀念品，以慰此乾枯之人生，如果克成，當攜手言旋，同道遙於海濱精廬，如終失敗，則於月光臨望之夜，同赴碧流，隨三閩大夫遊耳。今行有期矣，悠悠之命運，誠難預期，設吾輩卒不歸，則當留此廬以饗故人之失意者。

宗瑩，玲玉，蓮裳諸友，不另作書，幸雲青爲我達之。此牘或即沙之絕筆，蓋事若不成，沙亦無心更勞楮墨以傷子之心也！臨書悽楚，不知所云，諸維珍重不宣！

露沙書

雲青接到信後，不知是悲是愁，但覺世界上事情的結局，都極慘淡，那眼淚使不禁

奪眶而出。當時就把露沙的信，抄了三份，寄給玲玉，宗瑩，蓮裳，過了一年，玲玉邀雲青到西湖避暑。秋天的時候，她們便繞道，到從前舊遊的海濱，果然看見一所很精緻的房子，門額上寫着『海濱故人』四個字，不禁觸景傷情，想起露沙已一年不通音信了，到底也不知道是成是敗，屋邇人遠，徒深馳想，苟果竟不歸來，留下這所房子，任人憑弔，也就太覺多事了！

她們在屋前屋後徘徊了半天，直到海上雲霧罩滿，天空星光閃爍，才灑淚而歸，臨去的一霎雲青兀自嘆道：『海濱故人！也不知何時才賦歸來呵！』

或人的悲哀

親愛的朋友NY：

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前天你走後，我獨自坐在窗前玫瑰花叢前面，那時太陽才下山，餘輝還燦爛地射着我的眼睛，我的心臟的跳躍很利害，我不敢多想甚麼，只是注意那玫瑰花，嬌豔的色采，和清潤的香氣，這時風漸大了，於我的病體不能適宜，媿姊在門口招呼我進去呢。

我到屋裏，仍舊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張軟布椅上，壁上的相片，一張張在我心慕上跳躍着，過去的一件一事情，也湧到我潔白的心慕上來，哀！KY已經過去的，是事情的形式，那深刻的，使人酸楚的味道，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滲在我的血液

中，回憶着便不免要飲泣！

第一次，使我懺悔的事情，就是我們在紫藤花架下，那幾張石頭椅子上坐着，你和我印談人生研究的問題，你那時很鄭重的說：『人生那裏有究竟！一切的事情，都不過

像演戲一般。誰不是塗粉墨；戴着假面具上場呢？……『後來你又說：』梅生和昭仁她們一場定婚，又一場離的事情，簡直更是告訴我們說：人事的作戲，就是神聖的愛情也是靠不住的，起初大家十分戀愛的定婚，後來大家又十分憎惡的離起婚來。一切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心印聽了你的話，她便決絕的說：』我們遊戲人間吧！』我當時雖然沒有開口，給你們一種明白的表示，但是我心裏更決絕的，和心印一樣，要從此遊戲人間了！

從那天以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態度，把從前冷靜考慮的心思，都收起來，只一味的放蕩着，——好像沒有目的地的船，在海洋中飄泊，無論遇到怎麼大的難事，我總是任我那時情感的自然，喜怒笑罵都無忌憚了！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冷清清的書房裏，忽然張升送進一封信來，是叔和來的。他說：他現在很悶，要我這裏談談，問我有工夫沒有，我那時毫不用考慮，就回了他一封信說：『我正冷清得苦，你來很好！不久叔和和真來了，我們隨意的談話，竟銷磨了四點多鐘光陰；後來他走了，我心裏忽然一動，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恐怕有些太欠考

慮吧？……、但是已經過去了！況且我是遊戲人間呢！我轉念到這裏，也就安貼了。

誰知自從這一天以後，叔和便天天寫信給我，起初不過談些學術上的問題，我也以為奇，有來必回，最後他忽然來了一封信說：『我對於你實在是十三分的愛慕；現在我和吟雪的婚事，已經取消了，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KY，別人不知道我的爲人，你總該知道的！我生平最恨見異思遷的人，況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緣，總算是朋友，誰能作此種不可思議的事呢？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痛痛地拓絕他了。但是他仍然糾纏不清，常常以自殺來威脅我，使我脆弱的心靈，受了非常的打擊！每天裏，寸腸九廻，既恨人生多罪惡！又悔自家太孟浪！哀！KY，我失眠的病，就因此而起了！現在更蔓延到心臟了，昨天醫生用聽筒聽了聽，他說很要小心節慮少思，或者可以望好，哀！KY，這種種色色的事情，怎能使我不思呢？

明天打算搬到婦嬰醫院去，以後來信，就寄到那邊第二層樓十五號房間，寫得乏了再談吧！

親愛的KY：

我報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我的心臟病，已漸漸好了！失眠也比從前減輕，從前每一天夜裏，至多祇睡到三四個鐘頭，就不能再睡了。現在居然能睡到六個鐘頭，我自己真覺得歡喜，想你也一定要爲我額手稱賀！是不是？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這醫院裏，有一個看護劉女士，是一個最篤信宗教的人，她每天從下午兩點鐘以後，便來看護我，她爲人十分和藹，她常常勸我信教，我起初很不以爲然，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真理的發現，不過現在我却有些和信了！因爲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尋不到，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或者在生的歲月裏，不至於過分的痛苦！

昨天夜裏，月色十分清明，我把屋裏的電燈擰滅了，看那皎潔的月光，慢慢透進我的屋裏來，劉女士穿的一身白衣服，跪在床前低聲的禱祝，一種懇切的聲韻，直透過我的耳膜，深深地候進我的心裏，我此時忽感一種不可思議的刺激，我覺得月光帶進神秘的色采來，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我這時雖不敢確定宇宙間有神，然而我却相信，在眼

睛能看見的世界以外，一定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了。

我這一夜，幾乎沒閉眼，怔怔想了一夜，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不過我這時徬徨的心神好像有了歸宿，下午睡了一覺，現在已經覺得十分痊愈了！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這麼快，他說：若以此種比例推下去——沒有變動，再有三四天，便可出院了。

今天心印來看我一次，她近來顏色很不好！不知道有甚麼病，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大約她現在徬徨歧路，必定很苦！

你昨天叫人送來的一束蘭花，今天還很有生氣，這時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陽，更顯得精神百倍，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這花一樣燦爛！再談，祝你康健！

亞俠 七月六日

K Y 吾友：

我現在真要預備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因為自從病後便不耐幽居，聽說蓬萊的風景絕佳，我去散散心。大約病更可以除根了。

我希望你明天能來，因為我打算後天早車到天津乘長沙丸東渡，在這裏的朋友，除

了你，和心印以外，還有文生，明天我們四個人，在我家裏暢叙一下罷！我這一走，大約總要半年才能回來呢！

你明天來的時候，請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給你看到的那封心印的信帶了來，她那邊有一個問題——『名利的代價是什麼？』我當時心間很煩，沒有詳細的回答她，打算明天見面時，我們四個人討論一個結果出來，不過這問題，又是和『人生究竟的問題』差不多恐怕結果，又是悲的多，樂的少，哀！何苦呵！我們這些人，總是不能安於現在，求究竟，——這於人類的思想，固然有進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但望明天的討論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滿就好了！

我現在屋子裏亂得不成樣子，箱子裏的東西亂七八糟堆了一床，我理得實在心煩，所以跑到外書房裏來，給你們寫信，使我的眼睛不看見，心就不煩了！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件事了。

BY！你記得前些日子，我們看見一個盲詩人的作品，他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人們，但是夜，却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

全生活，廣大利驚異指示給人們，白晝指示給人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黑暗的污穢，夜却能把無限的宇宙指示給人們，那裏有笑美麗的女神，唱着甜美的歌，溫美的雲，織成潔白的地氈，星兒和月兒，周隨着低低地唱，輕輕地舞。『這些美麗的東西，豈是我們眼睛所能領略得到的呢？』KY我寧願作一個瞎子啦！倘若我真是個瞎子，那些可厭的雜亂的東西，再不會到我心幣上來了。但是不幸！我實在不是個瞎子，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迹了！

任筆寫來，不知說些什麼，好了！別的話留着明天面談吧！

亞俠 九月二日

KY呵！

絲絲的細細敲着窗子，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海天遼闊，四顧蒼茫，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這時正是開船的第二天早晨。

前夜，那所灰色牆的精緻小房子裏的四個人，握着手談着天，何等的快樂？現在我是離你們，一秒比一秒遠了！哀！爲什麼別離竟這樣苦！

我記得；分別的那一天晚上，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說：『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水流過去了，不能再回來？歲月跑過去了，也不能再回來！希望亞俠不要和碧水時光一樣，早去早回阿。』KY，這話真使我感動，禁不住哭了！

你們送我上船，聽見汽笛嗚咽悲鳴着，你們便不忍再看我，忍着淚，急急轉過頭去了，我呢？怔立在甲板上，不住的對你們；望你們以爲我看不見你們了，用手帕拭淚，偷眼往我這邊看。咳！KY這不過是小別，便這樣難堪，以後的事情，可以設想嗎？

『名利的代價是什麼？』心印的答案：是『愁苦勞碌。』你却說：『是人生生命的波動；若果沒有這個波動。世界將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你們的話在我心裏；起伏不定的波頭，在我眼底：我是浮沉在這波動之上，我一生所得的代價，只是愁苦勞碌。哀！KY！我心徬徨得很阿！往那條路上去呢……我還是遊戲人間吧！

今天沒有什麼風浪，船很平穩，下午雨漸漸的住了，露出流丹般的采霞，罩着炊烟般的軟霧，前面孤島隱約，彷彿一隻水鴉伏在那裏，海水是深碧的，浪花湧起，好像田田荷叢中窺人的睡蓮。我坐在甲板上一張舊了的藤椅裏，看海潮浩浩蕩蕩，翻騰奔掀：

心裏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人生的真象，大約就是如此了。

再有三天，就可到神戶；一星期後可到東京，到東京住什麼地方，現在還沒有定，不過你們的信，可寄到早稻田大學我哥哥那裏好了。

我的失眠症，和心臟病，昨日夜裏又有些發作，大約是因為勢碌太過的緣故，今夜風平浪靜，當得一好睡！

現在已經黃昏了。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海水參紅日映成紫色，波浪被餘輝射成銀花，光華燦爛，你若是到了這裏，大概又要喜歡手舞足蹈了！晚飯的鈴響了，我吃飯去，再談！

KY
阿！

亞俠九月五日

我現在不幸又病了，仍舊失眠，心臟跳動，和在京時候的程度差不多，前三天搬進松井醫院，作客的人病了，除了哥哥的慰問外，還有誰來看視呢，況且我的病又是失眠夜裏睡不着，兩隻眼看見的，是桌子上的許多藥瓶，藥末的紙包，和那似睡非睡的電燈

燈上罩着深綠色的圍子，——醫生恐光線太强，於病體不適的緣故。——四圍的空氣，十分消沉，暗淡。耳朵所聽見的，是那些病人無力的呻吟；悽切的呼喚，有時還夾着隱隱地哭聲！

KY，我彷彿已經明白死是什麼了！我回想在北京婦嬰醫院的時候看護婦劉女士告訴我的話了；她說：『生的時候，作了好事，死後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那里是永久的樂園，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愁容，也沒有一個人掉眼淚！』KY，我並不是信宗數的人，但是我在精神徬徨無着處的時候，我不能不尋出信仰的對象來：所以我健全的時候，我只在人間尋道路，我病痛的時候，便要在人間之外的世界，尋新境界了。

這幾天，我一閉眼，便有一個美麗的花園。——意象所造成的花園，立在我面前，比較人間無論那一處都美滿得多；我現在只求死，好像比生要樂得多呢！

人間實在是虛偽得可怕！孫成和繼梓——也是在東京認識的，我哥哥的同學；他們兩個爲了我這個不相干的人，互相忌猜，互相傾軋，有一次，恰巧他們兩人，不約而同的都到醫院來看我，兩個人見面之後，那種嫉妒仇親的樣子，竟使我失驚KY！我這時

才恍然明白了！人類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並且他們要是歡喜什麼東西，便要據那件東西爲己有！

哀！我和他們兩個，只是淺薄的友誼，那裏想到他們的貪心，如此利害！竟要作成套子，把我束住呢？KY！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我的人生觀你是明白的，我對於我的生，是非常厭惡的！我對於世界，也是非常輕視的，不過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記法不虛此生！我對於人類，抽象的概念，是覺得可愛的，但對於每一個人，我終覺得是可厭的他們天天送鮮花來，送糖果來，我因爲人與人必有交際，對於他們的友誼，我不能不感謝他們！但是照現在看起來，他們對於我，不能說不是另有作用阿！

KY，你記得，前年夏天，我們在萬牲園的那個池子旁邊釣魚，買了一塊肉，那時你會對我說：『亞俠！作人也和作魚一樣，人對付人，也和對付魚一樣！我們要釣魚，拿他甘心，我們不能不光用肉，去引誘他，他要想吃肉，就不免要爲我們所甘心了！』這話我現在想起來，實在佩服你的見識，我現在是被釣的魚，他們是要搶着釣我的漁夫

KY，人與人的交際不過如此阿！

心印昨天有信來，說她現在十分苦悶，智與情常常起劇烈的戰爭！智戰勝了，便要沈於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難回！情戰勝了，便要沈淪於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她現在大有自殺的傾向，她這封信，使我威觸很深！KY，我們四個人，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氣奮鬥外，心印你我三個人，困頓得真苦阿！

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我想了便要寫出來給你看，好像二十年來，茹苦含辛的生活都可以在我給你的信裏尋出來。

KY，奇怪得很！我自從六月間病後，我便覺得我這病是不能好的，所以我有一次和你說，希望你，把我從病時，給你的信，要特別留意保存起來。……怕是死不死，現在我自己還不知道，隨意說說，你不要因此悲傷吧！有工夫多來信，再談，祝你快樂！

亞俠

KY：

讀你昨天的來信，實在叫我不忍！你爲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竟悲傷了幾天！KY，我實在感激你！但是你也太想不開了！這世界不過是個寄旅，不只我要回去，便

是你，心印，文生——無論誰？遲早都是要回去的阿！我現在若果死了，不過太早一點，所以你對於我的話，十分痛心！那你何妨，想我現在是已經百歲的人，我便是死了，也是不可逃數的，那也就沒什麼可傷心了！

這地方，實在不能久住了！這裏的人，和我的隔膜更深，他們站在橋那邊，我站在橋這邊；要想握手是很難的，我現在決定回國了！

昨天醫生來說；我的病很危險！若果不能摒除思慮，恐怕沒有好的希望！我自己也是這樣想，所以我不能不即作歸計了！我的姑媽在杭州住，我打算到她家去，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治療我的沉痾，我們見面，大約又要遲些日子了。

昨夜我因不能睡，醫生不許我看書，我更加思前後的睡不着，後來我把我的日記本拿來偷讀，當時我的感觸，和回憶的熱度，都非常利害，我願不得我的病了！我起來把筆作書，但是寫來寫去，都寫不上三四個字，便寫不下去了，因又放下筆，把日記本打開細讀，讀到三月十日，我給心印的信上面，有幾首詩說：——

不過浮是在太空的行雲，

一陣風便把我吹散了，

還用得着思前想後嗎？」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

苦悶眼淚，

永遠不會從我的心裏流出來呵。

這一首詩可以爲我矛盾的心理寫照；我一方說不想什麼，一方却不能不想什麼，我的眼淚便從此流不盡了！這種矛盾的心理，最近更利害，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一方面我又希望死，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病得利害的時候，我又懼怕死神，果真來臨！

KY 阿！死活的謎，我始終猜不透，祇有憑造物主的支配罷了！

我的行期，大約是三天以內，我在路上，或者還有信給你。

現在天氣漸漸冷了。長途跋涉，誠知不宜，我哥哥也曾阻止我，留我到了春天再走。但是KY！我心裏的秘密，誰能知道呢？

況且我的病，能好不能好，我自己毫無把握！我固然是厭惡人間，但是我活了二十餘年，我究竟是個人，不能沒有人類的感情，我還有母親，我還有兄嫂，他們和我相處很久，我要走了，也因該和他們辭別，我所以等不到春天，就要趕回來！

我到杭州住一個禮拜，就到上海去，若果那時病好了，甚到北京和你們一會。

我從五點鐘，給你寫信，現在天已大亮了！醫生要來，我怕他責備我，就此擱筆吧！

親愛的KY：

我離東京的時候，接到你的一封信，當時忙於整理行裝，沒有覆你，現在我到杭州了。我姑媽的屋子，正在湖邊，是一所很精緻的小樓；推開樓窗，全湖的景色，都收入腦海，我病疲之身，受此自然的美麗的沐浴，覺得振刷不少！

湖上天氣的變幻，非常奇異，我昨天到這裏，安頓好行李，我便在這窗前的藤椅上坐下，我看見湖上的霧，很快——大約五分鐘的工夫，便密密霧起，四圍的山，都慢慢地模糊了。跟着淅淅瀝瀝的雨點往上洒，遊湖的小船，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盪，但是不

利半點鐘，雨住雲散，天空飛翔着鮮紅的彩霞，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來。山潤裏的白雲，隨風嫵娜，真是如畫境般的湖山，我好像作了畫中的無愁童子，我的病似乎好了許多。

我姑媽家裏的表兄，名叫劍楚的，我們本來是幼年的伴侶；但是隔了五六年不見，大家都覺得生疏了！這時他已經有一個小該子，他的神氣，自然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不過我苦悶的時候，還是和他談談說說覺得好些！（十二月十日寫到此）

KY！我寫這封信的一半，我的病又變了！所以直遲了五天，纔能繼續着寫下去，
唉！KY！你知道惡消息又傳來了！

我給你寫信的那天晚上——我纔寫上了半段，劍楚來找我，他說：『唯逸已於昨晚死了！』唉！KY！這是什麼消息？你回想一年前，我和你說唯逸的事情，你能不默然嗎？唯逸他是極有勇氣的青年，但是他因為失了感情的慰藉，他竟抑抑病了，昨晚竟至於死了。

我失眠兩天了！昨天還吐了幾口血，現在疲乏得很！不知道還能給你幾封信阿！

亞俠伏枕書十二月二十五日

KY 親愛的朋友：

在這一個星期裏，我接到你兩封信，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但是我病了，不能回你們！

唉！KY！我想不到，我已經不能回上海了！也不能到北京了！昨天我姑媽打電報給我的家裏，今天我母親嫂嫂已經來了！她們見了我，只是掉眼淚，我的心也未嘗不酸但是奇怪得很！我的淚泉，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乾枯了？

自從上禮拜起，我就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了！我便把我一身的的事情，從頭回想一遍，拉雜寫了下來，現在我已經四肢無力，頭腦作痛，眼光四散，我不能寫了！哀！

.....

『我一生的事情，平常得很，沒什麼可記，但是我精神上起的變化，却十分劇烈；我幼年的時候，天真爛漫，不知痛苦。到十六歲以後，我的智情都十分發達起來。我中學卒業以後，我要到外洋去留學，因為種種的關係，作不到，我要投身作事業，也被

家庭阻止，這時我深嘗苦痛的滋味！

但是這些磨折，尙不足以苦我！最不幸的，是接二連三，把我陷入感情的旋窩，使我欲拔不能！這時一方，又被知智苦纏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化費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這時的心，徬徨到極點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來！人間又有什麼真的價值呢！努力奮鬥，又有什麼結果呢？並且人生除了死，沒有比較更大的事情我既不怕死，還有什麼事不可作呢！……：唉！這時的我，幾乎深陷墜落之海了……：幸一方面好強的心，很占勢力，當我要想放縱慾念的時候；他在我頭上，打了一棒，我不覺又驚醒了！不敢往這裏走，但是究竟往什麼地方去呢？我每天夜裏，睡在床大殫精竭慮的苦事搜求，然而沒有結果！

我在極苦痛的時候，我便想自殺，然而我究竟沒有勇氣；我否認世界的一切；於是我便實行我遊戲人間的主義，第一次就失敗了！接二連三的，失敗了五六次！唯逸既因我而死，叔和因我而病！我何嘗遊戲人間，只被人間遊戲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悽之感！

唉！天乎！不可治的失眠病，從此發生！心臟病，從此種根，顛頗了將及一年，現在將要收束了！

今夜他們都睡了。更深入露，萬感叢集！——雖沒死的勇氣，然而心頭如火煎逼！頭腦如刀劈，劍裂！我從不欲死，病魔亦將，我至於死阿！死神還不降臨我；實在等不得了！這時我努力爬下床來，抖戰的兩腿，使我自己驚異！這時窗子外面，射進一縷寒光來，湖面上銀花閃爍，我曉得我湖底下朱紅色的珊瑚床，已爲我預備好了！雲母石的枕頭，碧綠青苔泥的被褥，件件都整理了！——我回去呢！哀！親愛的母親！嫂嫂！

KY……再見吧！

.....

我表姊，昨夜不知什麼時候，跳在湖心死了？她所寫的信，和她自己的一頁日記，都放在枕邊。哀！湖水森寒！從此人天路隔！KY！姊阿！我表姊臨走的時候，瘦弱可憐的影子，永遠深深刻在我腦幕上，今天晚上，我走到她住的屋子裏去，但見雪白的被單上，濺着幾滴鮮紅的血跡，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我禁不住坐她往日常坐在那張椅

子上，痛哭了！

她的尸首，始終沒有撈到，大約是沉在湖底，或者已隨波流到海裏去了。

她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好，交給我舅母帶回去，有一本小書——生之謎，上面寫着留給你作紀念品，我現在山郵寄給你，望你好好保存了罷！

亞敏的表妹附書一月九日

歸雁

三月四日

北方的天氣真冷，現在雖是初春的時序，然而寒風吹到臉上，仍是尖利如割，十二點多鐘，火車蜿蜒的進了前門的站台，我們從長方式的甬道裏出來，看見馬路兩旁還有許多積雪，雖然已被黃黑色的塵土點污了，而在淡陽的光輝下，兀自閃爍着白光，屋脊上的殘雪薄冰，已經被日光晒化了，一溪一滴的往下流水。背陰的牆角下，偶爾還掛着幾條冰箸，西北風抖峭的吹着，我們催了一輛馬車坐上，把車窗閉得緊緊的，立刻覺得暖過氣來。馬展開牠的鐵蹄，向前途馳去，但是土道上滿是泥濘，所以車輪很遲慢的轉動着，街上的一切很逼真的打入我們的眼簾，——街市上車馬稀少，來往的行人，多半是縮肩駝背的小販勞動者——那神精真和五六年前不同了，一種冷落蕭條的樣子，使得我很沈悶的吁了一口長氣。

馬車出了城門，往南去街道更加狹窄，也很泥濘，馬車的進度也越加慢了。況且這

匹駕車的馬，又是久經風霞的老馬，一步一蹶的掙扎着，後來走過轉角的地方，爽性停住不動了；我向車窗外看了看，原來前面的兩個車輪，竟陷入泥坑裏去了。一個瘦老的馬夫，跳下車來，拚命的用鞭子打那老馬，希望牠把這已經淪陷的車輪，努力的拔起，這簡直等於作夢，費了半天的精力，牠只往上竄了一竄便立着不動了，那個小車夫，也跳下車來，從後面去推動那車輪，然而淪陷得太深又加着車上的分量很重，人，箱子大約總有四五百斤吧，又怎樣拔得起來呢？因此我們只得從車上下來，放在車頂上，一箱子也都搬了下來，車上的分量減輕了，那馬也覺得鬍動了，往前一掙，車輪才從泥水裏竟了出來，我們從新上了車，這時我不禁吐了一口氣——世途真太艱難了！

車子又走了許久，遠遠已看見一座聳立雲筆裏的高樓，那是一座古老的祠堂，紅色的牆和綠色的琉璃瓦，都現出久經風日的灰黯色來，但是那已經很能使我驚心怵目，——使我想起六年前的往事，那是我母親帶着我們兄弟姊妹住在樓的東面——我姑媽的房子相鄰比的那所半洋式的房子裏，每天晨光照上紗窗的時候，我們就分頭去上學，夕陽射在古樓的一角時，我們又都回來了，晚上預備完功課時都不約而同齊集在母親的房

裏，談講學校裡的新聞，或者聽母親述說她年輕的時候的遭遇，呵！這時怎樣的幸福呢然而一切都如電光石火轉眼就都逝滅了。這番歸來的我，如失羣的迷羊，如畸零的孤雁母親呢，早到了不可知的世界，因此哥哥妹妹也都各自一方，但是那高高的白牆，和藍色的大門，依然是那樣矗立於寒風淡陽裏。唉！我真不明白這短短的幾年，我竟嘗盡人世的難苦，我竟埋葬了我的青春，人事不太飄渺了嗎？我悄悄嚥着淚車已到門前了，我下車後我的心靈更感到緊張了，我怔怔的站在門口，車夫替我敲門，不久開門了。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僕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問道：『你找誰？』我鎮定我的心神，告訴他我的來歷。他知道我是姪小姐，立刻現出十三分的毀勤，替我接過手裏的提箱。正在這時候，裏面又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僕，我看她很面熟，但一時想不起她姓什麼，她似也認得我，向我臉上注視半天，她失聲叫道：『你不是姪小姐嗎？怎麼幾年不見就想不起來了呢？』我點頭道：『太太在家嗎？』『在家呢！快請裏邊去！』她說着便引着我進了那個月洞門，過遠已看見姑媽站在階沉等我呢。我一見她老人家——兩鬢上添了許多銀絲，面目添了不少的縐紋，比從前衰老多了，不禁一陣心酸，想到天真是無情，

永永用煩苦慘傷的鞭子，將人們驅到死的路上去。——母親是爲煩苦憂傷而逝了，唉！這殘年的姑媽阿！不久也是要去的，——我要淚刷刷的流下來了！我哽咽着喊了一聲『姑媽』心裏更停不着酸淒了，淚珠就如同決了口的河水潑潑的打濕了衣襟，姑媽也是紅着眼圈，顫聲道：『天氣冷！快到屋裏坐去，只怕還沒有吃飯吧？』說着用那乾枯的痘手牽着我進去——屋裏的火爐正熊熊的燃着，一股熱氣撲到臉上來，四肢都有了活躍的氣，心呢，也似乎沒有那麼孤寒緊張了。我坐在爐旁的椅上，姑媽坐在我的對面的小床上，她用那昏花的老眼看了我許久，不禁嘆道：『我的兒！我幾年不見你，竟瘦了許多本來也真難爲你！那一年你母親病重，聽說你在安徽教書，你哥哥打電報給你，你雖趕回去，但是已經晚了，……：你母親的病，來得真兇，聽說前前後後不到五天就完了，我們得到電報真是好像半天空打了一個霹靂，……：』姑媽說到這裏也撐不着哭了，我更是忍不住痛哭，我們傾瀉彼此久蓄的悲淚，好久好久才止住了。姑媽打發我吃了些東西，她又忙着替我收拾屋子，我依然怔坐在爐旁，心思雜亂極了。正在這時候，忽聽見院子裏，許多脚步聲和說話聲，跟着進來了一大羣的人，我仔細的一認，原來正是舅母

表嫂表弟表妹們，他們聽說我來了，都來看我，我讓他們坐下後，我看見大舅母是更蒼了表嫂也失却青春的末響，那些表弟妹都長大了。唉！一切都變了，我心裏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又是悵惘，又是欣慰：他們也都細視的打量我，這時大家都是想說話，然而都想不到說那一句話，因此反到默默無言了。

晚上姑媽請我吃飯，請他們做陪，在大家吃過幾杯酒，略有些醉意的時候，才漸漸的談起從前的許多事情來，後來她們談到我的愛人元涵的死，我的神經似乎麻木了，我不能哭，我也不能說話，只怔怔的站着，我失了魂魄，後來我的舅母撫着我的肩，一滴一滴的眼淚，都滾落在我的頭髮上，我接受了這同情的淚，才概漸恢復的情感。我發見我的空虛了，我彷彿小孩般的撲在舅母的懷裏痛哭，後來我的表妹念雪將我扶到床上睡下她坐在我的身旁安慰我道：『姊姊！千萬不要再要傷心了，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只好掙扎點，保重你有用的身體吧——其實人世也沒有永遠不散的筵席，況且你對於元哥也很可以了，聽說他病了一個多月，都是你看護他，他死時，也只有你在他跟前。他一定可以安慰了，——現在你應當保重自己，努力你的事業才是，豈可以把這事放在心裏，

倘若傷壞了身體，九泉下的元哥一定也不安的……你這次來，我本想請你到我們那裏去住，不過我們那裏也比不得從前了，自從父親去世以後——真樹倒糊塗散——沒有作主的人，又加着我們家裏的情形太複雜，所以一切都特別凌亂，因此我也不願請你去；你暫且就住在姑媽這裏吧，好在我們相隔不遠，我可時時來陪伴你，唉！說起來真夠傷心了，這才幾年呵！……」念雪的眼圈紅了，聲音帶着哽咽，我將頭伏在枕上也淚和泉湧。

今夜念雪因爲怕我傷心，沒有回去，就住在我這裏，夜午醒來，看見窗前一片月光冷森的照在寂靜的院子裏，我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得念雪也醒了，兩人又談了半夜的話，直到月光斜了，雞聲叫了，我們才又閉上疲倦的眼皮打了他一個盹。

三月五日

今天天氣很清明，太陽也似乎沒有昨天那樣黯淡，看見淡黃色的日光，射在水綠色的窗幔上，美麗極了。從窗幔的空隙間，看見一片青天，澄澈清明，沒有塵浮的雲，彷彿月下不波的靜海，偶爾有幾隻飛鳥從天空飛過，好像是水上的沙鷗，我正在神馳的時

候，聽見壁上的自鳴鐘響了十下，我知道時候不早了，趕緊翻身坐起，念雲早已打扮好了。

吃完了早點後，我就打電話通知朋友們來了，當然我是希望他們來看我，下午果然文生，萍雲都來了，她們告訴我許多新消息。文生並且已替我找好了事情——在一個書局裏當編輯，萍雲又告訴我某中學請我教書，當時我毫不遲疑的答應了，因為去自己很明白像我這樣的心情，除了忙，實在沒有更好的安慰了。

文生我們已經五年不見，他還是那樣有興趣，不時說些惹人笑的滑稽話，不過他待人很週到，他一眼就看出我近來的窘狀，臨走時他望我留下三十塊錢。但是我因此又想起元涵來了，他若不死我何至如此落魄——到處受別人的憐憫的眼光의注視呢！哀！
元涵！

文生走後，瑩和秀來了，這是我幼年了好友，我們曾共同過着青春的美妙的生活，因此我們相見時所感到的也更深刻。在彼此沉點以後，瑩提議逛公園，我也很願意去看久別的公園；到公園時，柳枝依然是禿的，冷風也依然是沁人肌骨，只有河畔的迎春

牠是吐露了春的消息，青黃色的蕊兒，已經在風前搖擺弄婆了，我們沿着馬路，繞了一圍，大體的樣子雖還依稀可認，但是却也改變了不少，最使我觸目的是那紅綠交輝的十字迴廊，平添了許多富麗的意味，那山上的小松樹也長高了，河畔上的土牆也拆了，用鐵欄杆作了河隄，我們在小茅亭裏可以看見緩緩的春波，不休的將東流去，我們今天談得高興，一直到太陽下山了，晚霞灰淡了，我們才分途歸去。

到家時舅母家的王媽正在那裏等我呢，因為舅母今晚請我吃飯，我稍微歇了歇就同王媽走了。

到了那裏，表嫂們正圍在爐旁談天，見我進來都讓我到堂屋坐——我來到堂屋只見桌上已擺了許多的糖果和瓜子花生。我們都坐好後，我舅母告訴我表嫂說：『今晚誰都不許提傷心的話，總得叫菁小姐快活快活』念表妹聽了這話就湊趣道：『今晚我們吃完飯，還得來四圈呢，菁姊次久沒和我打牌了，一定也贊成，是不是？』我沒有說什麼只放了放。吃飯的時候她們要我喝酒，以為叫我開開心，那裏曉得是酒到愁腸愁更愁？我喝了十杯上下就有點支持不住了，心幕被酒拉開了一齣齣的悲劇湧上來，我的眼淚只

在眼皮裏亂轉。但是最後我忍住了，我將鹹澀的淚液悄悄的嚥下去，她們看出我的神氣不好，勸我去歇一歇，我趁着這個台階忙忙的出了席，走到我表嫂屋裏睡下，用被蒙住頭悄悄的流淚，好久好久我才睡着了，醒來時已經十二點了，他們打發馬車送我回來。

上靜寂極了！

這幾天的生活真不安定，親友請吃飯，一天總有一兩起，在那盛宴席上，我差不多是每淚和酒並囁的，然而這是他們的善意，我也無法拒絕，因此整天只顧忙碌，什麼事都作不了。

今天上午文生請我到他家裏吃便飯，沒有喝酒，因此我到吃了一頓安適的飯。回家以後我告訴看門的；今天無論誰來都回絕他——只說我出去了，我打算我今天下午定心寫幾封信——姑媽替我收拾的屋子幽雅極了，一間長方形的屋子，靠窗子擺了一張三尺來長的衣櫃，概面上放着兩盆盛開的水仙，靠西邊的牆角放着一盆深白的梅花，一陣陣的香氣不住的打入鼻孔。我靜靜的着在案前，打算給南方的哥哥妹妹寫信，但是提起筆還沒有寫上兩三句便寫不下去了。心裏只感到深切的悵惘，想到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哥

哥送我上火車，在那汽笛尖利的聲響裏，哥哥握住我的手說：『你既是心情不好，暫且到北京去散散心也好，不過你那一天覺得厭倦的時候，你那一天再回來，我希望你不要太自苦……保重身體努力事業……』妹妹呢，更是依戀不捨的傍着我，火車開時，我見她還用手巾拭淚呢。哀！一切的情景都逼真的在眼前，然而我們是已相去千里了。況且我又是孤身作客，寄棲在姑婆家裏，雖說她老人家很痛愛我，然而這也不是了局阿！前途茫茫，我將何以自解呢？唉！天阿！

我拭着淚把幾封信鬚強寫完，忽接到我二哥哥寄來的快信——我來京的時候他同我的二嫂都在寧波，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我來，不過我臨走的時候更給他們一封信。

二哥的信上說：『……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到北京去了，我很不放心，你本是個多愁善感的人，況且現在又在失意中，到北京住在舅舅家裏，又是個極複雜的環境，恐怕你一定很難過。去年舅舅死後情形更壞了，至於姑媽呢，聽說近來生意也不好，自然家境也就差了。你豈能再受什麼委曲，所以我想你還是到甯波來吧，你若願意請即電覆我當寄盤川給你，唉！自從母親死後，我們弟兄姊妹各在一方，我每次想到就不免傷心

所以很希望你來，我們朝夕相聚，也可以稍殺你的悲懷，你覺得怎樣……』

我接到這封信，我的心又立刻緊張起來，我明知道二哥所說的都是實情，然而我才息征塵，又得跋涉，我實在感到疲乏，可是不走呢，倘若將來發生不如意事又將奈何？我真是委曲不下，晚上我去找文生和他談了許久，但是結果他還是勸我不走，當夜我就寫了一封長信覆我二哥。

今天疲乏極了，十點鐘就睡了。

三月七日

今天早起，文生打電話叫我十點鐘到某書局去，——經理要和我細談，我因怯生就請文生陪我去，他已答應我九點多鐘來，打完電話，表妹就來了，她說星痕下午來看我，我答應在家候他，不及多談什麼話，文生已經來了，我們一同到了書局的編輯處，遇見仰滌玄文幾個熟人，稍微應酬了幾句，不久經理出來和我們相見——他坐在我的對面，態度很英爽，大約三十多歲，穿着一身青靛哩噠呢的西服，面貌很清秀，額上微微有幾道縐紋，表示着很有思想的樣子。他見了我，說了許多聞名久仰的客氣話後，慢慢就談

到請我到書局編輯教科書的事情，並告訴我明天八點鐘到局，四點鐘出局的辦公規約，希望我明天，去工作，我暗想在家也是白坐着，答應他，明天可以去。

我們由書局出來，文生到曾城去看朋友，我就回家了。吃完午飯姑媽邀我同去市場買東西，回來的時候已經三點多了，心想星痕一定早來了，因忙忙跑到屋裏，果然星痕正獨自坐在案前，翻小說月報呢。她見我進來抬頭向我看過之後，用着慨嘆的語調說道：『你瘦了！』我握她的手，久久才答道：『你也瘦了！』她眼圈一紅低聲道：『本來同是天涯淪落人，你，你瘦我安得不瘦？』我聽了這話更覺淒傷，只垂頭注視地上的枯枝形影，淚一滴一滴的瀉下，星痕只緊緊握住我的手噓了一口長氣，彼此，在這沉寂中溫理心傷。

今天我們沒有深談，自然星痕也是傷心人，她決不願自己再用錐子去刺那尚未合口的創痕，因此只得綫點的度過這淒涼的黃昏，天快黑的時候她回去了。

寄異雲

異雲：

我本是抱定決心在人間扮演，不論悲歡離合甜酸苦辛的味兒，我都想嘗，人說這世界太複雜了，然而我嬉它太單調，我願用我全生命的力去，創造一個復音博和的世界；我願意我是爲了這個願望而犧牲的人，我願意我永遠是一齣悲劇的主人；我願我是一首又哀婉又綺麗的詩歌；總之，我不願平凡，——縱使平凡能獲得女王的花冠，我亦將棄之如遺。阿異雲，不必替我披幸福，不用說幸福是不容易找到，即使找到，我也不見得會收受。你要知道有了絕大的不幸，才有冷鷗，冷鷗使是一切不幸的根蒂。唉，異雲我怨嗎？我恨嗎？不，不，絕不，我早知道我的生是爲嘔吐心血而生的，我是爲點綴沒有生氣的世界而來的，因之荆棘越多，我的血越鮮紅，我的智慧也越高深。

我懷疑作人——尤其是懷疑作幸福的人；什麼夫榮妻貴？子孫滿堂？他們的靈魂便被這一切的幸福遮蔽了，那裏的光芒，那裏有智慧？到世界上走了一次，結果沒有懂得

世界是什麼樣？自己是什麼東西？阿，那不是太滑稽得可憐了嗎？異雲，我真不願意是這一類的人！在我生活的前半段幾乎已經陷到這種可悲的深淵裡了，幸喜坎坷的命運將我救起，我現在既然已經認識我自己了，我又那敢不把自己捉住，讓它悄悄的溜了呢？

世俗上的人都以為我是爲了坎坷的命運而悲歎而流淚，那裡曉得我僅僅是爲了自己的孤獨——靈鬼的孤獨而太息而傷心呢？

可是人到底是太蠢了；爲什麼一定要求人了解呢？孤獨豈不更雋永有味嗎？我近來很得悟此後或者能夠作到不須人了解而處處泰然的地步。阿異雲，那是便是我得救的時候了。

我的心波太不平；忽然高掀和錢塘潮水，有時平靜如寒潭靜流；所以我有時是迷醉的，有時是解脫的，這種變幻不定的心，要想在人間求寄託，不是太難了嗎？——呵，我從此將如長空孤雁永不停住於人間的樹上求棲止，人間自然可以遺棄我的，我呢，也應當學着遺棄人間。

異雲，我有些狂了，我也不知說什麼瘋話，請原諒我吧！

昨天你對我說暑假後到故鄉去，很好，只要你覺得去與你是有興趣的，你就去罷，我現在最羨慕人有奔波的勇氣，我呢，說來，可憐便連這一點的興趣都沒有！——我的心也許一天要跑十萬八千里，然而我的身體是一塊朽了的木頭，不能挪動，一挪動，好像立刻要瓦解冰消，每天支持在車塵蹄跡之下奔馳，已經夠受，那裏還受得起驚濤駭浪的掀騰？那裏還過得起戴月披星的生活？呵異雲，我本是秋風裏的一片落葉，太脆弱了！

異雲，我寫到這裏，不期然把你昨天給我的信看了一遍，不知那裏來的一段酸味直衝上來，我的眼淚滿了眼眶，——然而我嚙下去那鹹炎澀的眼淚——我是嚙下去了喲。

哀！這世界什麼是值得驚奇的？什麼是值得讚美的？我懷疑！——唉！一切都只是讓我懷疑！

什麼戀愛？什麼友誼？都只是一個太虛薄的幻影！呵！我曾經尋追過，也曾經想捉着過，然而現在，——至少是此刻，我覺得我不須要這些！——但是我須要什麼呢？我

須要失却知覺，呵，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樣紊亂呢？除了一眼不視，我沒有安排我自己的方法。

但是異雲，請你不必爲我悲傷。這種不可捉摸的心松，也許一兩天又會平靜，一樣的酬應於大庭廣衆之中，歡歌狂吟，依稀是浪漫的冷鷗。至於心傷，那又何必管它呢？或者還有人爲了我的瘋笑而忌妒我的無憂無慮呢！呵，無窮的人生，如此而已，曉曉不休，又有什麼意思？算了吧，就此打住！

二

親愛的：

我喝，我要喝翡翠葉上的露珠；我空虛，我要擁抱溫軟的玉軀，我眼睛發暗，我要看明媚的心光；我耳朵發聾，我要聽神秘的幽弦；啊！我需要一切一切都對我冷淡，可憐我，這幾天的心徬徨於憂傷。

我悄對着緘點陰沉的天空虔誠的禱祝，我說：『萬能的主，在這個世界裏我雖然被萬彙所棄，然而荼毒我的不應當是你，——我願將我的生命寶藏貢獻在你的丹墀，我

將終身作你的僕人，只求你不要打破我幻影的情麗！」

但是萬能的主帝說：『可憐的靈魂啊，你錯了，幸福與坎坷都在你自己。』

啊親愛的，我自從得到神明的詔示後，我不做作無益的悲傷了。現在我要支配我的生命，我要裝飾我的生命，我便要創造我的生命。親愛的，我們是互為生命光明的寶燈。從今後我將努力的挹住你在我空虛的心宮——不錯，我們只是『一』誰能夠將我們分析？——只是慣作惡劇的撒旦，他用種種的法則來隔開我們，他用種種陽霾來遮掩我們故意使我們猜疑，然而這又何濟於事？法則有破碎的時候，陽霾有消散的一天，最後我們還是復歸於『一』親愛的，現在我真的心安意定，我們應當感謝神明，它是給了我們絕大的恩惠。

我們的生命既已溶化爲『一』那裏還有什麼傷痕？即使自己抓破了自己的手，那也是無怨無忌，輕輕的用唇——溫氣的唇，來拭淨血痕，創傷更變爲神秘。親愛的，放心吧，你的心情你很清楚，因爲我們的心弦正激蕩着一樣的音浪。願你千萬不要爲一些小事介意！

這幾天日子過得特別慢，星期太不容易到了。親愛的，你看我是怎樣的需要你啊。你這幾天心情如何？我祝福你

快樂

冷鷗

三

異雲——親愛的：

我真不知道怎樣安放我的心！

昨夜我是太興奮了，一直被複雜的思想困苦着，我頭疼心酸——今早醒來時，天上還沒有太陽，只見淒涼的灰銀色的天幕上綴着宵來殘月——這個月下啊，我曾向它流過心的淚滴，它似乎不忍離開我，讓我醒來時，再見着它——這時，我禁不住伏在枕上哭了。

唉，異雲，我是春天的一隻杜鵑鳥，在那時候雖然是被玫瑰茶菲素馨眷愛，但是天啊，現在是秋天了，杜鵑鳥的本身除了爲悼春而流的淚和血外，沒有別的東西！

而且秋風落葉，甚至於黃花霜楓，它們都是用盡它們的殘忍來壓迫這可憐的落魄者

——失掉春天的杜鵑鳥——而你呢？是一隻了解愁苦的夜鶯，並且你也是被一切苦難所壓迫的逃難者。我們是在一個幽默的深夜中恰恰的遇見了；當你發出第一聲嘆息的時候我的心就已經感到了痛楚，因此我們便不能再分開，我們發誓要互相慰藉，互相哀憐，但是風姨是多麼刻薄，雪花是多麼冷淡，她們時時肆口諷刺們啊！異雲，我爲了這件於你的傷損，我看見我的心流過血；我現在願意他們赦免了你而來加我比諷刺更甚的毒害，異雲，真的，我不知道怎樣來形容我心裏的痛楚！

同時我也知道你爲可憐我忍受一切的麻煩，有時你也爲我流淚；但是我想來想去，我真對你不住，啊，異雲，我現在禱祝皇天給你幸福，縱因此要我死一百次，我也甘願！

異雲啊，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對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於你的人，換一句話說，我自入世以來只有你是唯一認識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願爲你受盡一切的苦惱。再談吧，你的靈魂的恩人！

冷鷗

維繫我心靈的雲！

暮色蒼涼中，一聲再會，使我神癡。呆望前途，但見枯樹籠烟，歸鴉棠遑，不禁哀淚沾襟。念人生如白駒過隙，春華秋月，享受無幾，而悲痛慘苦，担荷不盡；身非金石甯能久持？況名疆利鎖，世俗桎梏，復不時誘惑摘殘，益令人於邑難禁也！

別後心情，益復無聊；憑兀默坐，悲緒萬端。唉，吾愛，似此狼狠心身，除投向君溫柔之懷抱，尙何計以慰其落審耶？人間名利，不足鼓起我生命之波浪；世上庸福，不足振興我頹唐之心懷；只有異雲之熱情厚誼，可蘇我已強之靈魂耳！吾愛，君誠上帝遣來彌吾之佩憾者！使吾於極痛慘潰之餘，猶能恢復三春活潑之氣——如此恩惠，甯不令人感激涕零耶？但願從此與君努力享受生命之光華與美滿，使黯慘之人寰中，開一朵絢爛豔麗之生命花朵！

今日天氣凝寒，頗有雪意，擁爐而坐，尙無所苦，唯去君遙遠，仍不免惆悵盈懷。

冷鷗書於燈下

幽 弦

倩娟正在午夢沈酣的時候，忽被窗前樹上的麻雀噪醒，他張開惺忪的睡眼，一壁理着覆額的捲髮，一壁翻身坐起。這時窗外的柳葉兒，被曠風吹拂着，東飄西舞，桂蘭腥紅的，正映着半斜的陽光，含苞的丁香，似乎已透着微微的芬芳，到於蔚藍的青天，也似乎含着不可言喻的春的歡欣，但是倩娟對着如斯美景，只微微地嘆了一聲，便不躊躇的離開這目前的一切，走到外面的書房，坐在案前，拿着一枝禿筆，低頭默想。不久，她心靈深處的幽弦竣發出淒楚的哀音，縈繞於筆端，只見她拿起一張紙寫道：——

「時序——可怕的時序啊！你悄悄的奔馳，從不爲人們稍稍停駐。多少青年人白了雙鬢，多少孩子們失却天真，更有多少壯年人消磨盡志氣。你一時把大地妝點得冷落荒涼，一時又把世界打扮得繁華璀璨。只在們悄悄的奔馳中，不知醞釀成人間多少的悲哀，誰不是在你的奔馳裏老了紅頭顏，白了雙鬢。——人們纔走進白雪寒梅冷雋的世界裏，不隄防你早又悄悄的逃去，收拾起冰天雪地的萬種寒姿，而攜來曉舌的黃鸝，不住傳佈

春的消息，催起潛伏的花魂深隱的鶯燕，唉！無情的時序，真是何心？那乾枯的柳枝，雖滿綴着青青柔絲，但何能這繫住飄泊者的心情！花紅草綠，也何能慰落漠者的靈魂！只不過警告人們未來全歲月有限。唉！時序啊！多謝你：『紅了櫻桃，綠了芭蕉。』這眼底的繁華，鶯燕將對你高聲頌揚。人們呢？只有對你含淚微笑。不久，人們將爲你唱輒歌了：——

春去了，春去了，

萬紫千紅，轉瞬成枯槁，

只餘得階前芳草，

和幾點殘英，

飄零滿地無人掃，

蝶懶蜂慵，

者般煩惱，

問東風，

幽 弦

何事太無情，

一年一度催人老，

倩娟寄到這里，只覺心頭悵惘若失。她想兒時的飄泊，她原是無父之孤兒，依依於寡母膝下。但是她最痛心的，她更想到她長時的淪落，她深切的記得，在她的一個旅行裏，正在一年的頭季的時候，這一天黃昏，她站籠滿了淡霧的海邊，芊芊碧草，和五色的野花，時時送來清幽的香氣，同伴們都疲倦倚在松柯上，或睡在草地上。她捨不得，夕陽無限好」的美景，只怔怔呆望，看那淺藍而微帶淡紅色的雲天，和海天交接處的一道五彩臥虹，感到自然的超越，但是籠裏的驥鷓，任他海怎樣闊，天怎樣空，也絕沒有飛翔優游的餘地，她正在悠然神往的時候，忽聽背後有人叫道：「密斯文，你一個人在這里不嫌冷寂嗎？」她回頭一看，原來是她——體魄魁梧的張尚德。她連忙笑答道：「這樣清幽的美景，頗足安慰旅行者的冷寂，所場我竟久看不倦，」她說着話，已見她的同伴向她招手，她便同張尚德一齊向松林深處找她們去了。

過了幾天，她們離開了這碧海之濱來到一個名勝的所在。這時離她們開始旅而的時

期差不多一個月了。大家都感到疲倦。這一天晚上，才由火車上下來。她便提議明晨去看最高的瀑布，而同伴們大家只是無力的答道：「我們十分疲倦，無論如何總要休息一天再去。」她聽同伴的話，很覺掃興，只見張尙德道：「密斯文，你若高興明天去看瀑布，我可以陪你去。聽說密斯楊和密斯脫楊也要去，我們四個人先去，過一天若高興，還可以同她們再走一次。好在美景極不是一看能厭的。」她聽了這話，果然高興極了，便約定次日一早在密斯楊那里同去。

這天只有些許黃白色的光，殘月猶自斜掛在天上，她們的旅行隊已經出發了，她背着一個小小的旅行袋，裏頭滿蓄着水果及乾點，此外還有一隻熱水壺。她們起初走在平坦大道上，覺得早晨的微風，猶帶着些寒意。後來路越走越崎嶇，因為那瀑布是在三千多丈的高山上，她們從許多雜樹蔓藤裏攀緣而上，走了許多泥濘的山窪，經過許蜿蜒的流水，差不多將來到高山上。已聽見隆隆的響聲，彷彿萬馬奔騰，又彷彿衆機齊動。她們順着聲音走去，已遠遠望見那最高的瀑布了。那瀑布是從山上一個湖裏倒下來的。那里山勢極陡，所以那瀑布成功一道筆直白色雲梯般的形致。在瀑布的四圍都是高山，

永遠照不見太陽光。她們到了這里，不但火熱的身體，立感清涼，便是久灸的靈骸，也都概漸熄滅。她煩攪的心，被這清冷的四境，洗滌得纖塵不染。她感覺到人生的有限，和人事的虛偽。她不禁懺悔她昨天和張尙德所說的話。她會應許他，作他唯一的安慰者。但是她現在覺得自己太藐小了，怎能安慰他呢？同時覺得人類只如登場的傀儡，什麼戀愛，什麼結婚，都只是一幕戲，而且還要犧牲多少的代價，才能援來這一刻的迷戀：「唉，何苦呵！還是拒絕了他吧？況且我五十往的老母，還要我侍奉她百年呢？等學校裏功課結束後，我就伴着她老人家回到鄉下去，種些桑麻和稻麥，喫穿不愁了。閑暇的時候，着看牧童放牛，聽聽蛙兒低唱，天然美趣，不強似……」——她正想到這里，忽見張尙德由山後轉過道：「密斯文來看此地的風景才更有趣呢？」她果隨着他，轉過山後去，只見一帶青山隱隱，碧水蕩漾，固然比那足以洗蕩塵世的瀑布不同，一個好像幽靜的處女，一個却似蓋世的英雄，在那里有一塊很平整的山石，她和他便坐在那里休息，在這靜默的裏頭，張尙德屢次對她含笑的望着，彷彿這絕美的境地，都是爲她和他所特設，但這只是他的夢想，他所認爲安慰者，已在前一點鐘裏被大自然的偉力所剝奪了。

當他對她表示滿意的時候，她正將一勺冷水回報他，她說：「密斯脫張我希望你別打主意罷，實在的！我絕不能作你終身的伴侶。」唉！她當時實在不會爲失意者稍稍想像其苦痛呢！……

倩娟想到這裏，由不得流下淚來，她舉頭看看這屋子，只覺得冷寒荒涼。思量到自已的前途，也是茫茫無際。那些過去的傷痕每每爆裂，她想到她的朋友會寫信道：「朋友！你不要執迷吧！不自然的強制着自已的情感，是對自已不住的呵！」但是現在的她已經隨時序並老，還說什麼？

人間事，本如浮雲飛越，無奈冷漠的心田，猶不時爲殘灰餘燼所燃炙，倩娟雖一面看破世情，而一面仍束縛於環境，無論美麗的春光怎樣含笑向人也難免惹起她身世之感。這是她對着窗外的春色，想到自身的飄零，一曲幽弦，怎能不向她的朋友細彈呢？她收起所塗亂的殘稿，重新醮飽禿筆寫信給她的朋友肖菊了。她寫道：——

肖菊吾友：沉沉心霧，久滯靈通，你的近狀如何？想來江南春早，這時節桃綻新江柳葉柔綠，大好春光，逸興幽趣，定如所祝。都中氣候，亦漸暖和，青草綿芊，春意欣

欣，日昨伴老母到公園——園裏松柏，依然蒼翠似玉，池水碧波，依然因風輕漾，澹月疏星一切不會改觀，但是肖菊往事不堪回首，你的倩娟已隨流光而憔悴了。唉！靜悄爲的園中，一個飄泊者，獨對皎月，悵望雲天，此時的心境，悽楚曷極！想到去年別你的時候正是一堂同業，從此星散的時候，是何等的淒涼？況且我又正臥病宿舍當你說道：「倩娜我不能陪你了，——你是無限好意，但是枕痕淚漬至今可驗。我不敢責你忍心，我也明知你自有你的苦衷。當時你兩頰緋紅，滿蓄痛淚，勉強走了，我只緊閉雙目，不忍看，那時我的心，只有絕望……唉！我真不忍回憶了呵！」

肖菊我現在明白了，人生在世，若失了熱情的慰藉，無論海闊天空，也難使鬱結之心消釋，任他山清水秀，也只增對景懷人之感，我現在活着，全是爲了這一點不可撲滅的熱情，——使我戀戀於老母和親友，使我不忍離開她們，不然我早就隨奔馳時的序俱逝了！又豈能支持到今日？但是不可捉摸的熱情，究竟何所依憑？我的身世又是如何飄零，——老母一旦設有不諱，這飄零的我，又將何以自遣？吾友！試閉目凝想在一個空曠的原野，有一隻失了憑依的小羊，——只有一個孤另另的小羊，當黃昏來到世界上，

四面罩下蒼茫的幕子來，那小羊將如何的徬徨？她嘶聲的哀鳴，如何的悲切，呵宵菊！記得我們同遊蘇州，在張公祠的茅草亭上，那時你還在我的跟前，但當我們聽了那虎丘坡上小羊，嗚咽似的哀鳴，猶覺慘怛無限，現在你離你遼遠，一切的人都願我遼遠，我就是那哀鳴的小羊了，誰來安慰我呢？這黑暗的前途，又叫我如何邁步呢？

可笑，我有時想起脫現世界，我想出世，我想到四無人跡的空山絕巖中過一種與世絕隔的生活——但是老母將如何？並且我也有時覺得我這思想是錯的，而我又不能制住此想唉！宵菊呵！我只是被造物搖弄的敗將，我只是感情轍下的殘卒，……近來心境更覺煩惱，窗前的玫瑰發了新芽，几上的臘梅殘枝，猶自插在瓶裏，流光不住的催人向老死的路上去，花開花謝，在在都足撩人愁恨！

我曾讀古人的詩道：「天若有情天應老，」可憐的人類，原是感情的動物呵！

倩娟正寫着，忽聽一陣蕭聲，隨着溫和的春風，搖掩空中，彷彿空谷中的潺潺細斜經過沙漬般的幽咽而沈鬱，她放下筆，一看天色已經黃昏，如眉的新月，放出淡淡的清光，新綠的架柳，迎風嫵娜，那歌聲正從那柳梢所指的一角小樓裏發出。她放下筆，斜

倚在沙發上，領略簫聲的美妙，忽聽簫聲以外，又夾着一種清幽的歌聲，那歌聲和簫韻正節節策和，後來簫聲漸底，歌喉的清越，真和半空風響又淒切又哀婉，她細細地聽，歌詞隱約可辨，彷彿道：——

「春風，春風，

一到生機動，

河邊冰解，山頂雪花融，

草爭綠，花奪紅，

大地春邦濃，

只幽閨寂寞，

對景淚溶溶，

問流水飄殘瓣，

何處駐芳蹤，」

啊！茫茫大地何處是飄泊再的歸東？正是問流水飄殘瓣，何處駐芳蹤？倩娟反復細

唱歌辭越覺悲抑不勝。未完的信稿，竟無力再續，只怔怔的倚在沙發上，任那動人的歌聲，將靈田片片的宰割罷，任那無情的歲月步步相逼吧！……

勝利以後

這屋子真太狹小了，在窗前擺上一張長方式的書桌，已經占去全面積的三分之一了。再放上兩張沙發和小茶几，實在沒有廻旋的餘地。至於院子呢，也是整齊而狹小的，彷彿一塊豆腐的形勢，在那里也不會種些花草，只是劃些四方形的印痕，無論是春之消息怎樣普遍人間，也絕聽不見金鷄和鶯燕的呢喃笑語，因此也免了許多的煩悶，——杜鵑兒的悲啼和花魂的嘆息，也都聽不見了。住在這屋裏的主人，彷彿是空山絕崖下的老僧春光秋色，都不來纏擾他們，自然是心自皆空了，但是過路的和風，鶯燕，彷彿可憐他們的冷寞且單調，而有時告訴他們春到了，或者是秋到了，這空谷的足音，其實未免多事呵！

這幾天正臨到春雨連綿，天空終日只是昏黯着，雨漏又不絕的繁響着，住在這里的人，自然更感無聊，當屋主人平智從床上坐起來的時候，天上的陰雲依舊積得很厚，他看看四境，覺得十二分的冷寞，他懶懶的打了一個呵欠，又將被角往上拉了拉，又睡下

了。他的妻瓊芳，正從後面的屋子裏走了進來，見平智又睡了，便不去驚攪他，只怔怔坐在書案前，將陳舊的新聞紙整齊了，恰巧看見一封不曾拆着的信，原是她的朋友沁之寄來的，她忙忙用剪刀剪開封口念道：——

吾友瓊芳：

人事真是不可預料呢，我們一別三年，你一切自然和從前不同了，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你的小寶寶也已經會說話了，呵，瓊芳！這是多麼滑稽的事，當年我看見你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孩子，現在呢！一切事情都改變了，不但你如此，便是我對於往事，也有不堪回首之嘆！我現在將告訴你，我別你後一切的經過了；當我難開北京時，所給你最後的信，總以為沁之從此海角天涯，飄宕以終——若果如此，瓊芳或不免為失意人，嘆句運不濟，每當風清月白之夜，在你的浮沉觀念中也許要激起心浪萬丈，隕幾滴懷念飄零人的傷心淚呢！——但事實這樣，在人間的歷程，我總預得了勝利，自與吾友別後，本定在暑假以後，到新大陸求學，然而事緣不巧，當我與紹清要走的消息傳出後，不意被他的父親偵知，不忍我們因婚姻未解決的緣故，含愁而去，必待婚後始

准作飄洋計，那時節沁芝的心情如何，若論到我飄泊的身世，能有個結束，自然無不樂從，但是想到結婚後的種種犧牲，又不能不使我爲之躊躇不決！不過瓊芳，我終竟爲感情所戰勝，我們便去年的春天，——梅吐清芬，水仙抱露的時候，在愛神的面前膜拜了——而且雙雙的膜拜了！當我們密月旅行中，我們會到你我昔日遊賞的海濱，在那里曾見幾楹小屋，滿鋪着梨花碎瓣，襯着般紅色的牆磚十分鮮艷，屋外的窗子，正對着白浪滾滾的海面，我們坐在海邊的崖石上，只悄對默視，忽然悲忽然喜，瓊芳這種悲喜不定的心情，我實在難以形容，總之想到當初我同紹青結婚，所經過的愁苦艱辛，而有今日的勝利，自然足以驕人，但同時迴味前塵，也不免五內淒楚，無如醉夢似的人生，當時我們更在醉夢風酣處，剎那間的迷戀，真覺天地含笑，山川皆有喜色了！

我們在密月期中，只知醉鬼之在醉鄉，萬事連不足動我們的心，只有一味的深戀，唯願眼前的行樂，從來不曾再往以後的事想一想，湊巧那時又正是春光明媚，風兒溫馨的吹着，花兒含笑的開着；蝶兒蜂兒都是欣欣然的飛舞着，當我們在屋子裏，厮守得膩了，便雙雙到僻靜般的馬路上散步。在我們房子附近有一所外國人的墳園，那裏面常常

是幽靜的，並且陌生的多情入，又不時在那超越的幽靈的墓上，插供上許多鮮花，也有與朝陽爭艷的玫瑰，也有與白雪比潔的海棠，至於淡黃色的茶花和月季也常常攙雜在一起而最聖潔的天使，她們固然是凝視天空，彷彿爲死者祝福，而我們坐在那潔如水晶的足下，她往往也爲我們祝福呢。這種很美很幽的境地，常常調劑我們太熱鬧的生活，我們互倚着坐在那里，無論細談曲衷，或低唱戀歌，除了偶然光顧的春哥兒竊聽了去，或者藏在白石墳後的幽靈含笑的偷看外，再沒有人來擁亂我們了！

不知不覺把好景消磨了許多，這種神秘的熱烈的愛，漸感到平淡了。況且事實的讀人，又不能常此逍遙自在，紹青的工作又開始了，他每早八點出外總要到下午四五點鐘纔回來。這時靜悄悄的深院，只留下我一個人，如環般的思想輪子，早已開始之動了，想到以往的種種，又想到目前的一切；人生的大問題結婚算是解決了，但人決不是如此單純、除了這個大問題，更有其他的大問題呢！……其實料理家務，也是一件事，且是結婚後的女子唯一的責任。照歷來人的說法自然是如此，但是沁芝實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結，只要想到女子不僅爲整理家務而生，便不免要想到場後應當怎樣作？固然哪！這

時候我還在某學校擔任一些功課，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並且更有圓暇的時候還可以讀書，因此我不安定的心神得以暫時安定了。

不久早到了梅雨的天氣，天空裏終日裏含愁凝淚，雨聲時起時歇，四圍的空氣，異常沈悶，免不得又惹起無聊和煮惱之感，下午肖玉冒雨來談，她說到租織家庭以後的生活，很覺得暗淡。她說：「結婚的意趣，不過平平如是。」我看了她這種頹唐的神氣，一再細思量，也覺得沒意思，但當時還能鼓勇的勸慰她道：「我們儘非太上，結婚亦猶人情，既已作到這裏，也覺得強自振作，其實因事業的成就而獨身，固然是哄動一時，但精神的單調和乾枯，也未嘗不足滋苦，況且天下事只在有心人去作，便是結婚後也未嘗不可有所作爲，只要不貪目前逸樂，不作衣架飯囊，便足以自慰了，又何必爲了不可捉摸的虛譽浮榮而自苦呢。」肖玉經我一番的解釋仍然不能祛愁，後來她又說道：「你的意志要比我強得多，我現在已經萎靡不振，也只好隨他去……將來小孩子出世，牽掛更多了，還談得到社會事業嗎？」唉！瓊芳你看了這一段話作何感想？

上星期接到宗的來信，她知道我心緒的不寧，會勸我不必爲世俗之毀譽而動心，我

得到她的信，實在覺得她比我們的意興都強，你說是不是？

最奇怪的，我近來對於處女時的幽趣十分留戀，瓊芳你應當還記得，那青而微帶焦黃的秋草遍地的秋天，在一個絕早的秋晨，那時候約略只有六點鐘，天上雖然已射出陽光，但涼風拂面，已深含秋氣，我同你鼓着興，往公園那條路去。到園裏時，正聽見一陣風掃殘葉的刷刷聲，鳥兒已從夢裏驚醒，對着朝旭，用尖利的小嘴，別他們零亂的羽毛，鵲兒約着同伴向四外去覓食，那時園裏只有我們，還有的便是打掃甬路的夫役，和店舖的伙計，在整理桌椅和一切的器皿，我們來到假山石旁，你找了一塊很潔白的石頭坐下，我只斜臥在你傍邊的青草地上；你會笑我狂放，但是這詩情畫意的生活：今後只有有在夢魂中彷彿到罷了，狂放的我也只有在你印象中偶一現露罷了！

曾記得前天夜裏，紹青赴友人的約，我獨處冷寞的幽齋裏，而天上却有好月色，光華皎潔，我擰滅了燈坐在對窗的沙發上，只見雪白的窗幕上，花影參橫，由不得走到窗前細看，原來院子裏小石山上的瘦勁黃花，已經盛開，白石地上滿射銀光，仰望天空，星疏光靜，隔牆柳梢，迎風遙掩，瀉影地上，又彷彿銀浪起伏，我賞玩了半晌，忽然想

到數年前的一個春天，和你同宗旅行東洋的時候，在一天夜裏，正是由坐船到廣島去的。那天晚上，我們黃昏時上的船，上船不久，就看見很圓滿的月球，從海天相接的地方，冉冉上升，升到中天時，清光璀璨，照着冷碧的海水，宜覺清雋逼人，星輝點點，和岸上的電燈，爭映海面，每逢浪動波湧，便見金花千萬，閃爍海上，十點鐘以後，同船的人，都已睡了，四境只有潺湲的流水聲，時敲船舷，一種冷幽之境，如將我們從攪擾的塵寰中，提到玄秘冷漠的孤島上，那時我們憑欄無言，默然對月，將一標都託付雲天碧海了。直到船要啟碇，才回到房艙裏去。而一念到當時意興，出塵灑脫，誰想到回來以後，依然碌碌困人，束縛轉深。唉，瓊芳！月兒年年如是，人事變遷靡定，當夜悵觸往事淒楚如何？

瓊芳！我唯留戀往事過深，益覺眼前之局，味回嚼蠟，這勝利後的情形何堪深說——數月來的生趣，依然是強自爲歡，人們罵我怪僻，我唯有低頭默認而已！

今年五月的時候，文琪從她的家鄉來，我們見面，只是彼此互相默視，彷彿千言萬語，都不足訴別後的心曲，只有眸子一雙，可抉示心頭的幽秘。文琪自然可以自傲，她

到現在，還是保持她處女的生活，她對於我們彷彿有些異樣，但是瓊芳！你知道人間的蟲子，終久躲不過人間的桎梏呢？我想你也必很願意知道她的近狀吧？

文琪和我們別後，她不是隨着她的父親回到故鄉嗎？起初她頗清閒，她家住在四面環水的村子裏，不但早晚的天然美景，足以洗滌心動塵勞，並且她又買了許多佛經，每天研經伴母，教導弟妹，真有超然世外之趣，誰知過了半年，鄉裏的人，漸漸傳說她的學識很好一定要請她到城裏擔任第一女小學的校長，她以衆人的強逼只得拋了她逍遙自在的生活，而變爲機械的忙碌的生活了。她前一個月曾有信給我說：——

「沁芝意外書至，喜有空谷芝音之概，所寄詩章，反復讀之；舊情並感，又是一番悵惘。琪近少所作，有時興動，只爲小學生編些童歌耳，蓋時間限人，瑣事復繁，同僚中又無足道者，此種狀況，祇有忙人自解，甚矣不自然之工作逼人，尙何術計及自修，較吾友之閉戶讀書，誠不可同日語也，憾何如之！……」

瓊芳！你只要看了她這一段話，應該能回憲到當初我們在家鄉那種忙碌的印象了，不過有時因了忘，可以減去多少無聊的感喟呢！

這些話還沒有述說盡文琪最近的狀況呢，你知道紹青的朋友常君嗎？這個人確是一個很有學識而熱誠的人，他今約略三十多歲吧——並且有鬚鬚，面貌很平善，態度也極雍容大方，不過他還不曾結婚——這話說出來，你一定很以為奇，我國本是早婚主義的國家，那有三十幾歲的人不曾結婚，這話果然不錯，這常君在二十歲上已經結過婚了，不過他的妻已不幸前三四年死了，他不曾續弦罷了。他同紹青很好，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有一次文琪寄給我一張照片，恰巧被常君看見，我們不知不覺間便談到文琪的生平和學識，常君聽了很贊許她，便要求我們介紹和文琪作朋友，當時我想了想，這到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立刻寫信給文琪，不過你應知道文琪絕不是一個很痛快的人，並且她又是一向服從家庭的，這事的能成與否，我們不過試作而已，後來我們託人向他父親說明，不想她父親到很贊許這位常君，文琪方面自然容易為力了，後來文琪又帶了她的學生，到我們那里參觀教育，又得與常君會面的機會。常君本是一個博學善詞的學者，文琪也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子，她們兩星期中的接觸，兩方漸漸了解。不過文琪的態度仍是躊躇不絕，其最大的原因說來慚慚，恐怕還是因為我們呢！前幾天她有一封信來說：——

沈之音問久疏了，不太隔絕嗎？你的最後那封信，久已笑在我的信債箱裏，想寫終未寫，實在因為事忙，而且思想又太單調了，你爲什麼也默爾無聲呢？我知道你們進了家庭，自有一番的瑣事煩人，肖玉來信說：「想起從前校中的清境，不想有現在，真是增無窮之感，覺得人生太平淡了，但是新得一句話說：『搖搖籃的手搖動天下』謹以移贈你們吧！」

夏間在京師開教育會，幾位朋友曾談起：「現在我國的女子教育，還幼稚得很，非極力提倡不可。你以爲這一番話怎樣呢？女子進了家庭，不作社會的事業，究竟有沒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與筆所及，不覺寫下許多，你或者不願看這些乾燥無味的話，但已寫了，姑且寄給你啦！也何妨研究？我很願意聽你們進了家庭的報告！

還有一句話，我一定要報告你和肖玉等，就是我們從前的同級朋友，都預料我們的結局不過爾爾——我們豈甘心承認？我想我們豪氣猶存，還是向前努力不虛此生吧，我們應怎樣圖進取；「怎樣預定我們的前途呢？我甚望你有以告我，並有以指導我呵！」

我記得當我在北京當教員的時候，有一天替學生上課回來，坐在教員休息室裏，忽

然一陣良心發現，臉上立時火段發熱起來，說不出心頭萬分的羞慚，我覺得我實在是天下第一個罪人，我不應當欺騙這些天真的孩子們，並欺騙我自己，——當我攔起「像煞有介事」的面孔，教導孩子們的時候，我真不明白我比他們多知道些什麼？——或者只有奸詐和巧飾的手段比他們高些罷？他們心裏煩悶立刻哭出來，而成人們或者要對他們說：哭是難為情的，在人面前應當裝出笑臉唉！不自然的人生，還有什麼可說！這種摧殘人性的教育有什麼可作，而且作教育事業的人，又有幾個感覺到教育是神聖的事業？他們只抱定一本講義，混一點鐘，拿一點鐘的錢，便算是大事已了。唉！我覺得女子與其和男子們爭這碗不乾淨的飯吃，還不如安安靜靜在家裏，把家庭的事務料理清楚，因此受些男子供給的報酬，到是無愧於良心的呢！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冷岫來了，你大約還記得她那種活潑的性情，和瀟灑的態度吧。但是而今怎樣。她比較我們更可憐呢！她實在是人間的第一失敗者，當她和我們同堂受業時，那種冷靜的目空一切的態度，誰想得到，同輩中只有她陷溺唯深，她往往說世界是一大大試驗場，從不肯輕易相信人，她對於戀愛的途徑，更是觀望不前，而結果她終為

希冀最後的勝利，放膽邁進試驗場中了！雖然當前有要多尖利的荊棘，足以刺取她腳心的血，她也不爲此躍躅。當她和少年文仲締交之初，誰也想不到他和她就會發生戀愛，因爲文仲已經娶了妻子，而冷岫又是自視極高的心性，終爲了愛神的使命，她們竟結合了。她們結婚後，便回到他的故鄉去，文仲以前的妻子也在那里，當文仲和冷岫結婚時也會徵求過他以前妻子的意，在表面，大家自然都是很和氣的笑容相接，可是據冷岫給我的信，說自從她回家後，心神完全變了狀態，每每覺得心靈深處藏着不可言說的缺憾。每當夜的神降臨時，她往往背入深思，她總覺得愛情的完滿，實在不能容第三者於其間——縱使這第三者只是一個形式，這愛情也有了缺陷了！因此她活潑的心性，日趨於沈抑，我記得她有幾句最痛心的話道：「我曾用一雙最鋒利的眼，去估定人間的價值，但也正如悲觀或壓世的哲學家，分明認定世界是苦海，一切都是有限的，空無所有的，而偏不能脫離現世的牢縛。在我自己生活的歷史上，找不到異乎常人之點。我也曾被戀神的誘惑而流淚，我也曾爲知識的利劍殘傷脆弱的靈府。我彷彿是一隻弱小的綿羊，曾抱極大的願望，來到無數的羊羣裏，選擇最適當的伴侶。在我想像中的圓滿，正如秋日的晴

空，不着一絲浮雲，所有的，只是一片融淨的合禮，又彷彿深秋裏的霜菊，深細的幽香只許高人評賞，不容蜂蝶爲窺探。

這些希望，當然是容易得到，但是不幸的冷齠，雖然開闢了荒蕪的園地，撒上玫瑰的種子，而未曾去根的荊蓬，兀自乘機蓬勃。秋日的晴空，終被无情的浮雲所遮蔽，她心頭的靈焰，幾被淒風冷雨所撲滅，當她含愁默坐，悄對半明半滅的孤燈，她的襟懷如何？又怎樣她每每作鶴唳長空，猿啼深谷的哀音？今年三月間，她曾寄給我一首新歌，我看了直難受幾天，她的原稿不幸被我失掉了，但尙隱約記得，像是道：——

漏沈沈兮聞淒，

星隕淚兮雲泣，

悄挑燈以兀坐兮，

神傷何亟，

念天地之殘缺兮，

填恨海而無計

感君懷之彌苦兮，

絕痴愛而終迷，

悲乎，悲乎，

何澈悟之不深兮，

乃踴躍於歧途，

愧西哲之爲言兮，

不完全勿寧無。

瓊芳你讀了這哀楚的心頭之音，你將作何感想？我覺得不但要爲不幸的冷岫，掬一把同情淚，在現在這種過渡的時代中，又何止一個冷岫，冷岫得不到無缺憾的愛情，已經感喟到這種田地，那在贅虛名而一點愛情得不到如文仲的以前的妻子，她們的可憐和淒楚還堪設想嗎？

唉！瓊芳！我往常每說冷岫是深山的自由鳥，爲了情愛陷溺於人間愁海裏，這也是她奮鬥所得的勝利以後呵，——只贏得滿懷淒楚，壯志雄心，都爲此消磨殆盡呵！說到

這里，由不得我不嘆息。

前天肖玉的女兒彌月，我到她那里，看見那孩子正睡在她的膝上，肖玉見了我忽然眼圈紅着，對我說道：「還是獨身主義好，我們都走錯了路！」唉！這話何等傷痛？我們真正都是癡子，當我們和家庭奮鬥，一定要為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概？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頭一打消，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從前以為只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便可以廢我們理想的生活，現在嘗試的結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實的支配，超越人間的樂趣，只有在星月皎清的深夜，偶爾與花魂相聚，覺得自身已徜徉四空，優游於天地之間至於海闊天空的仙島，瓊草異花的美景，只有長待大限到來，方有駐足之望呵！瓊芳長日悠悠，我實無以自慰自遣，幽齋冥想，身心都感飄泊，本打算明年春天與紹青同遊意大利，將天然美歌，醫我沈疴，而又苦於經濟限人，終恐只有畫餅充飢呵！

感謝瓊芳！以閉門著述振我頽唐，我何嘗不想如此，無奈年來浸濡於人間，志趣不知何時已消磨盡淨，便有所述作，也都是敷衍文字，安能取心頭的靈汁灌溉那乾枯的荒

園，使她異花開放，仙葩吐露呢？瓊芳你能預想我的結果嗎？

沁芝。

瓊芳看完沁芝的來信，覺得心頭如梗，她向四圍看看她自己的環境，什麼自然的美趣，理想的生活，都只是空中樓閣，她不覺嘆道：「勝利以後只是如此呵！」這話不提防被已經睡醒的平智聽見了，便問道：「你說什麼？」瓊芳不願使他知道心頭的隱秘，因笑說道：「時候已經不早，還不起來嗎？」平智懶懶的問道：「有什麼可作，起來也是無聊呵！」瓊芳忍不住嘆道：「作人就只是無聊！」「對了，作人就只是無聊！」這不和諧的談話從此截住，只有彼此微微振動的心弦，互相應和罷了！

寄天涯一孤鴻

親愛的朋友：這是什麼消息，正是你從雲山疊翠的天末帶來的！我絕不能頃刻忘記也絕不能剎那不爲此消息思維。我想到你所說的：「從今後我真成了天涯一孤鴻了，」這一句話日夜在我魂中迴旋蕩漾。我不時的想，倘若一隻孤鴻，停駐在天水交接的雲中，四顧蒼茫，無枝可棲，其淒涼當如何？你現在既是變成天涯一孤鴻，我怎堪爲你虛擬其淒涼之境，我也不願你真個是那樣的冷漠淒涼。但你帶來的一紙消息，又明明是：「……一切的世界都變了，我處身其中，正是活骸轉動於冷酷的幽谷裏，但是我總想着一年之中，你要聽到我歸真的信息……」唉，朋友！久已心灰意懶的海濱故人，不免爲此而怦怦心動，正是積思成病了。我昨夜的赴友人之召，回來已經十時後：我歸途中穿過一帶茂密的樹林，從林隙中閃爍着淡而無力的上弦月，我不免又想起你了。回來後，我懶懶坐在燈光下，桌上放着一部宋人詞鈔，我隨手翻了幾頁，本想於此中找些安慰，或能把想你的念頭忘却，但是不幸，我一翻便翻出你給我的一封信來，我想攔起牠，然

而不能，我始終又從頭把牠讀了。這信是你前一個月寄給我的，大約你已忘了這其中的話。我本不想重復提這些頹喪的話，以惹你的傷心，但是其中有一個使命，是你叫我爲你作一篇記述的，原文是……我友，汝尙念及可憐陶入此種心情的朋友嗎？你有興，我願你用誠懇的筆墨爲傷心人一吐積鬱……朋友！這個使命如何的重大？你所希望我的其實也是我所願意作的。但是朋友，你將教我怎樣寫法？唉！我終是躍躅，我曾三翻五次，握管沉思，竟至鎮日無語，而隻字不會落紙，我與你交雖莫逆，但是你的心究竟不是我的心，你的悲傷我雖然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我不敢臆斷你傷感的程度，是否正應我所直覺到的一樣，我每次作稿，描寫某人的悲哀或煩惱，我只是欺人自欺，說某人怎樣的痛哭，無論說得怎樣像，但是被我描寫的某人，是否和我所想像的傷心程度一樣，誰又敢斷定呢？然而那些人只是我借他們來爲我象徵之用，是否寫得恰合其當，都無傷於事，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對於你的囑託，怎好不忠於其事。因此我再三躊躇不能輕易落筆，便到如今我也不敢爲你作記述。我只能把我所料想你的心情，和你平日的舉動，使我直覺到你的特性，隨便寫些寄給你，你看了之後，你若因之而浮白稱快，

我的大功便成了五分，你若讀了之後竟爲之流淚，而至於痛哭，我的大功便成了九分九這種辦法，諒你也必贊成？

我記得我認識你的時候，正是我將要離開學校的頭一年春天，你與我同學雖然不止一年，可是我對於新來的同學，本來多半只知其名，不識其面，有的識其面又不知其名我對於你也是如此。我雖然知道新同學中有一個你，而我並不知道，我所看見很活潑的你，便是常在報紙上作纏綿悱惻的詩的，你直到那一年的春天，我和同級的瑩如在中央公園裏，柏樹蔭下閒談，恰巧你和你的朋友從荷池旁來，我們只以彼此面熟的緣故，點頭招呼，我們也不曾留你坐下談談，你也不曾和我說什麼，不過那時我覺得你很好，便想認識你，我便問瑩如你叫什麼名字，她告訴我之後，纔狂喜的叫起來道：「原來就是她呵，不像！不像！」瑩如對於我無頭無腦的話，很覺得詫異，她說：「什麼不像不像呵？」他被她一問自己也不覺笑起來，我說：「你不知道我的心裏的想頭，怪不得你不懂我的意思了，你常看見報上PM的詩嗎？你就那個詩的本身研究，你應當覺到那詩的作者心情的沈鬱了，但是對她的外表看起來，不是很活潑的嗎？我所以說不像就是這個

緣故了。「瑩如聽了我的解釋，也禁不住點頭道：「果然有點不像，我想她至少也是怪人了！」朋友！自從那日起，我算認識你了，並且心中常有你的影像。每每無事的時候便想把你的性格分析分析，終以你們不同級，聚會的時間很少，隔靴搔癢式的分析，總覺得無結果，我的心情也漸漸懶了。

過了二年，我在某中學校教書，那中學是個男校，教職員全是男人，我第一天到學校裏，覺得很不自然，坐在預備室裏很覺得無聊，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忽聽預備室的門呀的一響，我抬頭一看，正是你拿着一把藕合色的綢傘進來了，我這時異常興奮，連忙握着你的手道：「你也來了，好極！好極！你是不是担任女生的體操。」你也顧不得回答我的話，只管嘻嘻的笑——這情景你尙能彷彿？親愛的朋友！我這時心裏的歡樂真是難以形容，不但比後有了合作的伴侶，免得孤孤單單一個人坐在女教員預備室裏，而且與你朝夕相愛，得以分析你的特性，酬了我的心願。

想你還記得那女教員預備室的樣子，那屋子是正方形的，四壁新裱的白粉連紙，映着陽光，都十分明亮。不過屋裏的陳設，異常的簡陋，除了一張白木的桌子，和兩三張

白木椅子外，還有一個書架，以外便什麼都沒有了。當時我們看了這乾燥的預備室，都感到一種悵惘情緒，過了幾天我們便替這個預備室起了一個名字叫作白屋，每逢下課後我們便在白屋裏雄談闊論起來，不過無論怎樣，彼此總是常常感到苦悶，所以後來我們竟弄得默然無言。我喜歡詩詞你也愛讀詩詞，便每人各手一卷，在課後瀏覽以消此無謂的時間，我那時因為這預備室裏很乾燥，一下了課便想回到家裏去，但是當我享到家濕融洽樂趣的時候，免不得想到棲身學校寄宿舍中，舉目無與言笑的你，因決意去訪你看你如何消遣，我因僱車到了你所住的地方，只見兩扇欲倒未倒的剝漆黑灰不分明的大柴門，牆頭的瓦七零八落的壘着，門樓上滿長着狗尾巴草，迎風搖擺，似乎代表主人招待我。下車後，我微用力將柴門推了一下，便呀的開了，一個老看門人恰巧從裏面出來我便問他你住的屋子，他說：「這外頭院全是男教員的住舍，往東去另有一小門，又是一個院子，便是女教員住的地方了。」我因接他話往東去，進了小門便看見一個院落，院之中間有一座破亭子，亭子的四圍放着些破木頭的假槍戟，上頭還有紅色的穗子。過了破亭有一株合抱的大槐樹，在枝落文覆的蔭影下，有三間小小瓦房，靠左邊一間，窗

上掛着淡綠色的紗幔，益襯得四境沈寂，我走到窗下，低聲叫你時，我心潮突起，我想着這種冷靜的所在，何異校中白屋，以你青年活潑的少女，鎮日住在這種的環境裏，何異老僧踞石崔而參禪，長此以往，寧不銷鑠了生趣。我一走進屋子裏，看見你突然問道：「你原來住在破廟裏？」你微笑着答道：「不錯！我是住在破廟裏，你覺得怎樣？」我被你這一問，竟不知所答，只是怔怔的四面觀望，只見在小小的門斗上有一張妃紅色紙，寫着梅窟兩個字，這時候我彷彿有所發見，我知道素日對你所想像的，至少錯了一半，從此我對你的性格分析，更覺無味濃厚了。

光陰過得很快，不覺開學兩個多月了，天氣已經秋涼，在那曉露未乾的公園草地上我們靜靜地臥着，你對我說：「我願就這樣過一世，我的靈魂便可常常與浩然之氣，結伴遨遊。」我聽了你的話，勾起我好作玄思的心，便覺得身飄飄凌雲而直上，頃刻間來到四無人跡的仙島裏，枕藉芳草以爲茵褥，餐美果，飲花露，絕不染絲毫煙火氣，那時你心裏所想的什麼，我雖無從知道，但看你那優然游然的樣子，我感到你已神遊天國去了。

我和你相處將及一年，幾次同遊，幾次深談，我總相信你是超然物外的人；我記得冬天裏我們彼此坐在白屋裏向火的時候，你會對我說，你總覺得我是個怪人，你說：「我不曾和你同事的時候，我常常對婉如說，你是放蕩不羈的天馬，但是現在我覺得你志趣銷沈，束縛維深……」我當時聽了你的話，我曾感到刺心的酸楚，因為我那時正困頓情海裏拔脫不能的時候，聽你說起我從前悲歌慷慨的心情，現在何以如此委靡呢？

但是朋友！你所懷疑於我的，也正是我所懷疑於你，不過我覺得你只是被矛盾的心理爭戰而煩悶，我却不曾疑心你有什麼更深的苦楚，直到我將要離開北京的那一天，你會到車站送我，你對我說：「朋友！從此好好的遊戲人間吧！」我知道你又在打趣我，我因對你說：「一樣的大家都是遊戲人間，你何必特別囑咐我呢！」你聽了我的話，臉色忽然慘淡起來。哽咽着道：「只怕要應了你在或人的悲哀裏的一句話：『我想遊戲人間反被人間遊戲了我！』」當時我見你這種情形，我纔知道我從前的推想又錯了。後來我到上海，你寫信給我，常常露着悲若的調子，但我還不能知道你悲苦到什麼地步；直到上月我接到你一封信說，你從此變成天涯一孤鴻了，我才想起有一次正是風雨交作的晚上

我在你所住的梅窟坐着，你對我說：「隱！世界上冷酷的人太多了，我很佩服你的卓然自持，現在已得到最後的勝利，我真沒有你那種膽量和決心，只有自己摧殘自己，前途結果現在雖然不能定，但是慘象已露，結果恐不免要演悲劇呢。」我那時知道你蘊藏心底必有不可告人的哀苦，本想向你盤結，恐怕我不願對我說，故祇對你說了幾句寬解的話，不久雨止了，餘雲盡散，東山捧出淡淡月兒，我們站在廊廡下，沈默着彼此無語，祇有互應和着低微之吁氣聲。

最近我接到你一封信你說：——

隱友！或人的悲哀中的惡消息：「唯逸已於昨晚死了，」隱友！怎麼想得到我便是亞俠了，遊戲人間的結果只是如斯！……但是亞俠的悲哀是埋葬在湖心了，我的悲哀只有飄浮在天心了，有母親在，我須忍受腐蝕的痛苦活着。……

我自從接到你這封信，我深悔或人的悲哀之作。不幸的唯逸和亞俠，其結果之慘淡竟深刻在你活躍的心海裏，即你的拘執和自傲，何嘗不是受我此作的無形影響。我雖然知道縱不讀我的作品，在你超特的天性裏早已蟄伏着拘執的分子，自傲的色彩，不過若

無此作，你自傲和拘執或不至如是之深且刻。唉！親愛的朋友，你所引爲同情的唯逸既已快了，我是回天無術，但我却要懇求你不要作亞俠吧。你本來體質很好，並且有心臟病，也不曾吐血，你何必自己過分的糟蹋呢。我接到你縱性喝酒的消息，十分難受。親愛的朋友！你對於愛你的某君，既是不能在他生時犧牲無謂的毀譽，而滿足他如飢如渴的純摯情懷，又何必在他死後，作無謂的摧殘呢？你說：「人事難測，我明年此日或已枯腐，亦未可知！……現在我毫無痛苦，一切麻木，仰觀明月一輪常自竊笑人類之愚癡可憐。」唉！你的矛盾心理，你自己或不覺得，而我却不能不爲你可憐。你果真麻木又何至於明年此日化爲枯槁？我誠知人到傷心時，往往不可理喻，不過我總希望你明白世界本來不是完全的，人生不如意事也自難免，便是你所認爲同調的處君不死，並且很順當的達到完滿的目的，但是勝利以後；又何嘗沒有苦痛？況且戀愛譬如漠漠平林上的輕煙微霧；只是不可捉摸的，使戀感下躋可於捉摸的事實，戀感便將與時日而并逝了親愛的朋友叫！你雖確是悲劇中之一角，但我願你以此自傲，不要以此自傷吧！

昨夜星月皎清，微風拂煦，炎暑匿跡，我同一個朋友徘徊於霞安寺路，忽見一所很

美麗莊嚴的外國墳場，那時鐵門已闔，我們只在那鐵柵隙間向裏窺看，只見墳牌整潔，石墓純白了，墓旁安琪兒有的低頭沈默，似爲死者之幽靈祝福，有的仰囑天容，似伴飄忽的魂魄上游天國。我們駐立忘返，忽然墳場內松樹之顛，住着一個夜鶯，唱起悲涼的曲子，我忽然又想起你來了。

回來之後忽接待文菊的一封信說：——

隱友，前接來信，令我探聽PM的近狀，她現在確是十分淒楚，我每和她談起FN的死，她必淚沾襟袖嗚咽的說：「造物戲我太甚！使我殺人，使我陷入於類似自殺之心境！自然喲！她的悲涼原不是無因，我當年和她在故鄉同學的時候，她是很聰明特出的學生。有一個青年十分羨慕她，曾再三想和她締交，她也曉得那青年也是個很有志趣的人，漸漸便相熟了。後來她離開故鄉，到北京去求學，那青年便和她同去。她以離開溫情的父母和家庭，來到四無親故的燕都，當然更覺寂寞淒涼。FN常常伴她出遊，在這種環境下，她和他的交感之深，自與時日俱進了。那時我們總以爲有情人終成眷屬了。然而人事不可測，不久便聲說FN病了，病因很複雜

隱約聽說是嘔血之症。這種的病，多半因抑鬱焦勞而起，我很覺得爲PW擔憂，因到她住的梅窩去訪她。我一進門便看見她黯然無言的坐在案旁，手裏拿着一張甫寫成的信稿，她見我進來，便放下信稿招呼我。正在她倒茶給我喝的時候，我已將那桌上的信稿看了一遍，她寫的是：「……飛蛾撲火而焚身，春蠶作繭以自縛，此豈無知之蟲蟻獨受其危害，要亦造物羅網，不可逃數耳！即靈如人類，亦何能擺脫？

……」隱友！PW的哀苦，可在這數行信箴中尋繹而已，何況她當時復戚容滿面呢我因問她道：「你曾去看FN嗎？他病好些嗎？」她聽我問完，便長嘆道：「他的病怎能那麼容易好呢！瞧着吧！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終不免因我而死！」我說：「你既知你有左右他的生死權，何忍終置之於死地！」她這時禁不住哭了，她不同能答我所問的話，只從抽匣裏拿出一封信給我看，只見上面寫道：——

「PW！近來忽我覺得我自己的興趣變了，經過多次的自省，我才曉得我的興趣所以致變的原因，唉！PW！在這廣漠的世界我只認識了你，也只專誠的膜拜你，願飄零半世的我，能終覆於你愛翼之下！

誠然我也知道，這只是不自然的自己束縛自己，我們爲了名分地位的阻礙，常常壓伏着自然情況的交感，然而愈要冷淡，結果至於愈其熱烈，唉！我實不能反抗我這顆心，而事實又不能不反抗，我只有幽囚在這意境的名園裏，作個永久的俘虜吧！

「韓」

隱友！世界上不幸的事何其多！不過因爲區區的名分和地位，竟斷送了一個有用的青年，其實其慘淡尚不止此，P.M.的毀形滅靈，更使人有之不忍，當時我禁不住陪着哭，但是何益！

她現在體質日漸衰弱，終日哭笑無常，有人勸她看佛經，但何處是歸宿？我聽說她叫你替她作一篇記述，也好！你有功夫不妨替她寫寫，使她讀了痛痛快快哭一場，久積的煩悶，或可借之一瀉！

「文菊」

親愛的朋友！當我讀完文菊這封信，正是午夜人靜的時節，淡月皎光已深深隱於雲

被之後，悲風嗚咽，似助我的嘆息。唉，朋友呵！我常自笑人類癡愚，喜作繭自縛，而我之愚更甚於一切人類。每當風清月白之夜，不知欣賞美景，只知握看一管敗筆，爲世之傷心人寫照，竟使灑然之心，滿蓄悲意！故我無作則已，有所作必皆悲苦哀涼之音，豈此大千世界，竟無分寸歡情，資人歡笑！唉！朋友啊！我不敢責備你毀情絕麗以自苦你爲了因你而死的FN，終日以眼淚洗面，我也絕不敢說你想不開。因爲被宰割的心絕不是別人所能想到其痛楚，那末更有何人能斷定你的哭是不應該的呢，哭吧，吾友！有眼淚的時候痛快的流，莫等欲哭無淚，更要痛苦萬倍了。

我叫我贊你作記述，無非要將一腔積悶傾瀉，文菊叫我作記述，也不過要借我的酒盃爲你澆塊燂，這都有益於你的，我又焉敢辭，不過我終不敢大膽爲你作傳，我怕我的預料不對，我若寫得不合你的意，必更增你的惆悵，更覺得你是天涯一孤鴻了。但是我若寫得合我的意，我又怕你受了無形的催眠，——只有這封信給你，我對於你同情和推想，都可於此中尋得。你爲之欣慰或傷感，我無從得知，只盼你誠實的告訴我，並望你有出我意料外的澈悟消息告訴我！親愛的朋友！保重吧！

靈海潮汐

親愛的梅姊：

我接到你的來信後，對於你的熱誠，十分的感激，當時就想抉示我心頭的隱衷，詳細爲你申說。然自從我回到故鄉以後，我雖然每天照着明亮的鏡子，不曾忘却我自己的形容，不過我確忘記了整個兒我的心的狀態，我彷彿是喝多了醇酒，一切都變成糲糊。其實這不是什麼很奇怪的事，因爲你只要知道我的處境，是怎麼的情形，和我的心靈怎樣被捆紮，那末你便能想像到，縱使你帶了十二分活潑的精神來到這里，也要變成階下的罪囚，一切不能自由了。

我住的地方，正在城裏的鬧市上，靠東的一條街，那是全城最大的街市，兩旁全是店舖，並不看見什麼人們的住房，因爲這地方的街市狹小，完全賃用人民的住房的門面作店舖，所以你可以想像到這店舖和住家是怎樣的毘連，住戶們自然有許多不便，他們店舖的夥計和老板，當八點以後閉了店門，便撥三兩條板凳，放上一塊藤綳子，橫七豎

入的睡着，倘若你夜裏從外頭回來的時候，必要從他挺挺睡着的牀邊走過，不但是鼾聲嚇人，那一股炭氣和汗臭，直薰得人嘔吐，尤其是當你從朋友家裏宴會回來以後，那一股強烈的刺激，真容易使得人宿酒上湧呢！

我曾記得有一次，我和玉姊同到青年會看電影；那天的片子是月宮寶盒，其中極多幽美的風景，使我麻木的感官，頓受新鮮的刺激，使輕鬆的快感彷彿置身另一世界。不久影片映完，我們自然要回到家裏，這時候差不多快十二點了，街上店舖大半全閉了門，電燈也都掩息，只有三數盞路燈，如曙後孤星般在那里淡淡的發着亮，可是月姊已明裝窺雲，遂何世界如籠於萬頃清波之下似的，那一種使人悄然意遠的美景，不覺與心幕上適纔的印象，溶而為一……但是不久已到家門口，嚇一陣「鼾呼」「鼾呼」的鼻聲雷動，同時空氣中滲着辣臭刺鼻，完身心被重濁的氣壓困着出不來氣，這才體貼出人間的意味來。至於庭院裏呢？爲空間經濟起見，並不種蓓蕾的玫瑰和噴芬的夜合，只是污濁破爛的洗衣盆，汲水桶，縱橫雜陳，從這不堪寓目的街市，走到不可迴旋的天井裏，只覺手絆腳牽。至於我住的那如斗般的屋子裏，雖勉強的把牲美化，然終爲四境的嘈雜，和孩

子們的哭叫聲把一切攪亂了。

這確是沈重的壓迫，往往激起我無名的憤怒，我不耐煩再開口和人們敷衍，我只咒詛上帝的不善安置，使我走遍了全個兒的城市，找不到生命的休息處。我又怎能抉示我心頭的靈潮，於我親愛的梅姊之前呢！

不久又到了夏天，赤雲千里的天空，可憐我不但心靈受割宰，而且身體更鬱蒸，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因移到鼓嶺來住——這是我們故鄉三山之一，鼓嶺位於鼓山之顛，彷彿寶塔之尖頂，登峯四望，可以極目千里，看得見福州的城市民房櫺毘，及洶濤駭浪的碧海，還有隱約於紫霧白雲中的巖洞迷離，峯巒重疊。我第一天來到這個所在。不禁滿心悵惘，彷彿被獵人久圍於智室中的歧路亡羊，一旦被釋重覩天日。欣悅自不待說，然而回想到昔日的顛頓艱辛不禁熱淚沾襟！

然而透明的溪水，照見我靈海的潮汐，使我從新認識我自己，我現在誠意的將這潮汐的印影，鄭重的託付雲雀，傳遞給我千里外的梅姊，和凡關心我的人們，這是何等的幸運。使我詛咒人生之餘，不克自慚，甚至懺悔，原來上帝所給予人們的宇宙，正不是

人們熙攘奔波的所在，呵梅姊我竟是錯了喲！

一 雞聲茅店月

當我從崎嶇陡險的山徑，攀緣而上以後，自是十分疲倦，沒有餘力更去飽覽山風嵐韻，但是和我同來的岡，她却料披夕陽，笑意沈酣的，來到我的面前說，「這里風景真好，我們出去玩玩吧！」我聽了這話，不免惹起遊興，早忘了疲倦，因遵着石階而上，陡見一片平坦的草地，靜臥於松影之下，我們一同坐在那柔嫩的碧茵上，覺得涼風拂面彷彿深秋況味，我們悄悄坐着，誰也不說什麼，只是目送雲飛，神並霞馳，直到黃昏後纔慢慢的回去。晚飯後，攤開被褥。頭纔着枕，就沉沉入夢了。這一夜睡得極舒暢，一覺醒來，天才破曉。淡灰色的天衣，還不曾脫却，封巖閉洞的白雲，方嫵嫵移步，天邊那一鉤殘月，容淡光薄，彷彿素女身籠輕綃，悄立於霜晨凌竦中，隔舍幾陣雞聲，韻遠趣清，推窗四望，微霧輕煙，掩映於山顛林際，房舍錯落，因地爲勢，美景如斯，遂使如重囚的我，遽然被釋，久已不波的靈海，頓起潮汐，芸芸人海中的我真只是一個行尸

呵！

靈海既擁潮汐，其活潑騰越有如遊龍，竟至不可羈勒。這一天黎明，我便起來，怔立在迴廊上，不知是何心情，只覺得心緒茫然，不復自主。

記起五年前的一個秋天早晨，——天空淡淡，曙光未到之前，我和儀姊同住在一所臨河的也店裏——那時正是我們由學校回家鄉的時候，頭一天起早，坐轎走了五十里，天已黑了，必須住一夜客店。第二天方能到蕪湖乘轎，那一家客店，只有三間屋子，一間堂屋，一間客房，一間是賬房，後頭還有一個廳排着三四張板牀，預備客商歇脚的。在這客店住着的女客除了我同儀姊沒有第三個人，於是我們兩人同住在一間房裏，——都是唯一的客房。我一走進去，只見那房子裏陰沈沈的，好像從來未見陽光，再一看牆上露着不到一尺闊的小洞，還露着些微的亮光，原來這就是窗戶。儀姊皺着眉頭說：「怎麼是這樣可怕的所在？你看這四面牆壁上，和屋頂上，都糊着十年前的陳報紙，不知這裏面藏着多少的臭蟲虱子呢！……」我聽了這話由不得全身肌肉緊張，掘開那板牀上的破蓆子看了看，但覺臭氣蒸溢不敢再往那上面坐。這時我忽又想到水滸上的黑店來了，我更覺心神不安，這一夜簡直不敢睡，怔怔的坐着數更籌。約莫初更剛過，就來了

兩個查夜的人，我們也不敢正眼看他，只託店主替我們說明來歷，並給了他一張學校的名片，他才一聲不響的走了。查夜的人走了不久，就聽見在我們房頂上，許多人嘻嘻哈哈的大笑，我和儀姊四目對望着，正不知怎麼措置，剛好送我們的聽差走進來了，問我們吃什麼東西，我們心裏懷着黑店的恐懼，因對他說一概不吃。儀姊又問他這上面有樓嗎，怎麼有許多人在上面呵。那聽差的說：「那里並不是樓，只是高不到三尺堆東西的地方，他們這些人都窩在上邊過大煙癮和賭錢。」我同儀姊聽了這話，才把心放下了，然而一夜究竟睡不着。到三更後，那樓上的客人大概都睡了，因為你們會聽見鼾訴的聲音，又坐了些時就聽見遠遠的雞叫，知道天快亮了，因悄悄的開了門到外面一看，到是滿庭好月色，茅店外稻田中麥秀追風，如擁碧波，我同儀姊正在徘徊觀賞，漸聽見村人趕早集的聲音，我們也就整裝奔前途了。

靈潮正在奔赴間，不覺這時的月影愈斜，星光更淡，雞鳴犬吠，四境應響，東方濃靜漸稀，紅暈如少女羞顏的彩霞，已擇隙下窺，紅而且大的昊日冉冉由山後而升，雲那間霞佈千里，山顛雲霖，逼炙勢而。跡，蔚藍滿空。唉！如浮雲般的人生，其變易還甚

於這月露風雲呵，梅姊也以爲然嗎？

二 動人無限愁如織

梅姊！你不是最喜歡蒼松嗎？在彌漫黃沙的燕京，固然缺少這個，然而我們這里簡直徧山都是。這種的樹鄉裏的人都不看重牠，往往砍下牠的枝幹作薪燒，可是我極愛那伏龍天矯的姿勢，恰好在我的屋子前有數十株臂般大的松樹，每逢微風穿柯，便聽見濤聲澎湃，我舉目雲天，一縷愁痕，直奔胸臆，哦！清翠的濤聲呵！然而如今都變成可怕的濤聲了。梅姊！你猜牠是帶來的什麼消息？記得去年八月裏，正是黃昏時候，我還是住在碧海之濱的小樓上，我們沿着海堤看去，只見斜陽滿樹，驚風鼓浪，細沫飛濺衣襟也正是濤聲澎湃，然而我那時對於這種如武士般的壯歌，只是深深的崇拜，崇拜牠的偉大的雄豪。

我深深記得我們同行海堤共是五人，其間有一個「夫人」——梅姊未曾見過，——她的面貌很美麗，尤其她天性的真稚，彷彿出谷的雛鷄，她從來不曾見過四無涯涘的海，這是她第一次看見海了。她極欣悅的對我說：「海上的霞光真美麗，真同閃光的柔錦相

彷彿，我幾時也能乘坐那輪船，到外國遨遊一番，便不負此生了。」我微笑道：「海行果然有趣。然而最怕遇見風浪……」丁夫人道：「吓如果遇見暴風雨，那真是可怕呢，我記得我母親的一個內姪，有一次從天津到上海，遇到颶風，在海裏顛沛了六七天，幸而倚傍着一個小島，不然便要全船翻覆了！」我們說到海裏的風浪，大家都感着心神的緊張，我更似乎受到什麼暗示般，心裏覺得忐忑不定，我忽想起涵曾對我說：「星相者曾斷定他二十八歲必死於水，……」這自然是可笑的聯想，然而實覺得涵明年出洋的計劃，最好不要實現……這時涵正與鐸談講着怎樣爲他的亡友編輯遺稿，我自不便打斷他的話頭，對他說我的杞憂……

我們談着不覺天色已黑下來，並且天上又灑下絲絲的細雨來，我們便沿着海堤回去了，晚飯後我正伏着窗子看海，又聽見濤聲澎湃，陡的又勻起我的杞憂來，我因對涵說：「我希望你明年不要到外國去……」涵怔怔的道：「爲什麼？」我被他一問又覺得我的思想太可笑了，不說罷！然而不能，我嗚嚕着道：「你不記得星相者說你二十八歲要小心嗎？……」涵聽了這話不覺嗤的一聲笑道：「你真有些神經過敏了，怎麼忽忽又想

起這個來！」我被她訕笑了一陣，也自覺慚沮，便不頗多說，……而不久也就忘記了。

濤聲不住的澎湃，然而涵却不會被他捲入旋窩，但是涵還不到二十八歲，已被病魔拖了去，唉！這不但星相者不曾料到，便是涵自身也未會夢想到呵，甚他在浪擁波掀的碧海之濱，計劃爲他的亡友整理遺稿，他何嘗想到第二年的今日，松濤澎湃中，我正爲他整理殘篇呢。一頁一頁的鈔着，由不得心淒目眩，我更拿出他爲亡友預備編輯而未會編輯的殘簡一疊，更不禁鼻酸淚涕。唉！不可預料的曇花般的生命，正不知道我能否爲他整理完全遺著并且又不知道誰又爲我整理遺著呢！姊姊！你看風神勤鼓着雙翼，松濤頻作繁響，他帶來的是什麼消息，……正是動人無限愁如織呵！

三 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斜陽滿山，繁英逞豔，我同圍繞過山徑，那山路忽高忽低曲折碗蜒，山窪處一方稻田，麥浪擁波，翠潤悅目，走盡田壟，忽見奇峯壁立，一抹殘陽，正反映而上。由這里撥亂草探幽徑，轉而東折，忽露出一條石階，隨階而上，其勢極險，彎腰曲背，十分吃

力，走到頂顛，下望羣峯起伏，都映掩於淡陽影裏，我同圃坐在懸崖上，默默的各自沉思。

我記得那是一個極輕柔而幽靜的夜景，沒有銀盤似的明月，只是點點的疏星，發着閃爍的微光。那寺裏一聲聲鐘鼓蕩漾在空氣裏時，實含着一類莊嚴玄妙的暗示。那一隊活潑的青年旅行者，正在那大殿前一片如鏡般的平地上手攙着手，捉迷藏爲嬉。我同圃，三個人悄悄的出了山門，便聽見瀑布的潺潺濺濺的聲音，我們沿着石路慢慢的散着步，兩旁的松香清徹，樹影參差，我們唱着極淒涼的歌調，圃有些悵惘了，她微微的嘆道：「良辰美景……」底下的話她不願意更說下去，因換了話頭說：「這個景緻，極像某一張影片上的夜景，真比什麼都好，可是我頂恨這種太好的風景恆使我惹起無限莫名的悵惘來。」我彷彿有所悟似的說道：「圃你猜這是什麼原因？……正是因爲環境的輕鬆，內心得有迴旋的餘地，潛伏心底的靈性的要求自然乘機發動，如果不能因之滿足，便要發生一種悵惘的情緒，然而這悵惘的情緒，却是一種美感，恆使吾人遲徊不忍舍去。」我們正發着各自的議論，只有德一聲不停的感嘆着，圃似乎不在意般的又接着道：

我想無論什麼東西，過於着跡，就要失却美感，風景也是如此，只要是自然的便好，那人工堆砌的究竟經不住仔細端相，……甚至於交朋友，也最怕的是膩，因為膩的便覺得醜態畢露，世界上的東西，一面美的一面是醜的，若果能夠掩飾住醜的，便都是美的可欣美的，否則都是些罪惡！」唉！梅姊，剛的一席話，正合了我的心，你總當記得朋友們往往嫌我冷酷，其實這電流般的交感，不過是霎時的現象，索居景思的時候，一切都覺淡然！我當時極贊同剛的話，但我覺得德這時有些彷彿失望似的，自然啦，她本是一個熱情的人，對於朋友，常常犧牲了自己而宛轉的人，而且是過分的細心，別人的一舉一動，她都以為是對她而發的，或者是有什麼深意。她近來待我很好，可是我久已冷淡的心情，雖願意十分的和親熱，無如總是落落的，她自然常時感到不痛快，可是我不能出於勉強的敷衍，不但這是對良心不住，而且也不耐煩，然而她現在無精打彩的長嘆着，我有些難受了。我想上帝太作弄我，既是給我這種冷酷而少信仰的心情，就不該同時又給我這種熱情的焚炙。

最使我不易忘懷的，是德將要離開我們的那一天，夜飯後她便忙着收拾行裝我只怔

怔的坐着發呆，她淒然的對我說：「我每年暑假離開這個學校時，從不曾感到一些留戀的意味，可是這一次就特別了，老早的就心亂如麻，說不出那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滋味……」她說着眼圈不覺紅了。我呢？梅姊若是前五年，我的眼淚早湧出來了，可是現在百劫之餘的心靈，彷彿麻木了，我並不是沒有同情心，然而我終沒有相當的表現，使那對方的人，得到共鳴的安慰，當我送她離開校門的時候，正是斜陽滿樹，煙雲淒迷我因冷冷的道：「德你看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德聽了這話，頓時淚如雨下，可是我已經乾枯的淚泉，只有慚愧着，直到德的影子不可再見了，我才悄悄的回來，我到了這裏，不覺是嘆了一聲，個忽回頭對我說：「趁着好景未去的時候，我們回去吧！也留些不盡的餘興。梅姊！這却是至理名言吧！」

四 寒灰寂寞憑誰暖 落葉飄揚何處歸

梅姊！我這個心終久是空落落的，然而也絕不想使這個心不空落，因為世界上究少可憑託的地方，至於歸宿呢，除非進了「死之門」恐怕沒有歸宿處呵！空落落的心不免到處生怯，明明是康莊大道，然而我從不敢坦然的前進，但是獨立於落日參橫，灰淡而

沈寂的天空中，又不免悵然自問「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了，梅姊！可憐以予刺盾，轉戰靈田，不至筋疲力倦，奄然物化，尙有何法足以解脫？

有時覺得人們待我也很有情誼，聊以自慰吧！然而多半是必然的關係，含着責任的意味，而且都是搔不着癢處的安慰，甚於有時強我嚙所不願嚙的東西，唉！轉不如沒有這些不自然的牽扯，反落得心身瀟灑，到而今束身於桎梏之中，承顏仰色，何其無聊！

但是世界上可靠的人，究竟太少，怯生生的我，總不敢掙脫這個牢籠，放膽前去。我夢想中的樂園，並不是想在綺羅叢裏，養尊處優，也不是想飲譙席上餞籌交錯。我不過只求兩椽清潔質樸的茅屋，一庭寂寞的花草，容我於明窗淨几之下，飲醞茶，茹山菓，讀秋聲落葉之什，挾靈海潮汐，示我親愛的朋友們。唉！我所望的原來非奢，然而蹉跎至今，依然夙願莫償，歲月匆匆，安知不終抱恨長辭。雖然我也知道在這世界上，正有許多醉夢沉酣的人們，春沐春花秋月般的豔容，傲睨於一羣爲他們而顛倒的青年之前，是何等的尊若天神。青年們如瘋狂似的俯伏她們的足前，求她們的嫣然一笑時，是何等

的沉醉迷離。呵！梅姊你當然記得從前在梅窩時我的豪興，我們曾談到前途的事業，你說你希望詩神能夠假你雙翼，使你凌霄而上，採摘些仙果瓊葩，賜與久不賞識美味的世人，這又是何等超越之趣，然而現在你却怔立在悲風慘日的新幕之旁，含淚仰視。呵梅姊！你豈是已經掀開人間的厚幕，看到最後的秘密了嗎？若果是的，請你不必深說罷我並懇求你暫且醉於醇醪，以幻像爲真實吧！更不必問到「落葉飄揚何處歸？」的消息因爲我不能相信在這世界上可以求到所謂憑託與歸宿呵！

梅姊！只要我一日活着，我的靈海潮汐將掀騰沒有已時，我尤其怕回首到那已經成塵的往事，然而我除了以往的事的餘味，強爲自慰外，我更不知將何物向你訴說！現在的我，未來的我，真彷彿剩餘的糟粕，無情的世界誠然厭果我，然而我也同樣的憎厭世界呵！

梅姊！我自然要感激你對我的共鳴，你希望我再到北京，並應許我在悽風苦雨之下伴我痛哭，唉！我們誠然是界界上的怯弱者，終不免死於失望呵！……梅姊！我與念及此，一幹秃筆不堪更續了喲！

寂 寞

妙蘿住在鄉間的別墅裏，彷彿新到一個絕人跡的所在，可是普通人必以為這是不可理解的事實。妙蘿的住室固然是在山巔的上面，然而只要打開四面的窗子，也可以看見農夫們正俯着身子在割稻。有時也有幾個十五六歲的青年女子，她們頭上戴着竹篾編就的闊笠，烟燦在強烈的日光下，窈窕的身軀和臉蛋，雖然是被日光蒸得兩頰深紅，然而別饒一種康健的丰韻。她們幫着父母們作着工，有時她們也悄悄的退到松樹下喝點從溪裏盪來的碧瑩瑩的清水，有時她們也指着妙蘿的住房，不知議論些什麼。若果妙蘿也正俯在窗子上的時候，她們必彷彿希奇似的微笑着。

這正是一個美麗的清晨，妙蘿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披散着待梳理的柔髮，悄然怔立在迴廊上。東方鮮艷的彩霞和繞樹的烟雲，也許使她受了極深的刺激，她微微的嘆着將一頭黑色的柔髮，鬚鬆的挽了一個S式的髻，便坐在一張有靠背的藤椅上。一面從藤椅旁的小几上拿起一本小冊子，——那是一本很俏麗的小冊子，金色的邊緣，玫瑰紫的

書皮，妙羅掀開第一頁，用胸前垂着金質的自來水筆，輕輕的寫道：——

「現在我總算認識了我自己，同時也認識了世上的一切人，就是小美兒是那樣的活潑而天真的面龐，然而在她那一雙澄澈神秘的眼中，也已經告訴人與人是隔絕得太遠了，她眼珠一轉的當兒，誰能知道她是在設想什麼？同時我自己瞬息百變的心潮，誰又會把牠捉住過，哀！世界上只有幻像，——可以說一切的真實都是人們自慰的幻像……」

妙羅的筆尖忽然停住了，因為她看見阿金——一個十七歲的女侍，已端了一盆臉水來，她放下筆和冊子，正攪着臉巾，忽看見在山坡下，松樹影裏有一對愛人兒，正偎傍着，私語着，從那斜坡上穿過，「呵！那恰是一副絕美的圖畫，牠的誘惑人和使人欣慰實在只不過一副絕美的圖畫。若果說那是逼真的便失去一切的興趣和價值了，因為只有圖畫，能保持她和他永久的超凡的興趣和詩的意味，縱使那個女的變成白髮駝背的老婆，那男的變成龍鐘老邁可憎的樣子，然而這與他們這霎那圖畫般詩情畫意是沒有妨礙的。」妙羅一壁洗着臉，一壁看着那一對情人遐想着。不久女侍將殘水收拾去，妙羅悄悄掀開窗幔，新鮮而光艷的朝陽正射在一張油畫上——約瑟和她的情人拿坡崙互真相偎

抱着，拿破崙身着金質盔甲，像貌和天神樣的魁偉，然而俯伏在她一妙麗絕倫的約吧足下，又是何種的柔情縈繞；這時或者他們將要分別了，約瑟滿眼清波，瑩瑩欲滴，那又是怎樣使人神往，這才是永久的詩情畫意，才是永久的真實，——真實等於他們背影的月光清流，直到無限年後，他們的印象——使人沉醉的幻像永遠繼續在人間，除此以外一切都隨時間空間整個兒消失了。

妙蘿對着那油畫出了一會神。又回到適才坐的藤椅上將方才所寫的冊子，又拿起來繼續着寫道：——

「彷彿造物主已經將人間的神秘指示達我了。從此以後我立刻覺得寂寞，甚至終此一生永遠在寂寞中，我不免回溯從前的生活：我的父親是一個威嚴的男子，他在生之年永遠沒有給我可以依靠而求慰的機會，在他的威嚴下，我覺得我是十分的無依傍，因為他從不容許我以訴說我內心一切的機會，不過我那時還不十分覺得，因為天真的孩子實際沒有多少心事。我的母親呢，她雖是溫和的，然而我也不曾表示過我的意見，因為她是慈悲的，如果我不能如她所希望的，她每至為之垂淚，於是我只藏着——深深的藏

着內心的隱秘——因此我常常感得我的孤單和寂寞。

在一個二三百人集合的學校生活裏，至少總有一兩個人足以安慰我，不致使我如孤獨的旅行者，孑孓於四無人際的沙漠中。紹儀，她曾留給我很好的印象，她告訴我人生是不能求究竟的，只要能應付眼前的環境，便算是好身手。她曾在葡萄園裏，月影，婆娑的下面，和她的情人跳舞，偎抱，接吻，她說人生只可作如是觀，——不必想到紅粉骷髏然而不幸得很，霎那間，真真不遠雲那裏，一切便都改觀了，她抱着稚嫩的小生命悄然沉思，這時四境唯有寂寞！

筠倩她自又是一方面的人，她不表同情於紹倩的自騙主義，然而她同樣的不贊成我的過求究竟。她也曾給我一個絕美的印象，那正是鳥語花香的春朝，許多垂髫的女孩和總角的童子，她居然作了他們的伴侶，教他們唱，教他們舞，更教他們聽春鶯嬌囀，黃鸝輕啾，同時也教他們看蝴蝶怎樣的翩翩而舞，雲天怎樣變幻出色。的確那時節，她實是世上的勝利者，如果僅此而止，到是可以永久保存着詩情畫意！

去年筠倩回來了，仍舊抱着評情畫意的心懷，來到這所花園裏，然而一切都消失了

：殘紅狼藉，人影全杳，四境悄悄亦只賸有寂寞。

爲什麼這些個人，都彷彿兩面國的人，露着一個臉，正遮着一個臉，那露在外面的臉，邃然看去，到大半都是和藹可親，然而那遮在裏面的臉，便毫不可測度了，或者是夜叉般的凶險，或者是山魈般的變化莫測，恆使我懷戒心永遠不敢和他們過於親近……

是的，一般的人和情人應當是兩樣，情人和情人融洽時確只有一面的臉，這自然可以親近了，然而你要注意，在你們結爲一體以後，有時一樣的要恢復他和她兩面臉的本能。女人因爲怕男人更喜歡其他的女人，有時尙不止兩面臉，竟至問時猜忌，怨恨，狠毒，狐媚——無數種的面目對待她們的丈夫；丈夫憎嫌妻子另有所歡，也是有無數種的臉——欺騙，壓迫，侮辱——總之三位一體只有超人類的上帝是作得到的，至於人類只有孤獨，只有寂寞！——

妙羅寫着，不禁深深的嘆着，一羣的青年鄉下女子，戴着闊笠，有的拿着鎌刀，有的拿着斧子，還有的牽着牛，她們一路說笑的來到這山坡下，竟使妙羅大能更往下寫了。她想爲什你她們是那樣的合羣，爲什麼寂寞不闖入她們的心胸呀！這只有上帝知道

也許她們不曾學到城市中人的聰明和技巧，她們懷疑的看着我，也正和我對於她們的懷疑一樣。或者在她們四五個人之間，也正是各個人是各個人，同樣在彼此推測的地位？然而我終希望這是我的錯誤！除此我更不知將何以自慰？

正是凡事都是不可推測。蔓文悄悄的坐在我的對面，她面前曾放着一本英文書，然而她的眼神確不在書上，在她深沈的眼神中，誰又知過她齊個的事實，人們無論是怎樣的使自己不孤稱，實在是不可能的！

蔓文活潑的體態，自然不愧是個交際家，她曾受許多人的信仰，一個中年的政治家曾經用了許多方法，想使她和他混爲一個，然而兩個絕對不同的圓腦殼內，正各自有各自的門閥，除非是萬能的上帝，或者能把一切的不同而歸於大同呢。

蔓文曾經告訴過我：「那中年的政治家，學問，門地，身份的確都無可議，然而他太不了解我（指蔓文）的心理了，我喜歡若招若離倨傲的態度時，他偏以一副過於謙和親熱的神氣對待我，我自然而然的要拒絕他，然而士誠倒是一個善於推測婦女心理的人但他那一次請我吃飯的時候，他曾對坐在他旁邊的肖奇說：「手段的靈巧是一切的勝利

……」我立時感覺得他是在演劇，我或不免將爲上場的傀儡，那真是太不值得……

接着我又看了一齣不朽的活劇，你應該記得良玉吧？她的年記和面貌，差不多快和那雞冠花差不多，到秋末了，一切都現着枯槁的神情，然而她却老來紅，——正和雞冠花經秋霜的凌虐後更紅了。她是極有毅力，且勇敢的女人，她能打破一切的難關，在許多兵隊之下，她能於容不迫的從那裏求見他們的元帥。她的辯才也很好，當她見着那挺胸鼓肚的局面上的大人物，竟能滔滔不絕的談她的方針，和要求，往往由這裏得到許多成績。設若她有一副嬌媚的容貌和青春的豐韻，再加上她的勇敢毅力，真是可以打破一切的難關，然而不幸她終不過是離旁隙地上一朵不惹人羨慕的老來紅。她什麼都能打破而至於勝利之境，唯打不破情關。

肖奇恰像是三老裏的臨風玉樹，態度的瀟灑飄逸。實足以使羣芳傾動，然而他的身世，又彷彿是孤島裏的瓊葩，寂寞孤單，他和良玉因同鄉的關係，很爲親切，然而他只認良玉作他的愛姊，却未曾盤算過，和她結爲一體，這正是他深藏腦海的秘密。良玉是否和他同感，我們局外人，自然不知道，就是良玉也只能想她自己所想要的，……這是

很自然的結果呵。

在某一個下午，我和良玉，肖奇，士誠一齊坐在一帶柏樹的蔭下，玫瑰色的荷蕒酌漾在翡翠杯裏，雪白的蓮藕，又堆滿在瑪瑙盤裏，誰能不受這印象的催眠，當然在這種環境底下，要含些詩的愛情的趣味。我們各自舉杯飲着，然在神情飛趣時，恰好德芬從斜陽盪彩的路上，婀娜的前進，她穿着一套淡荷色的軟綃，忽而在金黃色的淡陽下穿過。忽而又被婆婆的樹影罩住，她走遠的已經看見我們了，然而她彷彿有所躊躇的，又折了回去。正當這時，肖奇陡然放下酒杯，決然『哀』的嘆了一聲，拿起帽子走了，我們四周的空氣，立刻緊張起來，彷彿不久就有不可思議的活劇出現。原爲我們知道，肖奇的走，實是爲了德芬，這時大家的視線，不約而同的集在良玉的身上，只見她面色蒼白，嘴唇顫動，兩眼凝淚，怔怔對着肖奇的背影。最後她竟支持不住，嗚咽的哭了。她站起來，一言不發的飛奔而去。我們勉強的維持了殘局，然而誰也不能再說些什麼。我到底放心不下，因立刻約了士誠到肖奇的寓所去，我還奔到那裏時，只見肖奇的房門緊閉着，從連敲了數次，只不見影響。我有些心慌。不能再等他的許可，便叫茶房另拿一鎖匙來

這才把門開開。我們一進去，肖奇直挺挺躺在床上，面紅筋暴，兩眼不住的流淚，我和士誠走到他的睡床前，他才突然翻身爬了起來，握住我們的手，放聲痛哭。他說：「我實在難受，我不能再忍了，……我實在委決不下，除非是今天死了，……」我們忙安慰他說：「肖奇，你不可這樣自苦，有什麼難決的事，大家商量總有個辦法。……」肖奇仍然痛哭着說：「我對不起良玉，同時我又對不起德芬……我若果顧全了德芬，就毀了素日翼覆的良玉，姐姐……我們都是自己人，我不敢瞞你們，我深知良玉的愛我，不僅是愛一個兄弟，她也是和我一樣的飄零孤單，我怎忍棄了她。但是你們叫我怎麼辦？我良心覺得和她實不是適宜的配偶，……並且德芬是我的心許的戀人……然而我僅只作良玉姐姐的愛弟，良玉姊姊一切便因我而毀壞了，唉！……我實在不知自處。……」我和士誠這時也只有默然，因為這實是個難題，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無論看見那一個過不去，我們一樣的傷心。若論德芬那本是肖奇絕好的配偶，然而適才良玉的失望，我們明明着在眼裏，她真是以全生命交付給肖奇，我們叫肖奇拒絕她嗎？……愛！什麼理智這時候已是失却了效力。我和士誠只有陪着肖奇苦痛，當至於陪他落淚，大家沉默約有

一個鐘頭，肖奇咬唇決然的站了起來，挽着我們的手說：『蔓文士誠，求你們同我去看良玉姐姐。她現在一定苦壞了，只爲我這麼個不肖的人！』於是我和士誠如同上了催眠術似的，跟着肖奇急急坐了一輛摩托卡，奔良玉家裏去。我們一直走到她的寢室，只見她面如死灰兩眼發木的睡在床上。肖奇一把握住她的手，伏在她的胸前，連哭帶叫的道：

『姐姐我對不住你！求你恕了我吧！我從今以後唯有你的命令是從；我想——我費了很長的時間想我甘心犧牲一切——姐姐你醒來吧！』良玉這時深深的嘆了一聲，接着嗚咽的哭起來，她咽哽着說：『肖奇這是我的錯誤，你沒有對不起我……好！親愛的弟弟！你只是我親愛的弟弟！此外一切都不相干。……』肖奇聽了這話，只是哭道：『姐姐，不，你不僅是我的姐姐，同時你是我的終身伴侶，姐姐，我將永遠保持我們定婚的約指，姐姐你不要再說別的吧……』唉！這一齣不朽的活劇我們看了由不得傷心，然而我們還能暫且自慰這事情是告了段落。

過了兩個多月，有一天早晨，我們忽接到肖奇的一封信道：『唉！我的姊姊終因爲我不肖走了，我將要終身對她抱憾，我心亂神昏不知應當說些什麼，請你們看她的信吧』

「果然此外尚有一張信是良玉的親筆，寫道：——

『肖奇！我終夜思量，——再三的思量，我實在不是你的配偶，這都是由我的錯誤。可是天地當鑒此心，我的愛你，實出於情不自己，我滿想使你一生得到快樂種種的計劃都是爲你，然而我沒想到一切的經營適足以鑄成極大的錯誤！呀！肖奇！德芬也是我素來心愛的妹妹，你們恰是一對好配偶。我現在決計成全你們，我立刻將有長期的旅行，如果上帝的殊思，我們自有相見之期，否則只有各奔前程……』

我們接到這個意外的消息，自然放心不下，立刻又跑去看肖奇。只見他形容枯槁彷彿抱病的樣子，他見了我們道：『……我對不起我的姐，我不能再對不起德芬，我已經告訴她，世界上只有孤單寂寞，什麼愛情適足以受苦，我將要永永被罰於孤單裏，因爲不能推測別人頭腦裏的事實，正是誰也不會了解誰！……』

唉！這是怎樣敗興的活劇，然而這個世界上無論什麼事，結果都是敗興的呢！」

蔓文便從此退出交際場，當然不是不可解的事實！

妙蘿想到這裏，忽然蔓文對她說道：「妙蘿！若果是可能，我願意永遠不再履足城

市了，在那裏繁華熱鬧的場合，往往顧不得人們的孤單，因為件件事都是含着滑稽的互相欽騙的色彩，……你了解我的以嗎？」

妙羅沉思着，凝聽着悄悄的放下筆！微笑道：「自然認真的說，人人都是孤單的，然而造物主也因此爲人類嘆息，他也曾勉強爲人類創造般興奮劑，你看那不是絕好的安慰品嗎？……妙羅」說到這裏已經站了起來，蔓文也隨着她向前來：「呵！那真是神秘而滑稽的勾當，那樹林盡頭，一塊光滑枕處溪流的巖石上，不是明明坐着兩個上帝的寵兒嗎？他們手臂相挽，頭頸相偎，心脉相通，只有她和他這霎時間不是孤單的，寂寞的然而好！僅此而止，便可保持雋永，和真實！」

風電飛馳的濃霧，忽從山谷裏湧奔而來，一切漸漸模糊，便是那一對雋永美妙的倩影，也漸漸的消失了，然而妙羅和蔓文却彷彿滿意似的含笑，對看這尙留餘韻的雲霧！

何處是歸程

在紛歧的人生路上，沙侶也是一個怯生的旅行者，她現在雖然已是一個妻子和母親了，但仍不時的徘徊歧路，情問何處是歸程。

這一天她預備請一個遠方的歸客，天色才朦朧已經輾轉不成夢了。她呆呆的望着淡紫色的帳頂，——彷彿在那上邊展露着紫羅蘭的花影，正是四年前的一個春夜吧，微風暗送茉莉的溫馨，眉月斜掛松尖寂靜的河隄上。她曾同玲素挽臂並肩，蹣跚於嫩綠叢中不過爲了玲素去國，惛然的話別，一切的美景都染上離人眼中的淚痕。

第二天的清晨，沙侶拿了一束紫羅蘭花，到車站上送玲素沙侶握着玲素的手說道：「素姊珍重吧！……四年後再見，但願你我都如這含笑的春花，牠是希望的象徵呵！」那時玲素收了這花，火車已經慢慢的蠕動了，——現在整整已經四年。

沙侶正眷懷這往事，不覺環顧自己的四圍。忽看見身旁睡着十個月的孩子——緋紅着雙頰，垂覆着長而黑的睫毛，嬌小而圓潤的面孔，不由得輕輕在他額上吻了一下，又

輕輕坐了起來，披上一件絨布的夾衣，拉開蚊帳，黃金色的日光已由玻璃窗外射了進來。聽聽樓下已有輕微的脚步聲，心想大約是張媽起來了吧。於是走到扶梯口輕輕喊了一聲張媽，一個麻臉而微胖的婦人拿着一把鉛壺上來了。沙侶扣着衣紐欠伸着道：「今天十點有客來，屋裏和客廳的地板都要拖乾淨些……回頭就去買小菜……阿福起來了嗎？……叫他吃了早飯就到碼頭去接三小姐。另外還有一個客人，是和三小姐同輪船來的，……她們九點鐘到上海。早點去不要誤了事！」張媽放下鉛壺答應着去了。

沙侶走到梳粧台旁，正打算梳頭，忽看見鏡子裏自己的容顏老了許多，和牆上所掛的小照，大不同了，她不免暗驚歲月催人，梳子插在頭上，怔怔的出起神來。她不住的想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結婚生子，作母親，……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業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陳迹……女子，……那原來就是女人的天職，但誰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這麼簡單的動物呢……整理家務，扶養孩子，哦！侍候丈夫，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銷磨人了。社會事業——由於個人的意志所發生的活動，只好不提吧。……唉，真慚愧對今天遠道的歸客！——一別四年的玲素呵！她現在在學成歸國，正好施展她平生的抱

負。她彷彿是光芒閃爍的北辰，可以爲黑暗沉沉的夜景放一線的光明，爲一切迷路者指引前程。哦，這是怎樣的偉大和有意義！唉，我真太怯弱，爲什麼要結婚，妹妹一向抱獨身主義，她的見識要比我高超呢！現在只有看人家奮飛，我已是時代的落伍者。十餘年來所求知識，現在只好分付波臣，把一切都深埋海底吧。希望的花，隨流光而枯萎，永永成爲我靈宮裏的一個殘影呵！……沙侶無論如何排解不開這騷愁的秘結，禁不住悄悄的拭淚，忽聽見前屋丈夫的咳嗽聲，知道他已醒了，趕忙喊張媽端正面湯，預備點心，自己又跑過去替他拿替換的褲褂。一面又吩咐車夫吃早飯，把車子拉出去預備着。亂了一陣子，才想去洗臉，床上的小乖乖又醒了，連忙放下面巾，抱起小乖，喂奶換尿布，壁上的鐘已噹噹的敲了九下。客人就要來了，一切都還不社預備好，沙侶顧不得了如走馬燈似的忙着。

沙侶走到院子裏，採了幾枝紫色的丁香插在白磁瓶裏，放在客廳的圓桌上。悵然坐在靠窗的沙發上，靜靜的等候玲素和她的三妹妹。在這沉寂而溫馨的空氣裏沙侶復重溫她的舊夢，眼睫上不知何時又沾濡上淚液，彷彿晨露浸秋草。

不久門上的電鈴，郎郎的聲了，張媽呀的一聲開了大門，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手裏提了一個小皮包，含笑走了進來。沙侶忙上前握住她的手，似喜似悵的說道：「你們回來了。玲素呢……」來了！沙侶你好嗎？想不到在這裏看見你，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快讓我看看我們的外甥，……沙侶默默的癡立着。玲素彷彿明白她的隱衷因握着沙侶的手懇切的說道：「岐路百出的人生長途上，你總算找到歸宿，不必想那些不如意的事吧！」沙侶恹恹的想淚，不能勉強的嚥下去了。她哽咽着嘆道：「玲姊你何必拿這種不由衷的話安慰我，歸宿——我真是不敢深想，譬如坑窪裏的水，牠永永不動，那也算是有了歸宿，但是太無聊而淺薄。如果我但求如此的歸宿，如此的歸宿便是人生的真義。那麼世界還有什麼缺陷？」

「這是爲什麼，姊姊。你難道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嗎？」沙侶搖頭歎道：「妹妹我那敢妄來如意，世界上也有如意的事嗎？只求事實與思想不過分的衝突，已經是萬分的幸運了！沙侶淒楚而深痛的語調，使得大家惘然了。三妹妹似不耐此種死一般的冷寂，站了起來，憑着窗子看院子裏的蜜蜂，攢進花心探蜜。玲素依然緊握沙侶的手安慰她道：

「沙侶不要太拘迹吧，有什麼難受的呢！世界上所謂的真理，原不是絕對的。什麼偉大和不朽，究竟太片面了，何嘗能解決整偶的人生？——人生原來不是這樣簡單的，誰能夠面面顧到？……如果天地是一個完整的，那麼女媧氏倒不必鍊石補天了，你也太想不開」

「玲姊的話真不錯，人生就彷彿早不知歸程的旅行者，走到那裏算到那裏，只要是已經努力的走了，一切都可以卸責了。……姊姊總喜歡鑽牛角，越鑽越仄，……我不怕你笑話，我獨身主義的主張，近來有些搖動了，……因為我已覺悟固執是人生滋苦之因，不必拿別人說，只看我們的姑姑吧。」

「姑姑近來怎麼樣？前些日子聽說她患失眠很利害，最近不知好了沒有？三妹妹你從故鄉來，也聽到她的消息嗎？」

「姊姊！你自然很仰慕姑姑的努力囉。……人們有的說像她這樣才算偉大，但是不幸同時也有人伶笑說她無聊的出風頭，姑姑恨起來常常咬着嘴唇道：『齟齬的人類，永遠是殘酷的啊！』但是誰理會她，隔膜彷彿鐵墜銅牆般矗立在人與人的中間。」

玲素聽見三妹妹慨然的說着，也不覺有些心煩意亂，但仍勉強保持她沈沈的態度，淡淡的說道：「我想世界上既沒有兼全的事，那末隨遇而安自多樂趣，又何必矯趣沽名？」

沙侶搖頭道：「玲姊！我相信你更比我明白一切，因此我知道你的話還是爲安慰我而發的。……究竟你也是替我咽着眼淚，何妨大家痛快些哭一場呢！……我老實的告訴你吧，女孩子們的心，完全迷惑於理想的花園裏。——玫瑰是愛情的象徵，月光的潔幕下，戀人並肩的坐在花叢裏，一切都超越人間，把兩個靈魂攪合成一個，世界儘管和死般的沈寂而他和她是息息相通的，是諧和的。唉，這種的誘惑力之下，誰能相信骨子裏的真象呢！……簡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結婚的果是把他和她從天上捧到人間，他們是爲了家務的管理，和慾性的發洩而娶妻。更痛快點說吧，許多女子也是爲了吃飯享福而嫁丈夫。——但是作着理想的花園的夢的女子，跑到這種的環境之下，……玲姊這難道不是悲劇嗎？……前天芭芬來，她曾問我說：『你現在怎麼樣？看着雜亂如麻的家事，竟沒有一切努力的意思嗎？』玲姊！你知道芭芬這話，使我如何的受刺激！但是

罪過，我當時竟說出些欺人自欺的話。——我現在一切都不想了，撫養大了這個小孩子也就算了。高興時寫點東西，念點書，消遣消遣。我本是個小人物，且早已看透了一切的虛榮。……芷芬聽罷，極不高興，她用失望的笑光看着我道：『你能安於很也好，不過我也有我的思想……將軍上馬各自奔前程吧！』她大概看我是個不堪造就的廢物，連坐也不坐便走了。當時我覺得很抱歉，並且再捫捫心我何嘗真是沒有責任心？……呵，玲姊，怯弱的我只有悔恨我爲什麼要結婚呢！沙侶說得十分傷心，不住的用羅巾拭淚。

但是三妹妹總不信，不結婚便可以成全一切，她回過頭來看看沙侶和玲素說：「讓我們再談談不結婚的姑姑吧：」

「玲姊和姊姊，你們腦子裏都應有姑姑的印象吧？美麗和春花般的面孔，玲瓏而窈窕的身材，正彷彿這漂亮而馥郁的丁香花。可是只有這時候，是丁香的青春期，香色均臻濃豔；不過催人的歲月，和不肯爲人駐足的春之女神，轉眼走了，一切便都改觀。如果到了鵲啼嫣紅，鶯戀殘枝，已是春事闌珊，只落得追念既往的青春，那又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冷落？……姑姑近來憔悴得多了，據我的觀察，她或者正悔不會及時的結婚

呢！」

沙侶雖聽了這話，但不敢深信，微笑道：「三妹妹，你不要太把姑姑看弱了。」

三妹妹辯道：「你聽我講她一段故事吧」：

「今年中音月夜我和她同在鼓山住着，這夜恰是滿山的好月色，瀑布和瀉流都閃爍着銀色的光。晚飯後，我們沿着石路土階，慢慢奔北山峯，那裏如疏星般列着鸞瑰光滑的巖石，我們揀了一塊三角形的，並肩坐下。忽從微風裏情送來陣陣的暗香，我們藉着月色的皎朗，看見巖石上攀着不少的籐蔓，也有如珊瑚色的圓球，認不出是什麼東西。在我們的脚下，凹下去的地方有一道山潤，正游游浚浚的流動，我們彼此無言的對坐着不久忽聽見悠揚的歌聲，正從對山的禮拜堂裏發出來。姑姑很興奮的站起來說：「美妙極了，此時此地，倘若說就在這時候死了，豈不？……真的到那一天，或者有許多人要嘆道：『可惜，可惜她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死，前途成就正未可量呢！……』」『我聽了這話彷彿得了一種暗示，窺見姑姑心頭隆起紅腫的復痕。——我因問道：『姑姑，你爲什麼說這種短氣的話，你的前途正遠，大家都希望你把成功的消息報告他們呢。……』」

姑姑撫着我的肩嘆道：「三妹，你知道正是爲了希望我的人多，我要早死了，只有死才能得最大的同情。……想起兩年前在北京爲婦女事業奔走，結果只增加我一些慚悔，有些人竟贈了我一個準政客的刻薄名詞，更不知受了多少嘲笑，末了到底被人造了許多謠言，什麼和某人訂婚了，最殘忍的竟有人說我要給某人作姨太太。並且不止侮辱我一個他們在酒酣耳熱的時候，從他們噴唾的口角上，往往流露出輕薄的微笑，跟着，他們必定要求一個結論道：『這些女子都是拿着婦女事業作招牌，着題出風頭，』……：你想我怎麼受？……：偏偏我們的同志又不爭氣，文蘭和美真又鬧起三角戀愛，一天到晚鬧笑話，我不免憤恨終至於灰心，不久大局又生了大變，事務會解散，……：我們婦女會也就冰消瓦解。在北京住着真覺無聊，更加着不知趣的某君整天和我夾纏，使我決心離開北京。……：還以爲回來以後，再想法團結同志以圖再合作，那裏知道這裏的環境更是不堪？唉！……：我的前途茫茫，成敗不可必，倘若事業終無希望，……：到不如早些作個結束。……：」

「姑姑愀然的站在月光之下，也許是悄悄的垂淚，但我不忍對她逼視。當我在回來

的路上，姑姑又對我說：『真的我現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

「玲姊，姑姑言外之意便可知了。」沙侶靜聽着，最後微笑道：「那末還是結婚好」
玲素並不理會她的話，只悄悄的打算盤，怎麼辦結婚也不好，不結婚也不好，岐路紛出，到底何處是歸程呵？她不覺深深的嘆道：「好複雜的人生！」

沙侶和三妹妹沉默了，大家各自想着心事，四圍如死般的寂靜，只有樹梢頭的黃鸝正宛囀着，巧弄她的珠喉呢。

雲蘿姑娘

這時候只有八點多鐘，園裏的清道夫才掃完馬路。兩三個採雞頭米的工人，已經駕小船，蕩向河中去了。天上停着幾朵稀薄的白雲，水藍的天空，好像圓幕似的覆載着大地，遠遠的景山正照着朝旭，青松翠柏閃爍着金光，微涼的秋風，吹在河面，銀浪輕湧，園子裏遊人稀少，四面充溢着遼闊清寂的空氣。在河的南岸，有一個著深色衣服的警察背着手沿河岸走着，不時向四處瞭望。

雲蘿姑娘和他的朋友凌俊在松影下緩步走着。雲蘿姑娘的神態十分清挺秀傲，彷彿秋天裏，冒霜露開放的菊花。那青年凌俊像貌很魁武，兩道利劍似的眉，和深邃的眼瞳常使人聯想到古時的義俠英雄一流的人。

他們並肩走着，不知不覺已來到河岸，這時河裏的蓮花早已香消玉隕，便是那蓮蓬也都被人採光，滿河只勝下些殘梗敗葉，高高低低，站在水中，對着冷辣的秋風抖顫。

雲蘿姑娘從皮夾子裏拿出一條手巾，擦了擦臉，仰頭對凌俊說道：「你昨天的信，

我已經收到了，我來回看了五六遍。但是凌俊，我真沒法子答覆你！……我常常自己懷懼不知道我們將弄成什麼結果，……今天我們痛快談一談吧！」

凌俊噓了一口氣道：「我希望你最後能允許我，……你不是曾答應作我的好朋友嗎？」

「哦！凌俊！但是你的希冀不止作好朋友呢？……而事實上阻礙又真多，我可怎麼辦呢？……」

「雲姊！……」凌俊悄悄喊了一聲低下頭長嘆。於是彼此靜默了五分鐘。雲羅姑娘指着前面的椅子說：「我們找個坐位，坐下慢慢的談吧！」凌俊道：「好！我們真應當好好談一談，雲姊！你知道我現在有點自己制不住自己呢！……雲姊！天知道：我無時無刻不念你，……我現在常常感到作人無聊，我很願意死！……」

雲羅在椅子的左首坐下，將手裏的傘放在旁邊，指着椅子右首讓凌俊坐下，凌俊無精打彩坐下了。雲羅說：「凌俊！我老實告訴你，我們前途只有友誼，——或者是你願意作我的弟弟，那麼我們還可以有姊弟之愛。除了以上的關係，我們簡直沒有更多的希

冀。凌弟！你鎮住心神。你想想我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實在覺得對你不起，自從你和我相熟後，你從我這裏學到的便是唯一的悲觀。凌弟！你的前途很光明，爲什麼不向前走？」

「唉！走，到那裏去呢？一切都彷彿非常陌生，幾次想振作，還是振作不起來，我也知道我完全糊塗了……可是雲姊你對我絕沒有責任問題。雲姊放心吧！……我也許找個機會到外頭去飄泊，最好被人一槍打死，便什麼都有了結局……」

「凌弟！你這話越說越窄。我想還是我死了吧！我真罪過。好好的把你拉入情海，——而且不是風平浪靜的情海——我真憂愁，萬一不幸，就覆沒在這冷凜的海底。凌弟我對你將怎樣負疚呵！」

「雲姊！你到底爲了什麼不答應我，你不愛我嗎？……」

「凌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真不愛你，我今天也絕不到這裏來會你了。」

「雲姊！那末你就答應我吧！……姊姊！」

雲蘿姑娘兩隻眼睛，祇怔望着遠處的停雲，過了些時，才深深噓了口氣說：「凌弟

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我要永遠緘情向荒坵呢！……我的心已經有了極深刻的殘痕……凌弟，我的生平你不是很明白的嗎？……凌弟，我老實說了吧！我實在不酒受你純潔的情愛的，真的！有時候，我爲了你的熱愛很能使我由沈寂中興奮，使我忘了以前的許多殘痕，使我很驕傲，不過這究竟有什麼益處呢！忘了只不過暫是時忘了！等到想起來的時候，還不是仍要恢復原狀而且更增加了許多新的毒劍的刺劑。凌弟！我有時也曾想到我實在是，在不自然律下求活命的固執女子……不過這種想頭的力量，終是太微弱了，經不起考慮……」

凌俊握着雲蘿姑娘的手，全身的熱血，都似乎在沸着，心頭好像壓着一塊重鉛，腦子裏覺得悶痛，兩頰繞得如火雲般紅。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一口一口向空噓着，
嗚。

這時日光正射在河心，對岸有一隻小船，裏面坐着兩個年輕的女子，慢慢搖着畫槳在那金波銀浪上泛着，東邊玉棟橋上，東來人往，十分熱鬧，還有樹梢上的秋蟬也啞漿聲音吵個不休。園裏的遊人漸漸多了。

雲蘿姑娘和凌俊離開河岸，向那一帶小山上走去。穿過一個山洞就到了那園子最幽靜的所在。他們在靠水邊的茶座上坐下，泡了一壺香片喝着。雲蘿姑娘很疲倦似的斜倚在藤椅上。凌俊緊閉兩眼，睡在躺椅上，四面靜悄悄，一些聲息都沒有，這樣總維持了一刻鐘。凌俊忽然站起身來，走到雲蘿姑娘的身旁，低聲叫道：「姊姊！我告訴你說，我並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沒有理智的人，姊姊剛才所說的那些話，我都能了解，……不過姊姊，你必定要相信我，我起初心裏，絕不是這麼想。我只希望和姊姊作一個最好的朋友，拿起純潔的心愛護姊姊。但是姊姊，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什麼時候竟戀上你了，……有時候心神比較的鎮定，想到這一層就不免要吃驚……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呢，我就有斬釘斷鐵的利劍，也沒法子斬斷這自束的柔絲呢。」

「凌弟！你坐下，聽我告訴你，……感情的魔力比任何東西都利害，他能使你犧牲你的一切，……不過像你這敢一個有作有爲的男兒，應當比一般的人不同些，天下可走的路儘多，何必一定要往這條走不通的路走呢！」

凌俊嘆着氣，撫着那山上的一個小峭壁說：「姊姊！我簡直比頑石還不如，任憑姊

姊說破了嘴，我也不能覺悟……姊姊，我也知道人生除愛情以外還有別的，不過愛情總比較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我以為一個人在愛情上若是受了非常的打擊他也許會灰心得什麼都不想作了呢！……」

「凌弟！千萬不要這樣想，……凌弟！我常常希望我死了，或者能使你忘了我，因此而振作，努力你的事業。」

「姊姊！你爲什麼總要說這話？你若果是憎嫌我，你便直截了當的說了吧！如若因爲我而死呢……姊姊，我相信我愛你，我不能讓你獨自死去。……」

「雲蘿姑娘眼淚滴在衣襟上，凌俊依然閉着眼睡躺在椅上。樹葉叢裏的雲雀，啾啾叫了幾聲，振翅飛到白雲裏去了，這四境依然是靜悄悄的一無聲息，只有雲蘿姑娘低泣的幽聲，使這寂靜的氣流，起了微波。」

「姊姊！你不要傷心吧！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姊姊孤傲之天性，別人不能了解你，我總應當了解你……不過我總癡心希冀姊姊能忘了以前的殘痕，陪着我向前走。如果實在不能，我也沒有強求的權力，並且也不忍強求。不過姊姊，你知道，我這幾個月以來

精神身體都大不如前，……姊姊的意思，是叫我另外找路走，這實在是太苦痛的事情。我明明是要往南走，現在要我往北走，唉，我就是勉強照姊姊的話去作，我相信只是罪惡和苦痛，姊姊！我說一句冒昧的話……姊姊若果真不能應許我，我的前途實在太闊淡了。」

雲蘿姑娘聽了這話，心裏頓時起了狂浪，她想：問題到面前來了，這時候將怎樣應付呢？實在的，在某一種情形之下，一個人有時不能不把心裏的深情暫且掩飾起來，極力鎮定說幾句和感情正相矛盾的理智話……現在雲蘿姑娘覺得是需要這種的掩飾了。她很鎮定的淡然笑了一笑說：「凌弟！你的前途並不闊淡。我一定替你負互當的責任，替你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人生原不過如此……是不是！」

凌俊似乎已經看透雲蘿的強作達觀的隱衷了，他默然的噓了一口氣道：「姊姊！我很明白，我的問題，絕不是很簡單的呢！姊姊！……我請問你，結婚要不要愛情……姊姊！我敢斷定你也是說『要的。』但是姊姊，戀愛同時是不能容第三個人的……唉，我的問題又豈是由姊姊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所能解決的嗎？……」

這真是難題、雲蘿默默的沉思着。她想大膽的說：「弟弟！你應當找你愛的人和她結婚吧。」但是他現在明明愛了她自己……假若說「你把你精神和物質劃個很清楚的限界。你精神上只管愛你所愛的人，同時也不妨作個上場的傀儡，演一齣結婚的喜劇吧，……」但這實在太殘忍，而且太不道德了呵——所以雲蘿雖然這麼想過，可是她向來不敢這麼說，而且當她這麼想的時候，總覺得臉上有些發熱，心頭有些紅腫，有時竟羞慚得她流起眼淚來！

「唉！這是怎麼一個糾紛的問題呵！」雲蘿姑娘在沉默然久之後忽然發出這種的悲嘆的語句來，於是這時的空氣陡覺緊張。在他們頭頂上的白雲，一朵朵湧起來，秋風不住的狂吹。雲蘿姑娘覺得心神不能守舍，彷彿大地上起了非常的變動，一切都失了安定的秩序，什麼都露着空虛的恐慌。她緊緊握住自己的頸項。她的心房不住的跳躍，她願意如絮的天幕，就這樣輕輕蓋下來、從此天地都歸於湮滅，同時一切的糾紛就可以不自了。但是在心裏的狂浪平定以後，她擡頭看見凌俊很憂愁的望着天。天還是高高站在一切之上，小山，土阜，和河池一樣樣都如舊的擺列在那裏，一切還是不曾變動。於是

她很傷心的哭了。她知道她的幼夢永遠是個幻夢，事實的權力實在龐大，她沒有法子推翻已經是事實的東西，她只有低着頭在這一切不自然的事實之下生活着。

太陽依着牠一定的速度由東方走向中天，又由中天斜向西方，日影已照在西面的山頂，烏鴉有的已經回巢了；但是他們的問題呢，還有在解決不解決之裏。雲蘿姑娘站了起來說：「凌弟！我告訴你，你從此以後不要再想這個問題，好好的念書作稿不要想你怯弱的雲姊，我們永遠維持我們的友誼吧！……」

「亨！也只好這樣吧。——姊姊你放心呵，弟弟准聽你的話好了！」

他們從那山洞出來，慢慢的走出園去，晚霞已佈滿西方的天，反映在河裏，波流上發出各種的彩色來。

那河邊的警察已經換班了，這一個比上午那一個身體更高大些，不時拿眼瞟着他們意思說：「這一對不解事的人兒，你們將流連到什麼時候呢！……」

雲蘿姑娘似乎很畏懼人們尖利的眼光，她忙忙走出園門坐上車子回去，凌俊也就回到他自己家裏去。

雲蘿姑娘坐在車子上回頭看見凌俊所乘的電車已開遠，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心裏頓覺得十分空虛。她想到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只要靈魂沒有和身體分離，同時感情也不能和靈魂分離，那麼絨情向荒坵又怎麼作得到呢！但是要維持感情又不是單調維持感情所能維持得了的呵！唉！空虛的心房中，陡然又生出糾紛辦亂的恐怖，她簡直彷彿喝多了酒醉了，只覺得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久到了家門才似乎從夢中醒來，禁不住又是一陣悵惘！

這時候晚飯已擺在桌上，家裏的人都等着雲蘿來吃飯。她躲在屋裏，擦乾了眼淚，強作歡笑的，陪着大家吃了半碗飯。她爲避免別人打攪，託說頭痛要睡。她獨自走到屋裏，放下窗幔，關好門，怔怔坐在書案前，對着凌俊的照片發呆。這時候，窗外吹着虎吼的秋風，藤蔓上的殘葉，打在窗櫺上，響聲瑟瑟，無處不充滿着淒涼的氣分。

雲蘿姑娘在秋風慄慄聲裏，噓着氣，熱淚沾溼了衣襟，把凌俊給她的信，一封封看過。每封信裏，都彷彿洋溢着熱烈醇美的酒情，使她興奮，使她迷醉。但是不幸……當她從迷醉醒來後，她依然是空虛的，並且她算定永久是空虛的。她現在心頭雖已有凌俊

的純情佔據住了，但是她自己很明白，她沒有堅實的壁壘足以防禦敵人的侵襲，她也沒有柔絲軟繩可以永遠纏住這不可捉摸的純情……她已很想解脫，幾次努力鎮定紛亂的心，但是不可醫治的煩悶之菌，好像已散佈在每一條血管中，每一個細胞中，釀成暗愁的絕大勢力。雲蘿想到無聊賴的時候，從案頭拿起一本小說來看，一行一行的看下去。但是可憐那裏有一點半點印象呢，她簡直不知道這一行一行是說的什麼，只有一兩個字如「不幸」或「煩悶」她不但看得清楚，而且記得極明白，並且由這幾個字裏，聯想到許許多多她自己的不幸和煩悶。她把書依然放了，到床上蒙起被來，想到睡眠中暫且忘記了她的煩悶。

不久，雲蘿姑娘已睡着了。但是更夫打着三更的時候，她又由夢中醒來，睜開眼四面一望，人跡不見，聲息全無，只有窗幔的空隙透處進一線冷冷的月光，照着靜立墜間的書櫥和書櫥上面放着的古磁花瓶，裏邊插着兩三株開殘的白菊，映着慘淡的月光益覺瘦影支離。

雲蘿看了看殘菊瘦影，禁不住一股悽情，滿填胸臆，悄悄披衣下床，輕輕掀開窗幔

陡見空庭月色如瀉水銀，天際疏屋漾映。但是大地如死段的沉寂，便是窗根下的鳴蛩也都寂靜無聲，宇宙真太空虛了。她支頤怔坐案旁，往事如烟雲般，依稀展露眼前。任她回憶時，彷彿酣夢初醒，——她深深的記得她會親演過人間的各種戲劇，充過種種的角色嘗過悲歡離合的滋味。但是現在呢，依然恢復了原狀，度着飄零落寞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比幻夢還要無憑……

她想到這裏忍見月光從書櫥那邊移向書案這邊來了，書案上凌俊的照片，顯然的站在那裏，她這時全身的血脈似乎興奮得將要衝破血管，兩頰覺得滾沸似的發熱。一唉！真太愚蠢呵！」她默默自嘆了，她想她自己的行徑真有些像才出了繭子的蠶蛾，又向火上飛投，這真使得她傷心而且羞愧。她怔住思量了許久，心頭茫然無主，最後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前後左右都是漆黑，看不見前途，只有站着，任恐怖與徬徨的侵襲。

這時月光已西斜了，東方已輕發亮，雲蘿姑娘，依然掙扎着如行尸般走向人間去。但是她此時確已明白人間的一切都是虛幻，她決定從此沉默着，向死的路上走去。她否認一切，就是凌俊對她十分純摯的愛戀，也似乎不足使她灰冷的心波動。

從這一天起，她也不給凌俊寄信。凌俊的信來時，雖然是充溢着熱情，但她看了只是漠然。

有一天下午，她從公事房回家，天氣非常清朗，馬路旁的柳枝靜靜的垂着，空氣十分清和，她無意中走到公園門口停住了，園裏的花香一陣陣從風裏吹過來，青年的男女一對對在排列着的相樹蔭下低語慢步。這些和諧的美景，都帶着極強烈的誘惑力。雲羅也不知不覺去進去了。她節自沿着河堤，慢慢的走着，只見水裏的游魚一隊隊的浮着泳着，殘荷的餘香，不時由微風中吹來，她在河旁的假山石旁坐下了，心頭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着，又彷彿初斷乳的幼兒，滿心充滿着不可言說的戀念和悲怨，她想努力的鎮定吧，可恨她理智的寶劍，漸漸的鈍滯了，不可制的情感之流，大肆攻侵，全身如被燃似的焦灼得說不出話來。於是她毫不思索的打電話給凌俊，叫他立刻到公園來。當她掛上電話機時似乎有些羞愧，又似乎後悔不應當叫他。但是她忙忙走到和凌俊約定相會的荷池旁，不住眼釘着門口，急切的盼望看見凌俊傲岸的身體，……全神經都在搏搏的跳動，喉頭似乎塞着棉絮，呼吸都不能調勻，最後她低下頭悄悄的流着眼淚。

